

令人感动的一本书

心が揺れた一冊

(日)川端康成 / 著　林少华 / 译

伊豆舞女

伊豆の踊り子

路变得曲曲弯弯，应该快到天城岭了。正这么想着，只见雨丝染白茂密的杉树林，从山脚势不可挡地朝我追来。

我二十岁，头戴高中校帽，身穿深蓝色带碎白花纹的上衣和裙裤，肩挎书包。事情发生在独自来伊豆旅行后的第四天。我在修善寺温泉住了一晚，在汤岛温泉住了两晚，然后穿朴木高齿木屐爬上了天城山。重重叠叠的山峦、原生林、深谷的溪流——我出神地看着这山间秋色，却又急急赶路——一种期待感使得胸口怦怦直跳。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收集了日本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古都》等中长篇小说。

《伊豆舞女》是川端早期成名之作。描述一名青年学生独自在伊豆旅游时邂逅一位年少舞女的故事，伊豆的青山秀水与少男少女间纯净的爱慕之情交织在一起，互相辉映，净化了读者的心灵，把他们带入空灵的唯美世界。

《古都》描写一对在贫富悬殊的家境中生长的孪生姐妹之间感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ISBN 978-7-5436-7248-2
9 787543 672482 >

定价：20.00元



(日)川端康成／著　林少华／译

伊豆舞女

伊豆の踊り子

路变得细细弯弯，应该快到天城岭了。正这么想着，只见雨丝染白茂密的杉树林，从山脚势不可挡地朝我追来。
我二十岁，头戴高中校帽，身穿深蓝色带碎白花纹的上衣和裙裤，肩挎书包。事情发生在独自来伊豆旅行后的第四天。我在修善寺温泉住了一晚，在汤岛温泉住了两晚，然后穿朴木高齿木屐爬上了天城山。重重叠叠的山峦、原生林、深谷的溪流——我出神地看着这山间秋色，却又急急赶路——一种期待感使得胸口怦怦直跳。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豆舞女 /(日)川端康成著；林少华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436-7248-2

Ⅰ.①伊… ②古… Ⅱ.①川… ②林… Ⅲ.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I 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0479 号

书　　名　伊豆舞女
著　　者　(日)川端康成
译　　者　林少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鲁版图字　15-2009-092 号
责任编辑　杨成舜　　E-mail:ycsjy@163.com
封面设计　毛　增
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880mm×1230mm)
印　　张　6.75
字　　数　15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7248-2
定　　价　20.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68068629
建议陈列类别：日本小说

川端康成（1899—1972）

日本新感觉派作家、小说家 生于大阪 一生创作小说一百多篇，中短篇多于长篇 代表作有：伊豆舞女 、 雪国 千鹤 等 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称其“以卓越的感受性、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 他的多部作品被搬上了电影银幕，深受观众喜爱 根据其成名作 伊豆舞女 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川端生前就曾五次被搬上银幕，可见其小说的魅力 1972年，川端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间

林少华

祖籍山东蓬莱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作品有 乡愁与良知——林少华散文百篇 落花之美 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 译有 挪威的森林 等10多卷村上春树文集及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 井上靖 东山魁夷等名家作品凡50余种 最新译作有片山恭一的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 世界在你不知道的地方运转 等系列作品，以及市川拓司的 相约在雨季 等

川端康成:“日本性”与“非日本性”之间

(译序)

林少华

同为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和川端康成却分属遥远的两极——至少在形式上,村上是排斥“日本语性”以至“日本性”的,而川端则对“日本语性”和“日本性”爱不释手,深深沉醉其中。例如村上作品几乎从不出现艺伎、歌舞伎、和服、清酒、寿司以及祇园会、五重塔、富士山等“日本性”载体或日本文化符号,而川端的文学世界本身即是由这些构成的。村上作品中倒是偶尔出现樱花,但即使同是樱花,在两人笔下也截然不同。《挪威的森林》第十章谓“在我眼里,春夜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而《古都》第一章则谓“松树那洁净的翠绿和池水正使得花团锦簇的红色垂枝樱愈发显得千娇百媚”。如果说,村上作品有高密度的“异质性”,川端文学则有高密度的“日本性”。

而这种“日本性”,恰恰是川端于一九六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原因。瑞典皇家科学院表彰他“以卓越的感受性、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心之精髓”。换言之,村上春树以不同于日本传统文学的“异质性”或“非日本

性”为世界所接受，川端康成则以忠实继承日本传统文学、表现日本人精神特质的同一性或“日本性”为世界所接受并摘取世界文学最高奖项的桂冠。其获奖对象作品即是青岛出版社此次出版的《雪国》、《千鹤》和《古都》。不妨说，这三部小说作品乃是“日本性”的高度浓缩。此外收录了一部未必有多少“日本性”的短篇《伊豆舞女》。

相对说来，作为日本文学研究，川端文学是国内研究得最多、研究成果最见学术质量的领域。而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只想从上面所说的“日本性”与“非日本性”这个角度随便谈一点感想。

先谈《伊豆舞女》。这部短篇发表于一九二六年，是作者早期代表作和成名作，也是日本文学中出色体现抒情之美的“青春物语”，曾六次搬上银幕，有“日本式爱情经典”之誉——认为在爱情表达上具有经典的日本元素或“日本性”。但我觉得，较之“日本性”，这部短篇引起我们共鸣的恐怕更是“非日本性”。

首先，故事发生在旅途。作为主人公，一个是因无法忍受“孤儿根性”带来的苦闷而踏上旅途的二十岁男孩，一个是看上去十七八岁情窦初开的女孩——这样的男孩女孩在山青水秀的秋日乡间旅途中相遇且结伴而行，尽管女孩并非一个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两人之间发生朦胧恋情都是十分自然的。何况女孩又很漂亮：“这对忽闪忽

闪的漂亮的大黑眼睛是小舞女最为动人之处。双眼皮的线条也漂亮得无法形容。还有,她笑起像花一样。笑得像花这句话用在她身上再合适不过。”不仅漂亮,而且乖巧。“我”要坐下,她赶紧拉出自己的座垫;“我”要吸烟,她把烟灰缸拉到跟前;“我”在山路凳子上休息,她蹲下来拍打“我”裤脚上的灰;“我”下楼出门,她马上摆好木屐。更重要的是,这些乖巧丝毫没有功利性或世俗之气,而意味一种纯粹的好意和情窦初开。可以断言,这并非为日本传统女性所特有,完全可能以相似形式发生在往日中国乡间女孩身上。

其次未必限于“日本性”的一点,表现在性意识与天真之间。这类故事的主人公大多伴随性意识,而又一定不失天真,《伊豆舞女》把这两种元素融合得恰到好处。

> 我和大家一起上二楼放下行李。榻榻米和隔扇都已旧了,脏兮兮的。小舞女从下面端茶上来。在我面前坐下时,满脸通红,手颤抖不止。结果,茶碗险些从茶盘掉下。为了不让掉下,她赶紧放在榻榻米上,却又把茶弄洒了。她羞得太厉害了,看得我目瞪口呆。
>
> “瞧你,怎么回事！这孩子也懂男女情事了,得得……”四十岁女子目瞪口呆地蹙起眉头……

尽管“也懂男女情事了”,但小舞女显然不失天真。和

"我"单独下棋时,"下着下着就忘了顾虑,一心扑在围棋盘上。漂亮得近乎不自然的黑发几乎碰到我的胸口"。为她念书时,"刚开始念,她就凑过脸,几乎碰到我的肩,一副一本正经的神情,眼睛一闪一闪地盯视我的额头,眨都不眨一下"。

相比之下,"我"的性意识要强烈一些。听得阿婆以鄙视的语气说小舞女她们晚间"哪有客人住哪儿","我"的念头是:"既然那样,就让小舞女住我房间好了!"这样的性意识当然让"我"烦恼,"一想到小舞女今晚有可能被玷污,心里就烦得不行"。与此同时,"我"的心情又因小舞女的天真得到净化:

> 昏暗的浴场深处,忽然有个光身女子跑了出来,随即在突出的脱衣处前端以即将跳下河岸的姿势站定,双臂大大张开叫着什么。连毛巾也没带,一丝不挂。小舞女!望着她那双腿如小桐树一般笔直的白皙裸体,我觉得仿佛有一股清泉从心头流过,如释重负地深深呼了一口气,呵呵笑了起来。还是个孩子!由于发现我们而高兴得在光天化日下蹿了出来,踮起脚尖站得笔直笔直——分明还是个孩子!我满心欢喜,呵呵笑个不停,脑袋一清如洗,微笑很久没从脸上退去。

性意识的萌生带来羞涩、苦闷和烦恼,而对方的天真和

纯粹又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我想这是任何人——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可能有过的经历和体验。而川端的一个出色之处，在于将“非日本性”的朦胧恋情巧妙融进富于“日本性”的情境和笔调之中。

最后一点“非日本性”，是这段朦胧恋情的戛然而止。原因固然种种样样，但无果而终几乎是所有初恋的共同特征。也就是说，大部分初恋都是“未完成形”，都是对美的向往、思念而不是拥有。或者莫如说，初恋因其未完成而得以完成，美因其不能拥有而得以完美。这也正是初恋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和生命历程的价值和意义。《伊豆舞女》也是如此：

> 舢板摇晃得厉害。小舞女仍然双唇紧闭，盯视同一方向。我要抓绳梯而回头看的时候，似乎要说再见，但没有说，只是再次点了一下头。……离得很远之后，小舞女也开始挥动白色的东西。

分别即永别，旅途萍水相逢，从此天各一方，这点两人都很清楚。于是，少女的不舍与无奈，“我”的怅惘与眷恋，初恋的苦涩与感伤，无不物化为远处挥动的白手帕。诗性，隽永，内向，温馨，这方普通的白手帕永远留在了读者心中，堪称古典式爱情的经典镜头。《伊豆舞女》因之超越了“日本性”，而拥有了普遍性，至少拥有了“东方性”。

相比之下,《雪国》、《千鹤》和《古都》这三部中篇更多含有的是"日本性"。

《雪国》首先断断续续发表在《文艺春秋》等文学刊物上,于十五年后的一九四八年才修改结集,是集中体现川端审美倾向的力作,有"日本现代抒情小说经典"之誉。

> 镜底流移着夜色。……人物在透明的虚幻中、风景在夜色的朦胧中互相融合着描绘出超尘脱俗的象征世界。尤其少女的脸庞正中亮起山野灯火的时候,岛村胸口几乎为这莫可言喻的美丽震颤不已。
>
> ……映在车窗玻璃镜中的少女轮廓的四周不断有夜景移动,使得少女脸庞也好像变得透明起来。至于是否真的透明,因为脸庞里面不断流移的夜色看上去仿佛从脸庞表面经过,以致无法捕捉确认的时机。

在火车窗玻璃中看见外面的夜景同车厢内少女映在上面的脸庞相互重叠,这是不难发现的寻常场景,但在《雪国》中成为神来之笔,以此点化出了作者所推崇的虚无之美——美如夜行火车窗玻璃上的镜中图像,是不确定的、流移的、瞬间的,随时可能归于寂灭,任何使之复原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反言之,美因其虚无、因其归于"无"而永恒,而成为永恒的存在、永恒的"有"。

如果说,这种虚无之美的镜像中隐约叠印出中国禅学

思想的面影，那么，以下两点则或可说是日本特有的审美取向或所谓“日本美”。一点是“洁净”，一点是“悲哀”。“洁净”（清潔）、“悲哀”（哀しい），加上“徒劳”（徒労），可以说是《雪国》的关键词，而且都是就美而言或与美有关。

“洁净”在这部小说中出现了十几次，几乎都用来形容主人公驹子之美：“颧骨略高的圆脸倒是轮廓平庸，但皮肤犹如白瓷微微挂红，加之脖根都没有脂肪堆积，与其说是美人或是什么，莫如说洁净更为合适。”甚至这样强调：“女子给人的印象甚是洁净，洁净得不可思议。想必连脚趾窝都一干二净。”无须说，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哪个作家以脏为美，但像川端这样几乎将洁净作为美、作为美女代名词的，恐怕很难找见。

细想之下，川端这种“洁癖”应该同日本传统审美观有关。提起美，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很容易同善，同强大的、丰硕的形象联系起来。作为西方美学滥觞的古希腊雕刻，男性表现强健魁梧的英雄，女性表现丰腴匀称的肢体。“美丽”两个汉字，“美”由“大”、“羊”二字组成，“麗”字下面是“鹿”。“大”自不用说，羊、鹿俱有一对强有力的长角。这意味着，美的对象首先要大要强有力才得以成立。而日本人关于美首先想到洁净。较之尚善尚大尚力尚丰，日本更尚洁，没有洁就无所谓美，洁即是美，洁净是日本美的第一要素和最高标准。而川端康成将这种美学意识直接用于女子，从脖颈到“脚趾窝”，从坐姿到微笑，统统以“洁净”加以

赞赏。这点显然有别于中国作家以至西方作家，乃川端文学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一种“日本性”：“洁净之美”。

另一点是“悲哀”。“洁净”用于驹子，“悲哀”用于叶子，出现了七八次，多用来形容声音之美：“好听得让人悲伤／美丽得令人悲伤的语声／清澈得令人悲伤／动听得令人悲伤／笑声也清脆得让人悲伤。”凡此种种，无一不将美与悲伤联系起来，即“以悲为美”。中国文学也有凄美之说，但不至于像川端这样不厌其烦。究其原因：一是同被称为日本民族固有文学观的“物哀”（もののあわれ）有关。“物哀”固然是指由外部景物引发的种种情感、意趣和心情，但其核心仍在于“哀”。二是同日本民族的宇宙观有关。面对宇宙万象，中国往往强调“常”（循环反复），关注传统延续、万古流芳；日本则每每留意“变”即“无常”，面对万象的流转不居生出无可奈何的喟叹，从而对瞬间的凄美格外敏感和情有独钟。这样的文学观和宇宙观进入《雪国》，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悲伤之美”。

概而言之，在川端看来，美的前提是洁净，美的极致是悲哀，美的保持是徒劳，美的归宿是虚无。这是一种经过佛教与禅学浸润的“日本美”和“日本性”，川端所表现的“日本人的心之精髓”，或许就在这里。

下面简单谈几句《千鹤》。这部中篇由作者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在若干文学刊物发表的短篇构成，一九五

二年结集印行，其创作活动大体由此进入战后。如果说《伊豆舞女》表现清纯之美，《雪国》表现洁净之美、悲伤之美、虚无之美，那么《千鹤》表现的则是梦幻之美、艺术之美。这是因为，小说主人公的现实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美的、不道德的：菊治同亡父情妇太田夫人发生性关系，太田夫人死后又同其女儿文子发生性关系。于是，性、道德、艺术（千鹤图案、茶道、志野古瓷）三者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关系并藉此缓慢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归终，性超越道德，而作为艺术品的古瓷又超越性与道德，从而催生了超现实的梦幻之美——最后的胜者是艺术、艺术之美。

菊治则未能说出志野茶碗很像你母亲，但两个茶碗的确像是菊治父亲和文子母亲的两颗心摆在这里。

三四百年前的茶碗是那样健康，根本不至于诱发病态幻想。然而生机勃勃，甚至带有官能意味。

从这两个茶碗中看出自己的父亲和文子的母亲，这让菊治觉得仿佛两颗美丽的灵魂摆在一起。

但茶碗形体是现实，而以茶碗居中相对的自己和文子的现实，也似乎是玉洁冰清的。

这意味着，在道德上近乎乱伦的主人公们不仅因古瓷珍品得到解脱，而且升华为"美丽的灵魂"，变得"玉洁冰清"——艺术便是这样完成了对性、对道德的超越。而这一

超越的前提是性对道德的超越。应该说,性对道德的超越源于日本的文化传统。

回溯历史,尽管中国的儒家学说对日本有明显渗透,但贞操观念对日本社会、日本文化影响不大。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也曾指出,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把妇女简单地分成‘贞女’和‘淫妇’”。对日本人来说,贞操和名誉是两回事。他们倾向于将性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据《古事记》记载,甚至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即是性爱产物——由男神伊邪那岐和女神伊邪那美兄妹交媾生下日本列岛和日本诸神。因此,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对性事比较宽容,在许多情况下将性与道德分开看待。不妨说,正是这种日本特有的文化传统使得川端将原本匪夷所思的丑陋性关系描写得温情脉脉情有可原,使之凌驾于世俗道德规范之上。这是《千鹤》中不同于中国等许多国家的“日本性”,也是中国读者理解这部作品和进入其梦幻之美、艺术之美世界的一把钥匙。

最后谈《古都》。也是因为作者本人附有“后记”,这里只略谈两句。其实完全不谈都可以了——这部作品中的日本美、“日本性”几乎都是显在的。有春夏秋冬四时之美,有花车巡游等民俗之美,有平安神宫南禅寺等名胜之美,有京都老街传统民居之美,有少女之美,有和服之美,有亲情之美,有爱情之美,有人情之美——凡此种种,构成了或艳丽或古朴或优雅或清幽或深沉的日本美交响曲,是三部中篇

中最具“日本性”的。自不待言，一个民族有这样一位执著地炫示和守护本民族传统和本土风物之美的作家，那个民族是幸运的。所谓文化，便是这样的东西。反观现代的我们，不免生出几分寂寞。东坡居士尝言：“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信哉斯言！

顺便谈一下翻译。到底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家名作，中译本已有几种行世。最常见的是我所尊敬的老一辈学人和译家高慧勤先生译本及叶渭渠先生、唐月梅先生译本。因此，当出版社要我重译时，我犹豫了很久。最终所以应允，也并非因为我有拿出更好译本的能力和野心，而是因为听从出版社的劝说，尝试涂抹一种风格不同的译本——这点相对容易做到，优劣高下另当别论，毕竟译笔因人而异。

翻译当中主要拜读和参考了高慧勤先生的人文版译本。表达方式或有不同，但先生对原文、尤其对《古都》关西方言的精确理解不容我不心生敬意，笔下若干误译因之得以订正于未然。这是我要向先生表示感激的。在先生已经离开人世的现在，这种感激之情尤为强烈。

高慧勤先生生前继李芒先生任日本文学研究会的会长。记得格外清楚的是，每次召开日本文学年会，她都提前几个月亲自打来电话，嘱咐我务必认真准备大会发言论文。这对我学术水平的提高无疑是有效的激励和促进。一次发

言后她主动将我的论文推荐给名刊《外国文学评论》发表。而我同先生任职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并无师门因缘。抚今追昔,深感那是多么难得的信任、偏爱和恢宏的胸襟!惜乎先生遽归道山。灯下行文至此,感激感谢之余,不禁黯然神伤。掷笔于案,思念良久。翻译也罢,其他任何文化事业也罢,恐怕都是在这样的承继和思念当中不断推向前去。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蔷薇月季如霞似锦

目　录

伊豆舞女 / 1

古都 / 29

春花 / 31

尼姑寺与木格门 / 47

和服之都 / 65

北山杉 / 83

祇园祭 / 101

秋色 / 121

青松 / 141

深秋姐妹 / 162

冬天的花 / 175

后记 / 194

伊豆舞女

一

路变得细细弯弯，应该快到天城岭了。正这么想着，只见雨丝染白茂密的杉树林，从山脚势不可挡地朝我追来。

我二十岁，头戴高中校帽，身穿深蓝色带碎白花纹的上衣和裙裤，肩挎书包。事情发生在独自来伊豆旅行后的第四天。我在修善寺温泉住了一晚，在汤岛温泉住了两晚，然后穿朴木高齿木屐爬上了天城山。重重叠叠的山峦、原生林、深谷的溪流——我出神地看着这山间秋色，却又急急赶路——一种期待感使得胸口怦怦直跳。这时间里，很大的雨点朝我扑打过来，我跑上又陡又弯的坡路，总算跑到了岭顶北口一间茶馆。刚刚舒了口气，随即在门口站住不动：事情竟会这么正中下怀——那一伙流浪艺人正在这里休息！

见我直挺挺立着不动，小舞女赶紧拉出自己的坐垫，翻过来放在身边。我只应了声“呃……”，在坐垫上坐下。跑坡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加上吃惊，“谢谢”两个字卡在喉头没能说出。

由于和小舞女面对面坐得很近，我慌忙从衣袖里掏出香烟。小舞女又把女同伴前面的烟灰缸拉到我跟前。我仍然一声不响。

小舞女看上去十七八岁。头发梳得胀鼓鼓的，在我眼里，形状古老得不可思议。尽管这使得她那清秀的鸭蛋形脸庞看起很小，却又相得益彰。感觉像是画上故意把头发画得蓬蓬松松的稗史①少女。小舞女的同伴有四人：一个四五十岁的女子，两个年轻

---

① 稗史：野史，民间史。这里转指历史小说，史话。——译者注，下同。

女子，还有一个身穿印有长冈温泉商号短褂的二十五六岁的男子。

之前我看过这伙舞女两次。最初是我来汤岛路上，在汤川桥附近碰上了要去修善寺的她们。那时是三个年轻女子，小舞女提一个大鼓。我左一次右一次回头看着，觉得一股旅情涌上心来。再次看见是在汤岛第二个夜晚，她们到旅馆来了。我坐在楼梯中间专心看小舞女在门厅木地板上跳舞。那天是在修善寺，今晚是在汤岛，那么明天大概要住翻过天城岭南下汤野温泉吧？在天城七里那条山路里肯定追得上——我这么猜想着急急赶路，却在避雨的茶馆里不期而遇，这让我一下子不知所措。

很快，茶馆的阿婆把我领去另一个房间。房间平时似乎不用，没有拉门。向下看去，风景优美的山谷深不见底。我身上起了鸡皮疙瘩，牙齿咯咯作响，直打寒战。

"好冷！"我对端茶进来的阿婆说。

"哎呀，小少爷不是淋湿了吗！请来这边烤一会儿。快，衣服也要晾干才好。"说着，拉起我的手，让进自家住的房间。

房间生着火炉。一开拉门，一股热气涌了过来。我站在门槛犹豫不决：一个像淹死之人浑身肿得发青的老伯盘腿坐在炉旁，连瞳仁都好像腐烂发黄的眼睛忧郁地向我转来。四周堆着小山一般的旧信和纸袋，说他被埋在纸堆中也说得过去。我望着很难认为是活人的山间怪物，像一根棍似的站在那里。

"让您看见这么狼狈的样子……不过，这是我家老头儿，让您受惊了。看着是让人难受，可他动不得了，您就这样忍耐一下吧！"阿婆解释道。

阿婆说，老伯中风很多年了，导致全身不随。纸山是各地寄

来的告诉中风如何疗养的信，和到处搜集来的中风药的药袋。每当从翻山而来的旅行者口中听得什么或从报纸广告上看见什么，老伯都详详细细打听中风疗法或求购药物。而那些信和纸袋一个也不扔，一直放在身边看着。经年累月，就堆成了旧纸山。

对阿婆我不知怎么应答，低头看着火炉。每有汽车过岭，房子都一阵摇晃。我心想，秋天都这么冷，很快就要雪染山顶，老伯为什么不下山呢？我的衣服腾起热气。火很厉害，烤得头痛。阿婆去店里和流浪艺人交谈。

"是吗，上次领来的孩子长这么大了？好姑娘啊，你也够好运的了！出落得这么漂亮，女孩子就是快！"

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传来她们像要动身的声响，我也没法沉住气了。但只是心口怦怦跳，没有勇气起身。虽说她们走路走惯了，但毕竟是女人脚步，即使落后十町二十町①，一阵小跑也追得上。我这么想着，在炉旁坐立不安。但另一方面，舞女们离开以后，我的想象力反而像得到解脱似的活跃起来。我问送她们回来的阿婆：

"那些艺人今晚住哪里呢？"

"那种人，谁晓得住哪儿，小少爷！哪儿有客人住哪儿！根本没有今晚住的固定地方！"

阿婆话里充满鄙视语气。这煽起我一个念头：既然那样，就让小舞女住我房间好了！

雨丝变细了，山峰明亮起来。尽管阿婆一再劝我等等，说等十分钟就雨过天晴，但我实在坐不住了。

---

① 町：长度单位，一町相当于一〇九米。

"老伯,请保重,要冷了!"我诚恳地说了一句,站起身来。

老伯动了动浑黄的眼珠子,微微点头。

"小少爷、小少爷!"阿婆喊着追来,"给这么多,承受不起啊,真是不好意思!"

她还抱着我的书包不肯放,无论怎么谢绝都非要送到那边不可。跟了一段路,只管一再重复同样的话:

"承受不起啊,又没好好招待。我记住您了,下次来时一定补报。再下次也请一定来,可别忘了!"

我只放下一枚五角银币,她就这么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险些掉泪。而我一心要追赶小舞女,阿婆踉踉跄跄的脚步是个麻烦。终于来到岭顶隧道。

"太谢谢了! 老伯一人在家,请回去吧!"

听我这么说,阿婆这才放开书包。

走进昏暗的隧道,冷冰冰的水滴啪嗒啪嗒滴落下来。通往南伊豆的出口在前方闪出小小的光点。

二

山路从隧道出口如一道闪电沿着一侧白漆栅栏流淌下去。就在这模型般的远景下端,那伙艺人出现了。走不到两里路,我就追上了她们。但又不好突然放慢脚步,于是装出冷淡的样子追过几个女子。五丈开外独自走在前头的男子看见我,停住脚说:

"你腿脚好快啊! 真巧,晴了!"

我松一口气,和男子并肩走了起来。对方一个劲儿问这问那。见我们两人交谈,女子们从后面啪啪嗒嗒跑了过来。

男子背一个大柳条包。四十岁女子抱一只小狗,大些的姑娘拿着包袱,中间的姑娘提柳条箱,每人都带着很大的行李。小舞女背着鼓和鼓架。四十岁女子也一点点向我搭话。

"原来是高等学校①的学生哥!"大些的姑娘对小舞女悄声说道。

我一回头,她边笑边说:

"对吧?这点儿事我是知道的。岛上有学生哥来。"

她说,五个人是大岛波浮港的。春天离岛外出,但因为冷了,又没做过冬准备,所以在下田待了十天后从伊东温泉回岛。听得大岛,我更加觉出诗意,再次眼望小舞女的一头秀发,就大岛这个那个问了许多。

"有很多学生哥来游泳的,是吧?"小舞女的同伴说。

"是夏天吧?"我回头问。

小舞女慌张起来,仿佛回答我似的小声说:

"冬天也……"

"冬天也?"

小舞女仍然看着同伴笑。

"冬天也能游泳?"我又说了一次。

小舞女脸红了,一本正经地轻轻点头。

"傻呀,这孩子!"四十岁女子笑道。

去汤野要沿河津川的溪谷往下走二十多里。翻过岭后,山色和天空的颜色都好像有了南国气息。我和男子一路不断聊着,完

---

① 高等学校:这里指日本旧制高中,从四年制初中生中选拔,学制三年,相当于大学预科。

全要好起来。过了荻乘和梨本等几个小村庄，到了山脚那里可以望见汤野的茅草屋顶的时候，我一咬牙，提出一起去下田。他听了十分高兴。

当四十岁女子在小旅店前做出告别表示的时候，他替我说道：

“这位说要搭伴走。”

“好啊好啊，旅途靠伙伴，处世靠人情。我们这种什么都算不上的人也能帮您解闷呢！啊，请上来休息！”对方轻松应道。

姑娘们一时看着我，但都没做声，样子既显得完全无所谓，又好像有点儿羞赧。

我和大家一起上二楼放下行李。榻榻米和隔扇都已旧了，脏兮兮的。小舞女从下面端茶上来。在我面前坐下时，满脸通红，手颤抖不止。结果，茶碗险些从茶盘掉下。为了不让掉下，她赶紧放在榻榻米上，却又把茶弄洒了。她羞得太厉害了，看得我目瞪口呆。

“瞧你，怎么回事！这孩子也懂男女情事了，得得……”四十岁女子目瞪口呆地蹙起眉头，扔过毛巾。小舞女拾起，局促地擦榻榻米。

听得这意外的话语，我不由得反省了自己。觉得被岭上阿婆挑起的非分之想一下子断得利利索索。

不大一会儿，四十岁女子忽然说道：

“学生哥这身碎白花纹蓝色衣服蛮好的嘛！”她细细打量，“这种碎白花纹和民次的一样，嗯，是吧？是一样的吧？”她向旁边的姑娘叮问好几次，然后对我说：“老家留一个上学的孩子，这就想起孩子来了。他的衣服花纹和你的一样。如今这种布料也贵了，

实在伤脑筋!”

“哪里的学校?”

“寻常五年①。”

“哦,寻常五年……”

“上的是甲府的学校。倒在长期住在大岛,但老家是在甲斐的甲府。”

大约休息一个小时后,男子把我领去另一座温泉旅馆。本以为自己也和艺人们同样住这小旅店来着。两人从街里沿石子路和石台阶走了一百多米,过得小河岸边一座男女共用温泉一侧的桥,桥对面是温泉旅馆的院子了。

正在室内温泉里泡着,男子随后进来。他说他二十四了,老婆流产一次早产一次,两次孩子都没活下来。因为他穿着带有长冈温泉商号的短褂,所以我以为他是长冈人。加之无论长相还是言谈都相当不俗,我就想像他是出于好事或迷上了艺人姑娘,而一路帮拿行李跟过来的。

洗完澡我马上吃午饭。离开汤岛是早上八点,这时已快三点了。

临走时,男子从院子抬头看着我打招呼。

“用这个买柿子什么的吃吧,从二楼,对不起。”说着,我扔下包钱的纸包。

男子想拒绝走掉,但因纸包掉在院子里了,就返身拾起抛了

---

① 寻常五年:普通小学五年级。“寻常小学”为日本旧制小学之称,义务教育。六岁入学,学习年限最初四年,后为六年。一九四一年改称“国民学校”。

上来：

“这样不合适的!”

纸包落在草房檐上，我再次扔下，男子拿回去了。

傍晚下起了大雨。远山近岭白濛濛一片。前面的小河眼看着浑浊变黄，水流声越来越大。我想，下这样的雨，小舞女们恐怕不会过来了。想着想着，我就一阵坐立不安，一次又一次洗澡洗个没完。房间暗了。同邻室之间的拉门上开了一个方洞，一个灯泡从上门框垂下——一盏灯照两个房间。

咚咚、咚咚，鼓点在急剧雨声的远处隐约传来。我猛地一把打开木板套窗，探出身体。鼓点声好像渐渐近了。风雨吹打着我的脑袋。我闭起眼睛，侧耳倾听，想判断鼓声从哪里怎么往这边赶来的。不久，三弦声也传来了。女子长长的喊叫声传来了，欢快的说笑声传来了。我知道，艺人们被小旅馆对面的餐馆宴会厅叫去了。可以分别出两三个女子的语声和三四个男子的语声。我期待那里结束后就来这边。不料，那宴会好像超过了联欢限度，开始耍酒风了。女子尖厉刺耳的叫声不时如闪电一般划过夜幕，使得我绷紧神经，久久开窗坐着，一动不动。每当有鼓声传来，心里就一阵敞亮。

啊，小舞女仍在宴会场，仍坐在那里打鼓!

鼓声一停，我就受不了，陡然沉进雨声的深底。

一会儿，不知是大家相互追逐，还是转圈跳舞，杂乱的脚步声持续了好一阵子。而后安安静静。我瞪亮眼睛，想要透过夜幕看清那安静意味着什么。一想到小舞女今晚有可能被玷污，心里就烦得不行。

关上拉窗躺倒后也很郁闷。于是再次跳进浴池，气急败坏地

扑腾一番。雨停了,月亮升起来了。被雨洗过的夜空是那般明净那般光朗。我知道,就算我光脚跑出浴室,也是全然奈何不得的。两点过了。

三

第二天早上九点刚过,男子就来找我,找刚起来的我洗澡去。正是南伊豆小阳春天气,碧空万里,涨水的小河在浴池的下方暖洋洋沐浴着阳光。我自己也觉得昨晚的烦恼像是梦幻。但仍试着对男子说:

"昨晚闹得很晚啊!"

"嗬,听见了?"

"当然。"

"当地人。都是当地人耍酒风,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见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沉默下来。

"对面浴池那里,那些家伙来了!喏,好像发现了我们,正在笑呢。"

我随他手指方向往河对面共用浴场那边望去。热气之中隐约浮现出七个人的裸体。

昏暗的浴场深处,忽然有个光身女子跑了出来,随即在突出的脱衣处前端以即将跳下河岸的姿势站定,双臂大大张开叫着什么。连毛巾也没带,一丝不挂。小舞女!望着她那双腿如小桐树一般笔直的白皙裸体,我觉得仿佛有一股清泉从心头流过,如释重负地深深呼了一口气,呵呵笑了起来。还是个孩子!由于发现我们而高兴得在光天化日下蹿了出来,踮起脚尖站得笔直笔直

——分明还是个孩子！我满心欢喜，呵呵笑个不停，脑袋一清如洗，微笑很久没从脸上退去。

小舞女由于发型过于丰厚，看上去有十七八岁。加上打扮也像妙龄少女，使得我产生了天大误解。

我和男子回到房间后，不大工夫，那位大些的姑娘来旅馆院子看成片的菊花。小舞女过桥过了一半。四十岁女子出了共用浴场，看着两人这边。小舞女猛然一缩肩膀，朝我们笑笑，仿佛说要挨训的，快步折回。四十岁女子来桥头招呼道：

“请过来玩儿！”

“请过来玩儿！”

大些的姑娘也重复一句，一起回去了。男子一直坐到傍晚。

夜晚，正和一个批发纸类的行脚商人下围棋，旅馆院子突然响起鼓声。我欠身立起。

“表演的来了！”

“哼，无聊，那玩意儿！快，快，该你走了。我走这里了。”纸商敲着棋盘，一心要争胜负。我正心神不定，艺人们好像要回去了，男子从院子寒暄：

“晚上好！”

我走到走廊招手。艺人们在院子里悄声嘀咕几句，转去门厅。三个姑娘随着男子轮流手扶走廊寒暄：

“晚上好！”

围棋盘上，我很快招架不住了。

“这下没办法了，输了！”

“输不到哪里去，我也不妙。总之都是差不了多少。”

纸商看也不往艺人们那边看一眼，一个一个数完眼儿，愈发

下得小心翼翼。四个女子把鼓和三弦归拢在房间角落，开始在象棋盘上下五子联。这时间里，我把该赢的围棋下输了。

“怎么样，再来一盘，再来一盘吧！”纸商死缠活磨。见我只是无谓地笑着，他只好起身。

姑娘们来到离围棋盘很近的地方。

“今晚还要转去哪里么？”

“转……”男子看着姑娘们，“转不转呢？今晚就到这儿，让她们玩玩吧！”

“太好了！太好了！”

“不会挨训吗？”

“不会。反正转也没有客人了。”

她们开始玩五子联，一直玩到十二点多。

舞女们回去后，我脑袋清醒得很，怎么也睡不着，就到走廊叫道：

“纸商老伯，纸商老伯！”

“来了……”快六十的老头子奔出房间，精神抖擞地应道，“今晚下个通宵，下到天亮！”

我也恨不得大战一场。

四

讲定第二天早上八点从汤野动身。我戴上在共用浴场旁边买的鸭舌帽，把高等学校的校帽塞到书包底部，沿街往小旅店走去。二楼拉门大敞四开，我毫不介意地上楼一看，艺人们还在被窝躺着。事出意外，我呆呆站在走廊不动。

在我脚下铺位，小舞女满脸飞红，双手一下子捂在脸上。她和二号姑娘睡一个被窝。昨晚的浓妆仍留在脸上，嘴唇和眼角淡淡沁有红色。这饶有风情的睡姿弄得我心里痒痒的。她晃眼睛似的咕噜一个翻身，依然捂着脸滑出被窝，跪坐在走廊里像模像样地寒暄：

"昨晚真是谢谢您了！"

听得我不知所措。

男子和大些的姑娘睡在一起。我见了，这才知道两人是夫妻。

"实在对不起啊，原本打算今天动身，但今晚好像有一场宴会要赶，我们决定推迟一天。如果你无论如何都要今天动身的话，那么在下田还会见面的。我们定住的是甲州屋那个旅店，一问就知道的。"四十岁女子半起半坐地说。

感觉上我好像被人闪了。

"不能改在明天吗？老妈坚持推迟一天。旅行还是有伴儿好，明天一起走吧！"男子一说，四十岁女子也补充道：

"一起走吧！好容易搭伴儿，这么我行我素是很抱歉……明天哪怕下刀子也走。后天是旅途中死去的婴儿七周忌日，早就想在下田做点什么表示表示。一路走得这么急，就是想在那天赶到下田。这么说不够礼貌，但缘分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后天请您也给表示一下。"

于是我决定推迟一天，下楼等大家起身。边等边和旅店的人在脏兮兮的账房闲聊。正聊着，男子找我散步。沿街南行不远，有一座很漂亮的桥。他靠着桥栏再次讲起他的身世。他说有一段时间在东京参加了新派剧团，现在也时不时在大岛港演出。五

人的大包袱里有刀鞘像一条腿似的支了出来,他说即使在宴会厅也会用来比划几下子。柳条包里装的是衣裳和锅碗瓢盆等室内道具。

“我是走错路穷困潦倒了,好在有哥哥在甲府好好继承家业。我就成了无用之人了。”

“我一直以为你是长冈温泉人呢。”

“是吗。大些的姑娘是我老婆,十九。旅途中早产第二个孩子,不到一个星期就断气了。老婆身体还没恢复过来。老妈是老婆的生母。小舞女是我的亲妹妹……”

“哦,有十四岁的妹妹……?”

“就是那小家伙!本来我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妹妹干这行当,可这里边又有这样那样的缘故啊!”

他还告诉我,自己叫荣吉,老婆叫千代子,妹妹叫阿薰。只有另一个名叫百合子的十七岁姑娘是大岛人,雇来的。荣吉十分伤感,像要哭出来似的盯视河滩。

回来时,洗去胭脂的小舞女正蹲在路旁摸狗的脑袋。我说想回自己住的地方。

“再来玩儿啊!”

“嗯。可我一个人……”

“和哥哥嘛!”

“我马上去。”

不多会儿,荣吉来到我住的旅馆。

“她们呢?”

“女的么,老妈管得紧。”

但两人玩五子联玩不大工夫,女子们便过了桥,咚咚爬上二

楼，像平时那样规规矩矩地点头寒暄，跪坐在走廊里犹豫不决。最先站起来的是千代子。

“这是我的房间，用不着客气，请进来好了！”

玩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艺人们去了旅馆里边的浴室。还不停地劝我一起去，但由于有三个年轻女子，我推托说一会儿去。这当儿，小舞女一个人很快上来了。

“嫂嫂要你过去，说给你冲洗肩膀。”她转告千代子的话。

我没去洗澡，和小舞女摆五子联。她出奇地厉害。擂台赛，荣吉和其他女子完全不是对手。下到第五盘，几乎没有敌手的我也得使出浑身解数。不必特意让子这点让我心情愉快。因为只有两人，起始她远远地伸手下子，但下着下着就忘了顾虑，一心扑在围棋盘上。漂亮得近乎不自然的黑发几乎碰到我的胸口。忽然，她满脸通红：

“对不起，要挨训了！”

说罢，扔下棋子跑了出去。原来老妈在共用浴场前面站着。千代子和百合子也慌忙爬出水来，也没上二楼，直接逃了回去。

这天荣吉也从早到晚在我住的旅馆里玩耍。淳朴热情的旅馆老板娘提醒我：“招待那种人吃饭太可惜了！”

夜里去小旅店那边一看，小舞女正在跟老妈学三弦。看见我，停了下来。但老妈一说，再次抱起三弦。唱歌的声音一大，老妈就说：

“不是叫你不要出声的嘛！”

荣吉被叫去对面餐馆二楼宴会厅哼唱什么，从这边可以看见他。

“唱的是什么？”

“那——是谣曲。”

“调子好怪啊!”

“万金油,说不定搞出什么名堂。”

这时,借这家小旅店房间开鸡肉店的一个四十光景的男子打开拉门,招呼姑娘去吃好吃的。小舞女和百合子一起拿筷子走去隔壁,在鸡肉店老板大吃大嚼剩下的鸡肉火锅里戳来戳去。往这边房间一起走来时,老板轻轻拍了一下小舞女的肩。老妈当即疾言厉色:“喂喂,别碰这孩子。那可是黄花姑娘!”

小舞女“老伯老伯”叫着,求老板给念《水户黄门漫游记》。但老板马上离开了。因为不好叫我接着念,小舞女便一个劲儿让老妈开口相求。我怀着一种期待拿起话本。果然,小舞女哧溜溜靠上前来。我刚开始念,她就凑过脸,几乎碰到我的肩,一副一本正经的神情,眼睛一闪一闪地盯视我的额头,眨都不眨一下。这似乎是她请人念书时的习惯。刚才同鸡肉店老板也几乎脸碰脸来着,这我看在眼里。这对忽闪忽闪的漂亮大黑眼睛是小舞女最为动人之处。双眼皮的线条也漂亮得无法形容。还有,她笑起来像花一样。笑得像花这句话用在她身上再合适不过。

不久,餐馆女佣来接小舞女。小舞女穿戴好后对我说:

“去去就回,等着我,接着念。”随后走到走廊双手触地,“我出去一会儿。”

“绝不能唱啊!”老妈吩咐。

小舞女提着鼓轻轻点了下头。老妈回头对我说:

“正在换嗓子……”

小舞女端坐在餐馆二楼打鼓。她的背影看上去就像在隔壁似的。鼓声使得我的心欢跳起来。

"有鼓进去,宴会厅就能活跃起来。"老妈也往那边看去。

过了一个小时,四人一起返回。

"只这么多……"小舞女从攥紧的拳头里往老妈掌心"哗啦啦"撒下五角银币。

我又念了一会儿《水户黄门漫游记》。他们又讲起旅途中死去的孩子。说生出的婴儿像水一般浑身透明,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但还是活了一个星期。

既没有好奇心,又不含有轻蔑意味——我这种完全忘掉他们是流浪艺人这寻常好意,似乎渗入了他们的心胸。我决定迟早去大岛他们家里一次。

"老爷子的房子好,那里宽敞,把他撵走,可安静了,随便你住到什么时候。还能看书学习。"他们一会儿互相议论,一会儿对我说,"小房子有两座,山那边的好像空着。"

此外还讲定,正月由我帮忙,大家在波浮港演剧。

我看出来了,他们旅行中的心情并不像我最初想的那么酸楚,而是悠然自得的,并且不失田野气息。同时感觉得出,因是母子夫妻兄妹之间,所以相互用亲情连在一起。唯独雇来的百合子,估计也是由于正是害羞年龄,在我面前总是默不作声。

过了半夜,我离开小旅店。姑娘们送我出门。小舞女给我摆好木屐。她从门口探出脑袋,眼望灿烂的星空。

"啊,月亮!明天去下田,高兴啊!婴儿七周,老妈给我买梳子,往下这个那个事情多着哩!请一定领我看电影哟!"

对于在伊豆相模的温泉旅馆转来转去的流浪艺人们来说,下田港仿佛荡漾着旅途故乡那样的乡愁气息。

五

艺人们分别带着和过天城山时同样的行李。小狗把前肢搭在老妈胳膊弯里,一副旅行惯了的神气。走出汤野又进山了。海上初升的太阳温暖着山腰。我们往朝阳那边望去。河津川前面,河津滩明晃晃铺展开去。

“那是大岛吧?”

“看起来那么大,你可要来啊!”小舞女说。

也许因为秋天的天空晴过头了,靠近太阳的海面像春天一样烟雾蒸腾。从这里去下田,要走三四十里。大海时隐时现,如此好一阵子。千代子悠然唱起歌来。

当问我是走好走的大道,还是走四五里的翻山小路时,我当然选择小路。

那是一条陡峭的林间小路,累得我气喘吁吁,但这反倒让我加快了脚步,我双手拄在膝盖上走着。一行人眼看着落在后面,只有说话声从树木空隙传来。小舞女一个人高高撩起裙裾,不屈不挠地跟在后面。相距五六尺远。既不想缩短这个距离,又不想拉长。每次我回头搭话,她都吃惊似的微笑着停住回答。她跟我说话时,我等她从后面追上,而她同样停住脚步,直到我移步她才移步。我从小路越来越弯越来越陡那里愈发加快脚步,小舞女依然拉开五六尺距离,在后面执著地攀登不止。山静悄悄的。其他人落得很远,说话声也听不见了。

“家住东京什么地方?”

“不,我住学校宿舍。”

"我也知道东京的，看樱花时去跳舞来着。小时候，什么都不记得了。"

随后，小舞女又问我"有爸爸吗"和"去过甲府吗"，一点一点问了好多事。还说了到下田就看电影的事和死去的婴儿等等。

山顶到了。小舞女把鼓放在枯草中的凳子上，用手帕擦汗。她想拍自己脚上的灰，却忽然蹲在我脚前拍打我的裤脚。我慌忙闪身，她"嗵"一声膝盖着地，就那样弯着腰前后左右拍打我的身体，然后放下撩起的裙裾，对喘着粗气站立的我说：

"坐下吧！"

就在凳子的横头，一群小鸟飞来了。四周那样静，静得可以听见小鸟落的树枝那窸窸窣窣的枯叶声响。

"你怎么走得那么快呢？"

小舞女好像很热。我用手指咚咚敲了敲鼓，小鸟马上飞了。

"啊，想喝水。"

"我去看来。"

但小舞女很快在泛黄的杂木林间空手返回。

"在大岛时做什么呢？"

结果，小舞女唐突地举出两三个女人名字，讲起我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来。其实讲的好像不是大岛，而是甲府，像是上到二年级的小学里的同学的事。想起什么讲什么。

大约等了十分钟，三个年轻女子爬上山顶。老妈又落后了十分钟才到。

下山时，我和荣吉故意慢慢走在后面，边走边说。走了二百来米，小舞女从下面跑来。

"这下面有泉水。叫你快快下去，大家没喝，等着你呢！"

听得有水,我跑了过去。树阴岩石间有清水涌出,女子们围站一圈。

“您先喝吧！一伸手就浑了,再说女人用后怕不干净。”老妈说。

我用手捧起凉凉的水喝了。女子们很难离开,又是拧毛巾又是洗汗。

下山走上通往下田的大道,看见好几道烧炭的烟升起。大家坐在路傍木头上休息。小舞女蹲在路旁,用桃色木梳梳狗的长毛。

“齿不会断了?”老妈说她。

“不怕。反正在下田买新的。”

在汤野时我就打算把这插在小舞女前额头发上的木梳讨走,于是心想不该用来给狗梳毛。

看见大道对面有很多细竹捆,我和荣吉一边说正好作拐棍一边走在前面。小舞女跑着走来,手里拿着一条比她个头还高的粗竹竿。

“这是干什么?”荣吉问。

她有些发慌地把竹竿朝我捅来:

“给你作拐棍。抽了一支最粗的。”

“不成的哟！粗的,人家一下子就知道有人偷的,看见了多不好！还回去!”

小舞女返回竹捆那里,再次跑来。这回给我一条中指粗细的竹竿。然后像摔脊梁骨一样倒在田畦上,难受似的喘着粗气等待其他女子。

我和荣吉总是走在一二十米前头。

“拔掉镶金牙不就行了!”小舞女的声音忽然传来耳畔。回头一看,见她同千代子并肩坐着,老妈和百合子落后几步。千代子好像没注意到我回头,说道:

“是的是的,那么告诉他一声怎么样?”

似乎议论我。想必千代子说我牙长得不整齐,所以小舞女提出镶金牙。虽然品评我的长相,但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快,也无意侧耳细听——我便是这样对她们产生了亲切感。小声交谈持续了一会儿,之后听小舞女说:

“好人啊!”

“是啊,像是好人。”

“真是好人,好人好啊!”

这种说法带有一种单纯而出言无忌的韵味,感情一泻而出,稚嫩,朴实无华。我本身已可以实实在在感觉出自己是个好人了,心情豁然开朗,抬起眼睛望着色调明朗的山岭。眼睑里面微微作痛。二十岁的我一再反省自己有孤儿根性,是因为无法忍受这种令人窒息的苦闷而踏上伊豆旅途的。所以,自己在世间寻常意义上被人看成好人这点,让我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激之情。山色明朗,是因为下田的海越来越近的缘故。我挥舞刚才那条竹棍,削去秋草的脑袋。

路上,到处都有这样的牌子立在村口:

“乞丐和流浪艺人禁止进村”。

六

甲州屋这家小旅店在下田北口,进去就是。我跟在艺人后面

上到类似阁楼的二楼。没有天花板,坐在临街窗口,屋顶压在头顶。

“肩不痛么?”老妈一再问小舞女,“手不痛么?”

小舞女做出打鼓时的好看手势:

“不痛。打得了,打得了!”

“那就好。”

我试着提起鼓。

“噢,好重啊!”

“比你想的要重,比你书包要重的。”小舞女笑道。

艺人们和同住这家小旅店的人寒暄,有说有笑。到底全是卖艺和跑江湖那类人。下田港似乎是这种候鸟的老巢。时不时有店家的小孩子进房间来,小舞女塞给他们铜币。我要离开甲州屋时,小舞女抢先跑到门口把木屐摆好。

“请领我去看电影哟!”她一再自言自语似的说。

由一个无赖汉模样的男子领到半路,之后我和荣吉单独找去名叫前町长的那家旅馆。洗完澡,荣吉和我一起吃了鲜鱼午饭。

“用这个给明天的法事买花什么的献上。”说着,我把包一点钱的纸包让荣吉带回。

我必须坐明天早上的船返回东京。旅费已经没有了。我说学校有事,艺人们也就不好勉强挽留我了。

吃完距午饭不到三个小时的晚饭,我一个人过桥往下田北边走去。爬上下田富士眺望港口。回来时顺路到甲州屋,艺人们正在吃鸡肉火锅。

“您不尝一口么?女人们动过筷子不干净了,但作为笑料讲讲也好。”老妈从行李取出碗筷,让百合子洗来。

大家说明天是婴儿七周，再次劝我推迟一天动身。我以学校为借口没有答应。老妈重复道：

“那么，寒假大家到船上接您，请告诉日子。等着您，不能住什么旅馆，上船接您。”

当房间只有千代子和百合子时，我邀她俩去看电影。千代子捂着肚子说：

“身体不好，又走了那么远，受不住了。”她脸色发青，显得筋疲力尽。

百合子一动不动地低着头。小舞女在楼下和店家的小孩子玩。看见我，便扑在老妈身上央求让她去看电影。但归终像没脸见人似的，无精打采折回我这里，摆好木屐。

“那有什么，一个人跟去不也可以的么?”荣吉说情。但老妈仍好像没答应。

为什么一个人就不行呢？我完全理解不了。出门时，小舞女抚摸狗的脑袋，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使得我很难搭话。她好像连抬头看我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一个人去看电影。女解说员在小煤油灯下念着解说词。我马上走开回旅馆了。我胳膊肘支在窗台上，久久望着夜晚的街景。一片昏暗。感觉上似乎远处不断有鼓声传来。不知为什么，眼泪啪嗒啪嗒掉了下来。

七

出发这天早上，七点正吃饭的时候，荣吉从路上叫我。他身穿带有黑纹的外套，大概是为我送行的礼服。女子们没有见影。

我当即觉出寂寞。荣吉上房间来说：

“大家都想送来着，但昨晚睡得太晚了，起不来，只好失礼了。她们说冬天等着您，请您一定来！”

街上，秋的晨风很冷。荣吉在路上买了四盒敷岛①、柿子和一种名称叫薰的口腔清凉剂。

“因为妹妹的名字叫薰。”他微笑着说。

“船上吃橘子不好，但柿子对晕船有作用，可以吃的。”

“这个送给你吧！”

我摘掉鸭舌帽，扣在荣吉头上。然后从书包中掏出校帽按平摺子，两人都笑了。

靠近码头的时候，蹲在海边的小舞女形象飞进我的胸口。直到我走到她身旁她也一动不动，只是低头不语。昨晚化的妆使我更有些动情。嘴角的红色胭脂给她仿佛愠怒的脸庞增加一种稚嫩的威严感。荣吉说：

“别人来了吗？”

小舞女摇头。

“都还躺着呢？”

小舞女点头。

荣吉去买船票和舢板票的时间里，我这个那个试着搭话，但小舞女目不转睛地向下看着壕沟入海那里，一言不发。只是赶在我话音欲落未落之前一个劲儿点头不止。

这当口，一个苦力模样的汉子朝我走来。

“阿婆，这个人不错的，”对方说，“学生哥，是去东京吧？我一

① 敷岛：上个世纪上半叶日本卖的香烟商标名称。

眼就看好你了,想求件事:把这阿婆领去东京可好?好可怜的婆婆!儿子在莲台寺的银山干活,这次流感①,儿子和媳妇都死了,留下这样三个孩子。没别的办法可想了,我们正商量把她送回老家。老家是水户。阿婆什么也不明白,到了灵岸岛,领去上野站送上电车好吗?添麻烦了,我们合掌拜托了。你看,看这样子你怕也觉得可怜的。"

孤零零站着的阿婆背后绑着一个吃奶孩子,左右两手抓着两个女孩,小的三岁大的五岁。脏乎乎的包袱里露出大饭团和酸梅干。五六个矿工安慰阿婆。我一口答应照料阿婆。

"答应了!"

"谢谢了!本该我们送去水户,但那也做不到啊!"矿工们分别向我表示感谢。

舢板摇晃得厉害。小舞女仍然双唇紧闭,盯视同一方向。我要抓绳梯而回头看的时候,似乎要说再见,但没有说,只是再次点了一下头。舢板回去了。荣吉不断挥动我刚给的鸭舌帽。离得很远之后,小舞女也开始挥动白色的东西。

轮船驶出下田的海面,直到伊豆半岛南端在后面消失的时间里,我始终靠着栏杆专心致志地望着海湾的大岛。同小舞女分别恍若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阿婆怎么样了呢?往船舱里一看,大家围坐一圈,好像正在安慰她。我放心走进隔壁船舱。相模滩波高浪大。坐下来不时左右摇晃。船员走来走去发小铁盆。我枕

---

① 这次流感:亦称西班牙感冒、大正感冒。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秋季开始在世界流行。翌年冬日本全国患者达一百五十万,死十五万。

着书包躺倒。脑袋空荡荡的，感觉不出时间的存在。眼泪扑簌簌淌在书包上。以致脸颊变凉了，不得不翻过书包。我旁边躺着一个少年。他说是河津一家工厂主的儿子，去东京准备入学。他好像对头戴一高①校帽的我产生了好感。聊了一会儿，问道：

"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吗？"

"没有。刚和人分别。"

我老老实实地说。即使被人看见流泪也不在乎。我什么也不再想了，似乎在一尘不染的满足当中睡了过去。

大海什么时候黑下来的也不知道。網代和热海有灯光。身上冷，肚子饿了。少年打开竹叶包的饭团。我就像忘记那是别人东西似的拿起海苔饭团吃了，然后钻进少年的学生斗篷之中。心情是那么美好和空虚，无论别人怎么亲切都能自然而然地接受下来。即使明天一早把阿婆领去上野站给她买去水户的车票，我也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感觉上一切都好像融为一体。

船舱的灯熄了。船上装的生鱼和潮水的气味浓了起来。我在一团漆黑之中，借少年的体温温暖自己，任凭眼泪流淌不止。脑袋像水一样一清见底，水四下流溢，除了一种甘美的快慰，什么也没有剩下。

---

① 一高：第一高等学校之略，后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古　都

春　花

千重子发现那棵老枫树干上开出了堇菜花。

啊，今年也开了！千重子心中感叹，得以邂逅春天的温馨。

相对于城内狭小的院子，那棵枫树实在堪称巨木，树干甚至比千重子的腰还粗。尽管那粗糙而苍老的树皮、那青苔斑驳的树干无法同千重子鲜嫩的腰肢相比……

枫树干在千重子腰那么高的地方稍微向右扭歪，在高于千重子头部那里大大向右弯去。弯后长了很多树枝，横逸斜出，覆盖了院子。长树枝由于枝尖的重量而略略下垂。

在大大向右弯去那里，稍微偏下似乎有两个不大的凹坑，凹坑分别有堇菜长出，每到春天就开花。从千重子懂事时开始，这棵树就有两株堇菜。

上面的堇菜同下面的堇菜，相距一尺左右。长大后千重子每每想道：上面的堇菜和下面的堇菜会不会相遇呢？它们莫非相识不成？

堇菜“相遇”和“相识”是怎么回事呢？

花一般三瓣，至多五瓣，每年春天不过开三五瓣。但树上的小凹坑年年春天发芽开花。千重子或从走廊观看，或从树根仰望，既有时被树上堇菜花的“生命”所打动，又有时静静品味“孤独”。

"在这样的地方出生,又不断长大……"

来店的客人,就算夸奖枫树长得好,也极少有人注意到堇菜花的开放。树结累累、苍老粗壮的树干甚至生了青苔,分外显得威严和雅致,上面寄居的小小的堇菜花不可能吸引客人的目光。

然而蝴蝶知道。在千重子发现堇菜花时就在院子里低低飞舞的一群小白粉蝶,离开树干往堇菜花旁边飞来。枫树也正要吐出约略泛红的小嫩叶,使得蝴蝶飞舞的白色十分鲜明。两株堇菜的叶片和花瓣在枫树干嫩绿的青苔上投下淡淡的阴影。

这是一个给人花荫之感的柔和的春日。

白蝴蝶飞走后,千重子在走廊坐下,注视枫树杆上的堇菜花。仿佛在悄声自语:今年也在那样地方开了啊!

堇菜花下的树根那里立着一座古老的石灯笼。其脚下有各种各样的立姿雕像——千重子的父亲曾告诉她那是基督。

"没有玛利亚?"当时千重子说,"有个大得很像北野的天神。"

"听说也是基督,"父亲轻描淡写地说,"没抱婴儿的嘛!"

"啊,果然……"千重子点头,转而问道:"咱家祖上可有基督徒?"

"没有。石灯笼大概是园艺师或石匠搬来安放的。不是多么稀罕的灯笼。"

基督石灯笼估计是禁信基督教时期制作的。石料粗糙松脆,浮雕的像也因为几百年风吹雨打而疏松掉渣了,只剩脑袋、躯干和腿还看得出。大概本来也没精雕细刻。袖子长,几乎拖地。看上去好像合掌,但仅仅臂肘那里稍微鼓胀,形状看不清楚。不过,

同佛像、地藏像感觉不一样。

如今这座基督石灯笼——不知是往昔信仰的标志，还是过去异国风格的装饰——因其破旧不堪，即使在千重子家店的院子里也只是放在枫树根下。有客人注意到，父亲就说是基督雕像。经商客人极少有人注意到什么大枫树根阴影下灰头土脸的石灯笼。就算注意到，院子里有一两个石灯笼也无足为奇，没人细看。

千重子落下仰望树上堇菜花的视线，注视基督雕像。千重子上的虽然不是教会学校，但为了接触英语，时常出入教堂，也看过新约旧约。不过，给这古老的石灯笼献花点烛，似乎并不合适。石灯笼哪里也没雕有十字架。

有时她觉得基督雕像上面的堇菜花仿佛圣母玛利亚的心。千重子又将目光从基督石灯笼向上转到堇菜花——蓦地，她想起古丹波①壶里养的金钟儿。

千重子开始养金钟儿，比发现老枫树上的堇菜花晚得多，四五年前才开始的——在高中同学家的客厅里听金钟儿叫个不停，就讨了几只回来。

“在壶里养，好可怜啊！”千重子说。同学回答比在笼子里养死好。还说有的寺院甚至养了很多卖卵。看来有共同兴趣的人还真不少。

千重子的金钟儿如今也多了，用了两个古丹波壶。每年必定在七月一日前后从卵中孵化出来，八月中旬开始鸣叫。

---

① 丹波：日本古代诸侯国之一，大致位于京都府和兵库县一带，产瓷器。

它们就在狭小黑暗的壶中出生、鸣叫、产卵、死去。但毕竟能保存后代,或许真有可能比笼养而止于短命一代好些。不折不扣是壶中生涯、壶中天地。

千重子也知道很早很早以前中国有“壶中天地”的故事。壶中有琼楼玉宇、美酒佳肴、山珍海味。也就是说,壶中是脱离凡尘的仙境,别有洞天。那是无数仙人传说之一。

不过,金钟儿们当然不是因为厌世进入壶中的。恐怕连身在壶中都不知晓,只管一味求生。

金钟儿还有一点让千重子大为吃惊的,那就是必须不时把别处的雄性放入壶中。而若全是同一壶中的金钟儿,那么所生金钟儿势必又小又弱——近亲交配的关系。为了加以避免,金钟儿爱好者们就形成了交换雄虫的习惯。

眼下是春天,不是金钟儿鸣叫的秋季,而千重子仍由今年同样开花的堇菜花想起了壶中的金钟儿,这并非两不相干的事。

金钟儿是千重子放入壶中的,可堇菜何苦来这么窄小的地方呢? 堇菜已经开花,金钟儿想必今年也将孵化鸣叫吧。

自然的生命……?

千重子把被春日和风吹乱的头发撩在一只耳朵的上边。她将自己同金钟儿比较了一下。

自己呢……?

在自然的生命一齐鼓胀开来的春日中注视这渺小的堇菜花的,只有千重子一人。

店那边传来吃午饭的动静。

千重子也差不多该穿戴赴约看花了。

昨天水木真一给千重子打来电话，约她去平安神宫看樱花。真一的一个同学在神苑入口查票查半个月，真一从他那里得知此时樱花开得正盛。

“就像是派人监视似的，再没有比这更准确的了。”真一低声笑道，笑得很动听。

“我们也要给那人监视了？”千重子说。

“那家伙不是看门的吗？谁都躲不过去的哟！”真一再次短笑一声。“不过，要是你不喜欢，那么就分别进去，在院子中间的花下见面。樱花这东西，一个人怎么看也看不厌的。”

“既然那样，你一个人看不就行了？”

“行倒是行，可要是今晚下大雨花落光了我可不管哟！”

“看落花风情就是。”

“被雨打落脏污的花就是落花风情？你所说的落花……”

“俗物。”

“你说谁……”

千重子挑了一件不显眼的衣服，穿上出门。

平安神宫以“时代祭”①闻名。出于对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将今天的京都定为国都的恒武天皇的仰慕，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建了这座神宫，因此神殿不那么旧。但大门和前殿据说模仿的是平安京的应天门和大极殿。同样右有橘树，左有樱花。迁都东京前的孝明天皇也在昭和十三年②合祭在这里。很多人在此

---

① “时代祭”：为纪念恒武天皇定都京都而在每年十月二十日举行的表现各个时代风俗的游行活动。

② 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

举行神前结婚仪式。

最好看的是装点神苑的那片红色垂枝樱。可以说,除了这里的樱花,如今再没有代表京洛春天的东西了。

刚从入口走进神苑,千重子就呆呆站在那里观赏樱花。盛开怒发的红色垂枝樱一直开到自己胸前。啊,今年也赶上了京都的春天!

可是,真一在哪里等着呢?还没到吗?千重子打算找到真一后再看花,遂从樱花树间下来。

原来真一躺在樱花树下的草坪上。十指在颈下交叉,闭目合眼。

千重子万没想到真一会躺着,心生不快。等年轻姑娘却躺着。较之感觉自己受了羞辱和他举止不雅,她更讨厌的是真一躺着一事本身。千重子的生活中,看不惯躺着歪着的男人。

想必真一在大学院子的草坪上时常和同学或枕臂或仰卧谈笑风生的吧。今天不过是故态复萌罢了。

而且,真一旁边还有四五个老婆婆铺着垫席谈天说地。真一有可能对老婆婆们感到亲切,因而坐在她们身旁,坐着坐着歪倒下去。

这么想着,千重子本想微笑一下,结果反倒脸红了。她不想叫醒真一,只是站在那里,并且像要离开真一那样……千重子从未看过男人的睡相。

真一整齐穿着学生服,头发也梳理得一丝不苟。长睫毛合在一起,像个少年。但千重子没有正面相对。

"千重子!"真一叫着爬起。

千重子忽然来了气：

“躺在那种地方，就不怕难看？人来人往的。”

“我没有睡的。你一来我就知道。”

“坏！”

“要是我不叫你，你打算怎么着？”

“看见我才装睡的？”

“来了一个看上去多么幸福的小姐啊！这么一想，就有些伤心，加上头有点痛……”

“我？我幸福……？”

“……”

“头痛的？”

“啊，已经好了。”

“脸色好像不好啊？”

“哪里，已经没什么事了。”

“像一把宝刀。”

像一把宝刀——真一偶尔听人这么说过自己的脸，但从千重子口中还是第一次听到。

每次给人这么说时，都是心中有一种东西即将熊熊燃烧之时。

“宝刀是不砍人的哟，何况这里又是花下。”真一笑道。

千重子急步折回游廊入口那边。从草坪立起的真一跟了过来。

“樱花得整个看一遍。”千重子说。

往西游廊入口一站，红色垂枝樱的花团就马上把人变成春

天。这才是春天。红色的八重花一直开到细细弯弯垂下来的枝尖。这样的樱花树群,与其说是树开花,莫如说花撑枝。

“在这一带,这花是我最喜欢的。”说着,千重子把真一领到游廊向外拐弯的地方。那里的一棵樱花树尤其舒展大方。真一也站在旁边目视樱花。

“细看之下,真是够女性的了。”真一说,“细细下垂的枝条也好花也好,都那么风姿绰约……”

而且,八重樱的红色之中,仿佛带有一点点紫色。

“从没想到竟会这么女性化,颜色也罢风情也罢娇艳的润泽也罢。”真一补充说。

两人离开这棵樱花,朝水池方向走去。在道路变窄那里摆有坐榻,榻上铺着粉红色绒毯,游客坐在上面喝着清茶。

“千重子,千重子!”有人招呼道。

幽暗的树林里有个叫澄心亭的茶室,身穿宽袖和服的真砂子从中走了下来。

“千重子,帮个忙可好?我、累了。你来帮师傅点茶。”

“我这个样子,帮忙洗杯还差不多。”千重子说。

“没关系,洗杯也行……我来端。”

“我有伴的。”

真砂子觉察到真一,对千重子耳语道:

“未婚夫?”

千重子微微摇头。

“相好?”

再次摇头。

真一转身走开。

"好么，到茶会去吧，一起……现在正空着。"真砂子劝道。

千重子没有应允，从后面追上真一。

"我那位茶道朋友，够漂亮的吧？"

"普普通通的漂亮。"

"瞧你！不会听见的？"

千重子向站立目送的真砂子行了个注目礼。

走过茶室下面的小径，有个池塘。靠近池边，一株株挺立着唐昌蒲，叶片嫩绿嫩绿。睡莲的叶片也在水面浮现出来。

池塘四周没有樱花树。

千重子和真一围池边转了一圈，走进树下幽暗的小路。嫩叶的气息混合着湿土的气息。这条狭窄的树阴路很短。一个比刚才的池塘还大的池塘庭院光灿灿舒展开来。池边红色的垂枝樱映在水面，使眼前为之一亮。外国游客也将这株樱花收入镜头。

池边另一侧树阴那里，马醉木也开了白花，一副拘谨的样子。千重子想到奈良。有很多松树虽然还不是大树，但姿态优美。如果没有樱花，松树的绿色应该也会引人注目。不，松树那洁净的翠绿和池水正使得花团锦簇的红色垂枝樱愈发显得千娇百媚。

真一在前面跨过池中的飞石。这叫"泽渡"，圆形飞石像把"鸟居"①切成一段段似的排列着。有的地方，千重子须撩起和服的下摆。

真一回头道：

---

① "鸟居"：神社院前的外置门，两根圆形立柱，顶端以横梁相连。这里虚拟的"切"指的是"鸟居"的圆形立柱。

"很想背你过去。"

"怪体贴人的,倒是值得敬佩。"

不用说,飞石即使老妇也跨得过去。

飞石下端浮有睡莲叶片。快到对岸时,有小松树的影子映在飞石四周。

"这飞石的排列方式也是抽象的?"真一问。

"日本的庭园岂不都是抽象的?就像醍醐那座寺院里的杉苔,抽象、抽象——老是这么说来,反倒让人不快……"

"是啊,那里的杉苔的确是抽象的。醍醐的五重塔已经维修好了,往下是落成庆典,不去看看?"

"醍醐的塔也会像是新金阁寺似的?"

"大概颜色很鲜艳吧?塔倒是没有烧毁……拆了,按原样重建。落成庆典正赶上樱花盛期,人怕是多得不得了。"

"樱花嘛,除了这里的红色垂枝樱,没有我想看的。"

两人跨完了稍微往里些的"泽渡"。

跨完"泽渡",对岸有一片树林。不久来到"桥殿"。准确说来应称为泰平阁,是令人想到"殿"的桥。桥的两侧护栏像是有靠背的低矮的座榻。人们坐在这里歇息。隔池可以望见整个庭园。不用说,有池才有庭园。

坐着的人们或者喝什么或者吃什么。也有小孩子在桥中间跑来跑去。

"真一,真一,这里……"千重子抢先坐下,用右手按住让真一坐的位置。

"我站也可以的。"真一说,"哪怕蹲在千重子脚下……"

"随你!"千重子倏然立起,让真一坐下,"我去买鲤鱼食来。"

千重子返回往池里投食,鲤鱼蜂拥而来,有的还把身子跃出水面。一圈圈波纹荡漾开来,樱花树和松树影随之摇晃不止。

"你来给吧?"千重子把剩的鱼食递给真一。

真一默不作声。

"头还痛吗?"

"不痛。"

两人在那里坐了很久。真一神情冷静地定定注视水面。

"想什么呢?"千重子问。

"这——,想的什么呢?什么也不想的幸福时刻也是有的嘛。"

"在这樱花盛开的日子……"

"好了。在幸福的小姐身旁……会有幸福的气息传过来的吧,就像温馨的青春气息。"

"我幸福……?"千重子再次问道。眼睛蓦然闪出忧郁的阴影。因为低着头,又好像只是水面映进她的眼睛。

但千重子站起身来:

"桥那边有我喜欢的樱花。"

"就是从这里也能看见的那棵?"

那棵垂枝樱开得如火如荼。作为名木亦为人知。树枝如垂柳一般下垂,四下舒展。走到树下,似有若无的轻风使得樱花落在千重子的脚下和肩头。

树下也有花零星落下。池面也星星点点漂浮着,不过,也就七八朵吧……

垂下的枝条尽管有竹竿撑着，但纤细的花枝尖端仍几乎垂到池面。

从这棵红色八重樱重重叠叠的空隙，可以望见东岸树林上方青翠的山峦。

"那可是东山余脉？"

"大文字山。"千重子回答。

"哦，大文字山？看起来那么高？"

"大概是在花中看的关系吧。"说着，千重子也站在花中。

两人不忍从花中离去。

树的周围铺着白色粗沙。白沙右面有一片作为庭园树木来说十分好看的松林，那是神苑的出口。

从应天门出来，千重子说：

"去清水寺怎么样？"

"清水寺？"真一表情十分不以为然。

"想从清水寺看京都城的黄昏景色，看日落时西山的天空。"千重子再次说道。

说得真一也点了下头：

"好，去吧。"

"走着去。"

路道相当不近。两人避开电车路，绕弯走去南禅寺道，从知恩院后面穿过，经圆山公园沿古来的小路走到清水寺前面。正是春日暮色降临时分。

清水寺的舞台上，游客只有三四个女学生，面部都已经看不清楚了。

这是千重子特意选择的时刻。幽深的大殿已经亮灯。千重子没有在大殿的舞台停留,径直走了过去,从阿弥陀堂前走入内院。

里面的院子也有倚崖建造的“舞台”。桧树皮苫的房顶仿佛很轻,舞台也又小又轻。不过舞台朝西,面对京都城,面对西山。

城里已有灯火,隐约的天光也没退去。

千重子身倚舞台栏杆,眼望西面,似乎已经忘记同来的真一。真一走了过去。

“真一,我是弃儿啊!”千重子突然说。

“弃儿……?”

“嗯,是弃儿。”

真一不得其解,觉得“弃儿”这个词有某种精神意味。

“弃儿?”真一嘟囔道,“你有时也会觉得自己是弃儿?假如你是弃儿,那么我也是弃儿,精神上的……人或许都是弃儿,出生就像是被神扔弃到这个世间。”

真一凝视千重子的侧脸。夕晖似染未染地淡淡染着她的脸颊,仿佛春日动人的忧伤。

“那么,反而是神的孩子对吧?扔弃,又想拯救……”

但是,千重子似乎充耳不闻,只管俯视城里的灯火,看也不看真一。

千重子无端的忧伤,使得真一想把手搭在千重子肩上。千重子闪开了。

“别碰弃儿!”

“我不是说了么,作为神的孩子的人,都是弃儿……”真一稍

稍提高声音。

“事情没有那么深奥。我不是神的弃儿，是人扔弃的弃儿。”

“……”

“是被扔在商店格子门前的弃儿。”

“说什么呢！”

“真的。虽然跟你说这个也没什么用……”

“……”

“这么从清水寺这里望着京都的一片暮色，我就心想自己是不是真是在京都出生的。”

“说的什么，脑袋出问题了哟……”

“我何苦说这样的谎呢？”

“你不是批发商百般疼爱的独生女吗？独生女总是想入非非……”

“不错，是被疼爱。如今，是弃儿倒也无所谓了……”

“可有证据？”

“证据？就是店前的格子门嘛。老格子门知道的。”千重子的语声仍很清脆，“记得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母亲把我叫去，说我不是她亲生的。说捡起一个可爱的婴儿，开车一溜烟跑了。只是，捡婴儿的地方，父母两人记的不一样，一个说是夜樱盛开的祇园，一个说是鸭川荒滩……作为店前弃儿，母亲觉得我实在可怜，就……”

“哦，不知道亲生父母？”

“如今的父母很疼爱我，已经没心思找了。亲生父母，大概早已成为仇野那里的游魂了吧。那里的墓石都已经旧了……”

西山泻下的春日柔和的夕晖，如淡淡的红色雾霭在京都差不

多半个天空漫延开来。

真一很难相信千重子是弃儿,何况她还说是捡来的孩子。千重子的家在传统批发商集中的地段,在那附近调查一下就会清楚。但真一眼下根本没心思调查。真一困惑和想知道的是:千重子为何在这里做这样的自白。

叫真一来清水寺,莫非就是为了这样的自白?而千重子的声音仍那么清脆纯净,有一种美丽的执著贯彻其中,不像是想对真一抱怨什么。

千重子肯定隐约知晓真一爱着自己。她的自白是想让爱自己的人了解自己的身世不成?真一听不出这样的意思,莫如说相反,似乎是提前对爱的拒绝,为此哪怕捏造"弃儿"这样的故事……

在平安神宫,真一再三重复千重子"幸福"——但愿是针对这个的抗议。如此想着,真一开口道:

"知道是弃儿之后,你是寂寞了,还是悲伤了?"

"不,一点儿也没寂寞,也没有悲伤。有点儿……"

"……"

"我提出要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说作为继承家业的女孩子,上大学耽误事,还不如好好学做买卖。只是被父亲这么说的时候才有点儿……"

"是前年吧?"

"前年。"

"你绝对服从父母?"

"嗯,绝对服从。"

“即使结婚这样的事?”

“啊,现在是的。”千重子毫不犹豫地回答。

“没有自我、自己感情这样的东西?”真一问。

“太多了,多得让人不知所措……”

“克制它、扼杀它……?”

“不,没有扼杀。”

“全都像是谜语。”真一想轻笑一声,声音多少有点发颤。他趴在栏杆上,窥看千重子的脸:“想看谜一样的弃儿什么样。”

“不是已经黑了?”千重子这才转向真一,两眼闪闪发光。

“好吓人……”千重子抬头看大殿的房脊。厚厚苫着桧树皮的房脊劈头盖脑黑魆魆直压下来。

尼姑寺与木格门

千重子的父亲佐田太郎三四天前就躲进嵯峨深山的尼姑寺。

虽说是尼姑寺,但寺主已经过了六十五。这座小尼姑寺在京都算是有些来历的,但因为寺门在竹林里边看不见,加上几乎与游客无缘,所以非常安静。厢房偶尔作品茶会使用。并非有名的茶室。寺主时不时外出教插花。

借住这座尼姑寺的佐田太郎,现在恐怕也同这尼姑寺相似。

佐田的店作为京都吴服批发店位于中京。一如周围的店大多成了股份有限公司,佐田的店形式上也是股份制。太吉郎当然是总经理,交易则由总管(现在是专务董事或常务董事)处理。不过,过去的店风、店规仍有不少保留下来。

太吉郎年轻时就有名人气质,而且不愿意与人接触,根本没有举办个人染织作品展览会那样的野心。即使举办,在当时恐怕也因为过于新奇而很难推销出去。

上一代的太吉兵卫默默看着太吉郎的做法。画花纹时尚的图案,店内不缺这样的设计家,店外不缺这样的画家。而并非天才的太吉郎止步不前,需要借助大麻的药劲在友禅绸上画怪异的底图。太吉兵卫得知后,马上把他送进了医院。

到了太吉郎这代以后,那种底图也已变得平庸无奇。太吉郎为此伤感。一个人躲进嵯峨的尼姑寺,也是为了获得神来构图。

战后，和服的花纹也显明发生了变化。过去因大麻的作用画得的花纹，眼下莫如说已经成了新颖的抽象风格。可是，太吉郎也已五十过半了。

“索性以古典风格画下去如何？”他有时自言自语。但是，往日的精品在眼前联翩浮现出来，古代衣料和古服花纹、色彩无不满满装在脑袋里。当然，京都的名园和山野也转过了，做了和服写生。

女儿千重子中午赶来。

“爸爸，不吃森嘉的汤豆腐？买来了。”

“啊，谢谢……森嘉的豆腐自是高兴，可你的到来更让我高兴。能待到傍晚让父亲放松脑袋？以便有好的图案浮上脑海……”

丝绸批发店的主人没有必要画底图，或者莫如说那东西反倒妨碍买卖。

可是，太吉郎即使在店里也有时把桌子放在有基督石灯笼的中院客厅里头的窗前坐上半日。桌子后面有两个旧桐木箱，里面装有中国和日本的古代衣料。衣箱横头的书箱里全是各国纺织品的图案集。

后院内作仓房的厢房二楼保存的能乐戏装和武士家妇女穿的礼服也有相当多的数量，都是依原样保存的。南洋各国的印花布也有不少。

其中有的是太吉郎的上一代或上上一代开始搜集的。每当有古代衣料展举办而被要求送展，太吉郎都一口拒绝：“由于先祖遗志，概不出门。”态度十分固执。

房子是京都老宅，去厕所要经过太吉郎桌子旁边狭窄的走廊。对此他皱着眉头忍了。但店里若嘈杂起来，就会厉声叫道：

“不能安静一下吗？”

总管双手触地应道：

“是大阪来的客人。”

“不买也无所谓，批发店多的是。”

“是老客户了……”

“衣料是用眼睛买的，怎么好用嘴买，没长眼睛吗？若是商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嘛，咱们店便宜得多。”

“是。”

太吉郎的桌子下和坐垫下铺着一张有异国情趣的地毯，四周作为布帘挂着南洋贵重的印花幔帐。这是千重子的主意。布帘也多少具有减弱店内声音的作用。千重子不时更换布帘。每次更换，父亲心里都感觉出千重子的体贴，给她详细介绍这些布帘：爪哇啦波斯啦、什么朝代的啦、什么图案啦等等。其中也有千重子不懂的。

“做手提袋可惜，剪成茶道用的小绸巾又太大，做衣带倒是可以做几条……”一次，千重子环视布帘说道。

“拿剪刀来……”太吉郎说。

父亲用剪刀剪了印花布帘，到底剪得灵巧。

“这个给你做和服衣带好看吧？”

千重子吃了一惊，眼睛有些湿润：

“瞧你，爸爸？”

“好了好了。你扎这印花衣带，我说不定又会想出底图来。”

千重子来嵯峨的尼姑寺扎的，就是这条衣带。

女儿的印花衣带当然闪入太吉郎的眼帘，但他看也没看。父亲心想，作为花纹，倒是大方、时髦，色调也浓淡相宜，但作为花季女子的衣带，恐怕另当别论。

千重子把半月形饭盒放在父亲身边。

“这就吃么？请等一会儿，汤豆腐我去做一下。”

“……”

千重子起身时，回头看了一眼门那里的竹林。

“竹子已是秋天了。”父亲说，“土墙有的塌了，有的歪了，有年头了，像我似的。”

千重子已经习惯父亲这种说法了，也没安慰他，只重复了一句父亲的话：“竹子已是秋天了……。”

“来的路上的樱花？”父亲轻轻问道。

“飘落的樱花瓣池面上也有。山上嫩叶当中，有一两棵谢了不少，从稍微离开些的地方看去，反倒蛮好的。”

“呃。”

千重子走进里面。切葱、削柴鱼干，声音传到太吉郎耳畔。千重子备好盛有汤豆腐的樽原餐具返回。餐具是从家里带来的。

千重子勤快地侍候父亲吃饭。

“来一口，一起吃可好？”父亲说。

“啊，谢谢……”女儿回答。

父亲从肩到胸看着女儿：

“够素的啊！你总是穿我的底图做的。肯穿的或许只有你一个。穿卖不出去的……”

“喜欢穿才穿的，蛮好的。”

"哪里,太素了啊!"

"素倒是素……"

"年轻姑娘素了不坏!"父亲忽然严肃说了一句。

"仔细看的人倒是夸奖来着……"

父亲再不做声。

太吉郎的底图如今已是他的爱好或乐趣。已多少成为面向普通市民的批发店的店里,总管出于照顾主人的面子才把太吉郎的底图印染两三件。女儿千重子总是主动穿其中一件。布料倒是精心挑选的。

"不穿我的也可以。"太吉郎说,"不穿自己店里的也可以……不必照顾这个情面。"

"情面?"千重子一惊,"不是出于照顾什么情面的哟!"

"你要是穿艳丽的,想必是有个意中人……"父亲高声笑道,脸颊却无笑意。

千重子侍候父亲吃汤豆腐当中,父亲的大桌子自然进入眼睛,上面根本没有印染用的底图。

只在桌面一角放有江户彩绘砚盒和两贴高野衣料复制品(或者莫如说是样品)。

千重子想,父亲来尼姑寺大概是想忘掉店里的生意。

"六十岁的见习工。"太吉郎腼腆似的说,"不过,藤原假名①流畅的线条,未必对画底图没用。"

"……"

---

① 假名:日文字母之称。

“不争气啊，手不灵了。”

“画大些如何？”

“倒是往大里画……”

“砚盒上的旧念珠是……？”

“啊，那个嘛，是向寺主讨的。”

“您挂着这个拜佛好了。”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mascot① 吧。有时恨不得叼在嘴里把珠子嚼碎……”

“啊，脏。不是给长年的手垢弄脏了？”

“哪里脏呢！不就是两三代尼姑信仰的痕迹吗！”

千重子似乎接触到父亲的悲伤，默默低下头去。然后把用完的汤豆腐餐具拿去厨房。

“寺主呢……？”千重子从里面出来说。

“快回来了吧。你怎么办？”

“逛一会儿嵯峨回去。岚山现在人山人海，再说我又喜欢野野宫、二尊院那条路和仇野什么的。”

“你那么年轻就喜欢那样的地方，将来让人担心啊，可不要像我！”

“女的会像男的？”

父亲站在檐廊目送千重子。

老尼姑很快返回，立刻打扫庭院。

---

① mascot：吉祥物。

太吉郎坐在桌前，在脑海里推出宗达和光达①的蕨菜画以及春季花草画，又想了想刚刚回去的千重子。

走上乡间小路，父亲藏身的尼姑寺掩在了竹林后面。

千重子打算去参拜仇野的念佛寺。于是沿着古旧的石阶路爬到左侧石崖两尊石佛那里。但上面人声喧哗，使得她停住脚步。

不知几百之多的风化的石塔群，据说都是"无缘佛"②。最近开始有人让身穿少得出奇的衣服的女子站在小石塔群当中举行"写真"摄影会。今天也有那样的活动?

千重子从石佛前下了石阶，父亲的话又浮上脑际。

回避春日岚山的游客倒也罢了，可仇野和野野宫的确不适合年轻姑娘。这比身穿父亲所画图案的素色和服还要……。

父亲在那尼姑寺里好像什么也没做……一种淡淡的寂寞感沁入千重子的心间。父亲咬着被手垢弄旧了的念珠在想什么呢?

千重子知道父亲在店里有时克制着足以咬碎玉石念珠般的强烈不快。

"要是咬我的手指什么的该有多好……"千重子嘟囔着摇了摇头。随即，把心思转向曾和母亲撞钟的念佛寺。

钟楼是新建的。母亲个子小，撞也声音不大。

"妈妈，先吸口气!"说着，千重子把自己的手同母亲的手合起

---

① 宗达和光达：均是日本江户幕府时期(1603—1867)有名的画家。

② "无缘佛"：无人祭祀的死者。

来，一起撞钟。这回撞得很响。

“果然。能传多远呢?”母亲高兴起来。

“噢，和撞惯了的和尚撞的也还是不一样的。”千重子笑道。

千重子一边回忆这样的情景，一边沿小路往野野宫走去。不久前，这条小路竖了一块标牌，写道“竹径通幽”。但现在那种幽暗变得明亮多了。门前的小卖店也打起了招呼。

但这座小神社至今没变。《源氏物语》上也写了，这是奉职于伊势神宫的斋宫(内亲王)在此以“清净无垢”之身戒斋三年的“宫居”遗址，以依旧敷着树皮的黑木“鸟居”和“小柴垣”①知名。

从野野宫前沿荒路前行，眼前很快开阔起来——岚山!

千重子在渡月桥前岸边一排松树那里上了公共汽车。

回到家，该怎样说父亲的情况呢……虽说母亲估计得出……

中京的町屋，由于明治维新前的“铁炮烧”和“咚咚烧”②而烧毁了很多。太吉郎的店也未能幸免。

所以，这一带尽管有紫红漆木格门、二楼细格窗等其有京都传统风格的店铺保留下来，但实际上也都不到一百年。太吉郎店后的土仓房，据说倒是没有在火灾中烧掉……

而且，太吉郎的店所以至今都未改成当今流行样式，一来同主人的为人有关，二来恐怕也是因为批发生意的势头不是很好。

千重子回到家，打开木格门，就能看见里面。

---

① “小柴垣”:低矮的木篱笆。

② “铁炮烧”和“咚咚烧”:发生于一七八八年和一八六四年的两场大火。

母亲阿繁坐在父亲那张桌前吸烟。左腕支颐，身体前趋，样子像是看书写字，但桌面上什么也没有。

“我回来了。”千重子凑到母亲身旁。

“啊，回来了，辛苦了！”母亲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你父亲怎么样？”

“怎么样呢……”千重子考虑如何回答。“买了豆腐带去。”

“森嘉的？你父亲高兴的吧？汤豆腐……？”

千重子点头。

“岚山怎么样？”母亲问。

“人多得不得了……”

“让你爸爸送到岚山的？”

“没有，寺主不在……。”千重子回答。“父亲好像在练毛笔字。”

“练字，”母亲没显得意外，“练字可以让心情沉静下来。我也想练呢。”

千重子注视母亲白皙而优雅的面庞。没有千重子能够读取的动静。

“千重子，”母亲轻轻招呼一声，“千重子，你嘛，你不愿意继承这个店也可以的……”

“……”

“想出嫁，出嫁也不碍事。”

“……”

“可听清楚了？”

“为什么那么说呢？”

“一两句说不明白，可母亲也五十了吧？想到什么说什么。”

“这个买卖，索性不做……？”千重子美丽的眼睛有些湿润。

“瞧你，一下子说那么远……”母亲微微一笑。

“千重子，你说咱们家这个买卖，不做也可以的，可是真心话？”

声音虽然不高，但母亲正经起来。千重子刚才看见母亲微微一笑，莫非看错了？

“真心话。”千重子回答。一丝疼痛从胸口掠过。

“我没有生气，别做那样的表情。能说出口的年轻人和听你这么说的老年人，哪个更寂寞，心里很清楚的吧？”

“妈妈，原谅我。”

“原谅也好，不原谅也好……”母亲这回真的微笑起来，“和我刚才对你说的也不是对不上号……”

“我冒冒失失的，说的什么自己都不知道。”

“人嘛——女人也同样——要尽量坚持自己的说法，坚持到底。”

“妈妈！”

“你父亲在嵯峨也说同样的话来着？”

“没有，父亲什么也没说……”

“是吗。也跟你父亲说说看，说一下……男人，有可能发脾气，但心里会高兴的。”母亲按住额头，“我坐在你父亲这桌子旁边，考虑你父亲来着。”

“妈妈都知道的？”

“怎么说呢。”

母女沉默片刻。千重子似乎忍不住了：

“该准备晚饭了，我去锦看一下？”

“去吧，谢谢。”

千重子站起身，走去店堂那边，下到裸土间。这裸土间本来细细长长通到最里面。店堂对面一侧的墙壁那里排列着黑色炉台，是做饭的地方。

如今到底不用这样的灶台了。灶台尽头安了煤气灶，铺了地板。如果像原来那样下面是灰泥地，上面开天窗通风，受不了京都冬天的严寒。

不过，老灶台没扒（大部分人家都还留着），这大概也是由于对灶王爷——火神“荒神”的信仰的普及之故。灶台后面供着镇火的神符，还摆着布袋①。布袋有七尊，每年初午②去伏见的五谷神社买一尊回来，越买越多。假如那期间有了死人，就要从第一尊开始重摆一遍。

千重子家的店，七尊灶神一尊也不少。因为这七年、十年来一直是父母和女儿三人，没有人去世。

一排灶神的横头放一个白瓷花瓶，每到第二天或第三天，母亲就换水，把搁板擦得干干净净。

千重子提起购物篮前脚走，后脚就有人跨入木格门内——一个年轻男子。

“银行的人！”

对方好像没察觉千重子。

---

① 布袋：大肚子布袋神，七福神之一。

② 初午：二月第一个午时。各地举行五谷神祭祀活动。

因是常来的年轻银行职员，千重子觉得没必要担心。但脚步重了起来。她靠近店前木格窗，用指尖一格一格轻轻摸着走动。

木格窗摸完以后，千重子回头看店，又抬头仰看。

二楼细格窗前一块旧招牌也闪入眼帘。招牌上面有小小的遮雨檐。那既像老店的象征，又像是一种装饰。

春天西斜的太阳懒洋洋照在招牌金字上面，反而显得冷清。店的厚布门帘也脱线泛白了，露出粗线脚。

唔，平安神宫的红色垂枝樱，也会因为自己的心情而有时显得冷清吧？千重子加快脚步。

锦市场一如往常，到处是人。

返回父亲的批发店附近时，看见一个卖花女，千重子打招呼道：

“也到我家吧？”

“嗯，谢谢。小姐回来了？真巧……”少女说，“去哪里了？”

“去锦了。”

“够辛苦的了。”

“献给神的花……”

“嗯，每次承蒙关照……挑您喜欢的！”

说是花，其实是杨桐①；说是杨桐，也无非是嫩叶。

每月的一日和十五日，卖花女都给送来。

“今天碰上小姐，太好了！”卖花女说。

千重子也因挑选长满嫩叶的小枝而心里充满生机。她一只手拿着杨桐走进家门。

---

① 杨桐：日语写作“榊”，故常供神佛之用。

“妈妈,我回来了!”千重子声音很是开朗。

千重子把木格门拉开一半。往路上看时,见卖花女仍在那里,于是招呼道:

“进来休息一会吧,喝杯茶。”

“嗯,谢谢。您总是那么热情……”少女点头。而后拿出一枝野花,走进裸土间。“倒是没什么情趣的野花……”

“谢谢。我喜欢野花的,亏你记得……”千重子看着山野里的花。

刚一进门,灶台前有一口古井,盖一个竹编井盖。千重子把花和杨桐放在井盖上。

“我拿剪刀来。对了,杨桐叶要洗洗才行……”

“剪刀这里有。”卖花女弄响剪刀,“府上的灶台总是干干净净,对我们卖花女真是难得。”

“母亲爱干净。”

“以为是小姐您……”

“……”

“灶台也好花瓶也好井台也好,不少人家近来都积了灰尘,很脏。所以卖花人心里也渐渐窝囊起来。到了你家总算舒了口气,让人高兴。”

“……”

可最重要的生意方面却好像一天不如一天。这点千重子没能向卖花女说出口。

母亲仍坐在父亲桌子旁边。

千重子把母亲叫来厨房,拿出在市场买的东西。母亲见女儿

从篮里取出摆开的东西,心想这孩子也变得俭朴了。虽说也是因为父亲去了嵯峨的尼姑寺不在家……。

"我也帮忙。"母亲也留在厨房,"刚才来的是常来的卖花姑娘?"

"嗯。"

"嵯峨的尼姑寺里,可有你给父亲的图画书?"母亲问。

"这——,倒是没有看见……"

"他可是把你给的书带去了的。"

那是保罗·格雷①、马蒂斯②、夏加尔③以及更加现代的抽象派画册。都是千重子为父亲买的,以为可能唤起父亲崭新的感觉。

"我们这里也不必非卖父亲自己画的东西不可。看好外面染的东西,拿来卖也没有什么。可是你父亲他……"母亲说。

"不过你总是那么热心穿父亲画出的和服,母亲我也要向你表示感谢。"母亲继续道。

"感谢什么呀……喜欢才穿的。"

"父亲看见女儿的和服和衣带,想必觉得有些寂寞。"

"妈妈!素是素一些,可仔细看,还是有味道的。还有人夸奖

---

① 保罗·格雷:Paul Klee(1879—1940),瑞士画家,以抒情见长,对二十世纪幻想艺术有明显影响。

② 马蒂斯:Henri Matiss(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代表人物。

③ 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法籍俄国画家,超现实主义画风先驱。

呢。”

千重子想起今天也跟父亲说了类似的话。

“漂亮姑娘，有时反倒适合穿素些的衣服。”母亲打开锅盖，用筷子扎了扎煮的东西。“你父亲怕是画不出艳丽时尚的东西了。”

“……”

“过去你父亲也画过光彩夺目出奇制胜的东西来着……”

千重子点头。

“妈妈你不穿父亲画的和服？”

“妈妈已经上年纪了。”

“上年纪、上年纪，没上什么年纪的嘛！”

“对于上年纪的人……”母亲仍然说道。

“作为无形文化遗产（人间国宝），小宫先生的‘江户碎花’，年轻人穿起来，反而效果好，很醒目，过路人都要回头看。”

“小宫先生那样了不起的人，和你父亲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吧。”

“我父亲从精神波段的底端……”

“说得那么玄乎！”母亲转动一下京都风韵的白皙脸庞，“不过千重子，你父亲也说了，要为你的婚礼创作花枝招展炫目耀眼的东西……，我也盼望很久了……。”

“我的婚礼……？”

千重子脸色有些抑郁，好一会儿没出声。

“妈妈，在你以前的人生当中，可有几次让心彻底翻个儿那样的事？”

“这个嘛，以前也说过，一次是和你父亲结婚的时候，一次是和你父亲两人捡起你这个可爱的婴儿逃走的时候——捡起你开

车跑了。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现在想起来也胸口怦怦直跳。千重子，你摸摸妈妈的胸口。”

“妈妈，千重子是弃儿吧？”

“不是，不是的。”就母亲来说，这次摇头算是很厉害的了。

“人的一生当中，都要做一两次可怕的坏事的。”母亲继续道，“掠走婴儿，这是比偷钱、比偷什么东西都罪孽深重的吧？或许比杀人还要恶劣。”

“……”

“你的父母想必痛不欲生吧？想到这点，现在也很想还回去，但还不成了。想找你的生身父母也没有办法找了……那位母亲说不定已经不在人世。”

“妈妈，别再说那样的话了……千重子的母亲只有您一个人。我是一直这么想着长大的……”

“这我知道。就因为这个，我的罪孽才分外深重……我和你爸爸已做好了下地狱的准备。下就下，只要能换来这世上可爱的女儿！”

一看，语气剧烈的母亲已经泪流满面。千重子也眼含热泪：

“妈妈，请您说真话，我是弃儿吧？”

“不是，我都说不是了……”母亲再次摇头，“千重子，你为什么总以为自己是弃儿呢？”

“我、很难设想爸爸妈妈会偷婴儿。”

“刚才不是说了么，人一生中总是要做一两次可怕的坏事的，坏得让心彻底翻个儿。”

“那么，我是在哪里捡的？”

"夜樱下的祇园。"母亲一口气说下去,"过去也可能讲过,樱花下一条凳子上,躺着一个可爱的婴儿,看着我们笑得像花一样,不能不抱起来的。一抱起来,胸口就咯噔一下受不了,直贴脸。再看你父亲,他说:阿繁,把这孩子偷走!哦?阿繁,跑,快跑!往下就不要命地跑。从芋棒①的平野屋前那里跳上车……"

"……"

"婴儿的母亲去了哪里一会儿,趁那工夫下手的。"

母亲的话并非讲不通。

"命运……那以后你就成了我们的孩子,有二十年了吧?对你来说,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就算好,也常常在心里合掌谢罪,请求原谅。你爸爸想必也是这样。"

"好,妈妈,对我是好的,我想。"千重子把两只手捂在眼睛上。

捡来的孩子也好,偷来的孩子也好,在户籍上,千重子是作为佐田家的嫡女记载的。

当父母第一次表明千重子不是亲生孩子的时候,千重子全然没有实际感受。当时她正在上初中,甚至怀疑自己有什么让父母不满意的地方,所以父母才那么说。

莫非父母担心左邻右舍的人讲给自己而事先挑明的?或者因为相信自己对父母爱得很深而又到了懂事的年龄也未可知。

千重子确实吃了一惊。但没怎么伤心。思春期到来后也没怎么为此烦恼。对太吉郎和阿繁的爱和亲密感没有变化,也没有做出刻意不在乎的努力。大概也同千重子性格的有关。

---

① 芋棒:虾芋煮鳕鱼干(棒鳕),京都名菜。

不过，既然不是亲女儿，那么生身父母应该在某个地方。有兄弟姐妹也是可能的。

倒是不想见……千重子想，日子过得不至于比这里苦吧?

再说那对千重子是虚无缥缈的。而这古老木格窗内幽深的批发店里的父母的忧虑却让她感同身受。

在厨房里双手捂眼也是因为这个。

“千重子，”母亲阿繁把手搭在千重子肩上摇晃一下，“过去的事就别问了。世上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玉掉在哪里。”

“玉？宝玉吧？要是能成为妈妈戒指上的玉就好了……”千重子振作精神干了起来。

收拾好晚饭碟碗，母亲和千重子上了后楼的二楼。

外面的细格窗二楼，天花板也低，是小伙计们睡的简陋房间。中院一侧有条游廊通往后楼的二楼。从店堂也能上去。过去曾把最好的老主顾让到后头二楼招待、留宿。现今大多数顾客都在面对中院的客厅里商谈。虽说是客厅，其实同店堂相连，两侧板架也堆满了和服料，一直堆到里面。客厅又宽又长，便于把东西摊开细看。这里一年到头铺着藤席。

后楼的二楼天花板高，有两个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是父母和千重子的起居室和卧室。千重子坐在镜前解开头发——长发梳理得十分整齐。

“妈妈！”千重子招呼纸拉门对面的母亲。声音里含有种种情思。

和服之都

作为大都市，京都树叶分外漂亮。

修学院离宫中和御所的松树群、古寺大院子的树木——即使除此之外，木屋町和高濑川岸边的垂柳、五条和堀川的垂柳等成排成行的树木在城中也会马上引起游客的注意。垂柳的的确确是垂柳，翠绿的枝条几乎垂地，十分窈窕。勾勒出圆熟线条的北山赤松等等也不例外。

尤其时下正值春天，东山嫩叶的叶纹都能看见。若是晴天，睿山嫩叶的色别也能分辨得出。

树木漂亮意味城市漂亮。这也同街道清扫得好有关。就连祇园等地方，里面的小路也都不脏，尽管幽暗古旧的小房子栉比鳞次。

制作和服的西阵一带也是这样。即使挤满小店铺一带，路面也都还算干净。格窗虽小，但都没有灰尘。植物园也是如此，没有乱扔的纸屑。

植物园建了美军用房，当然不准日本人进入，但美军撤走以后，又恢复了原样。

西阵的大友宗助喜欢植物园里的一条树阴路。那是樟木路。樟树不是大树，路也不长，但他常去走动，包括树梢刚发芽时……

那里的樟树怎么样了呢？有时他在织机声中想道，不至于被

占领军砍倒吧？

宗助等待植物园重新开放。

离开植物园再沿鸭川岸边稍走一会儿，是宗助的散步习惯。也可望着北山走动。一般都是一个人去。

虽说是植物园和鸭川两个地方，但宗助至多用一个小时。散步让人怀念啊！此刻也同样想了起来。

“佐田来电话了，”妻子招呼道，“好像在嵯峨那边。”

“佐田？从嵯峨……”宗助往账房走去。

纺织店的宗助同批发店的佐田太吉郎之间，虽然宗助小四五岁，但即使离开生意，两人也合得来。说起来，年轻时就算是“狐朋狗友”。不过近来多少有些疏远了。

“我是大友，好久没联系了……”宗助拿起听筒。

“啊，大友君！”太吉郎的语声一反常态，兴致勃勃。

“你到嵯峨去了？”宗助问。

“悄悄躲到静悄悄的尼姑寺来了。”

“那怕是够蹊跷的吧？”宗助有意说得客气些，“尼姑寺也有各种……”

“哪里，小小的尼姑寺……只年老的寺主一个人……”

“嗬，蛮好嘛，就算寺主一个人，和年轻女孩子……”

“傻话！”太吉郎笑道，“今天嘛，有一事相求。”

“好、好的。”

“这就去拜访如何？”

“请、请请。”宗助感到费解，“我是动身不得的，织机声电话里听见了吧？”

"其实,就是……好熟悉的声音。"

"说的什么呀?这个要是停了,情况会怎么样?和你藏身的尼姑寺不是一回事哟!"

不出半个小时,佐田吉太郎开车来到宗助的店,两眼闪闪生辉,开门见山地说道:

"想求这个……"说着,打开底图。

"嗬?"宗助盯着太吉郎,"衣带?就你佐田君来说,可是够新潮够艳丽的,嘿嘿,躲进尼姑寺之人的……"

"又来了……"太吉郎笑笑,"是我女儿的。"

"嘿嘿,织出来了,千金不是要吓个倒仰?问题首先是,这是用来扎的吗?"

"实不相瞒,千重子给了我两三本格雷厚厚的画册。"

"格雷、格雷……?"

"听说是抽象派先驱那样的画家。怎么说呢,温馨、典雅,有梦境,和日本老人的心也能相通。在尼姑寺我翻来覆去看个没完,结果有了这样的图案。和日本古代的衣料图案相差得实在太远了。"

"是啊!"

"织出来会怎么样呢?想请你织织看。"太吉郎兴致有增无减。

宗助看太吉郎的底图看了好一阵子。

"嘿嘿,好好!颜色的配合也……。好的。是你以前没有过的新潮,不过,也还沉稳。织起来怕不易。就让我用心试织一下好了。小姐的孝心、父母的慈爱,或许能好好表现出来。"

“谢谢……近来动不动就说创意啦感觉啦什么的，就连颜色也要考虑西方的流行色。”

“是啊，那未必高明。”

“我么，最讨厌带西方字眼的东西。日本不是早在王朝那时候就有优雅色调的吗？优雅得难以形容。”

“嗯，一个黑色就种种样样。”宗助点头道，“对了，今天也想来着，衣带店也有‘五十仓’那样的……那是一座四层西式建筑，现代工业。西阵想必也会变成那个样子。一天生产五百条衣带，不久从业人员也参加经营。平均年龄也就二十多岁吧。像我这样手织家庭作坊，不出二三十年就会烟消云散，是吧？”

“傻话……”

“要是能剩下来，说不定也成无形文化遗产那样的东西了。”

“……”

“或者像你佐田君这样的人琢磨格雷什么的……”

“保罗·格雷。躲进尼姑寺日以继夜想了十天半个月。这衣带的花纹、颜色，还不够老到吧？”

“非常老到，有一种高雅的日本情调。”宗助慌忙说道，“到底是你佐田。就让我织一条漂亮衣带好了。款式也要一丝不苟。对了，织还是由秀男替我织吧。就是我家的长子，知道的吧？”

“嗯。”

“秀男比我织得挺实……”宗助说。

“好，那就拜托了。我是批发商，常往地方出货。”

“瞧你说的。”

“这衣带不是夏令的，算是秋天的吧！请尽快织好……”

“啊，明白明白。配这衣带的和服呢？”

"先考虑衣带来着……"

"既是批发商店,当然会挑好的……怎么都无所谓的。不过,千金的婚事差不多也该准备了吧?"

"哪里哪里。"太吉郎像人家说自己似的脸红起来。

西阵的手织机,传三代都被认为是件难事。这大概是因为手织是工艺活儿。即使父母是出色的织工,有技艺手腕,也未必能传给孩子。哪怕儿子并不懒惰而认真努力也是如此。

但也有这种情况。如果孩子到了四五岁,那么首先要让他学缫丝。而长到十至十二岁,就接受织工训练,不久租机揽活儿。所以,孩子多往往要帮家干活,让家业兴旺。此外,六七十岁的老婆也可以在自己家里缫丝。有的人家祖母和小孙女为此一起对坐。

大友宗助家中,老妻一人卷衣带丝。由于一直低头坐着,看起来比实际年纪大,沉默寡言。

有三个儿子。各自用高机织衣带。高机有三台自然最好,但有的人家只有一台,有的人家租机使用。

如宗助所说,长子秀男技术超过父母,这点纺织户和批发户也都知道。

"秀男,秀男!"宗助招呼道,但儿子似乎没有听见。三台手织机都是木制,和数台机械织机不同,噪音并不很大,而宗助又以为发出的声音很响。但也许因为秀男的机在最外边靠近院子的地方,加之正在专心织最难织的衣带,所以父亲的语声似乎没有传到。

"老婆子,把秀男叫来这里好吗?"宗助对妻子说。

“嗯。”妻子拍一下膝，下到裸土间。一边往秀男织机那里走，一边用拳头捶腰。

秀男停住操作机杼的手，往这边看着，但没有马上站起，可能是累了的缘故。也许因为知是客人而不便挥胳膊伸懒腰。他擦了把脸走来说：

“这么乱糟糟的地方也劳您来了。”秀男绷着脸向太吉郎寒暄。看样子活计仍留在脸上身上。

“佐田先生画了衣带图案，希望咱家织。”父亲说。

“是吗？”听声音秀男还是提不起精神。

“是很要紧的衣带，我织不如由你来织。”

“是千重子小姐的衣带吗？”秀男白皙的脸这才转向佐田。

作为京都人来说，儿子脸上未免缺乏热情。父亲打圆场说：

“秀男一大早就干活，累了……”

“……”秀男没有应声。

“那么卖力气才能做出好活儿……”太吉郎反而安慰道。

“一个小衣带匠，脑袋还没回过神来，请多原谅。”秀男稍微点了下头。

“好，匠人就得这样。”太吉郎连连点头。

“在别人眼里，东西不怎么样是我们纺织户造成的。叫人格外难受。”秀男低头道。

“秀男，”父亲换了语声，“佐田先生不是那样。佐田先生躲进尼姑寺画出了底图，不是要卖的。”

“是吗？哦，在嵯峨的尼姑寺……”

“请你看看。”

“呃。”

太吉郎在秀男气势的冲击下，闯进大友店时的锋头大为受挫。

他把衣带图在秀男面前摊开。

"……"

"可以吗？"太吉郎小心地说。

"……"秀男默默看着。

"不行的吗？"

"……"

宗助对儿子执著的沉默忍不住了：

"回答呀，那不失礼吗？"

"呃。"秀男仍未抬头，"我也是个匠人，正在看佐田先生的图案，不同于一般活计。是千重子的衣带吧？"

"不错。"父亲点头道。但心里纳闷儿，觉得秀男和平日表现不一样。

"不行的吗？"太吉郎再次问道，口气终于重了起来。

"好的。"秀男很镇定，"没有说不行。"

"没有出口，可心里边……眼睛那么说的。"

"是吗？"

"什么呀……"太吉郎欠身往秀男脸上打一巴掌。

秀男没躲。

"随便你怎么打。我可是半点也不认为您的图案平庸无奇。"

也许被打的关系，秀男满面生辉。

接着，挨打的秀男双手触地道歉，变红的脸颊按也没按一下。

"佐田先生，请多原谅！"

"……"

"想必您生气了,但这衣带还是请让我来织。"

"是吗,本来是来相求的。"太吉郎想使自己平静下来,"我也要请你原谅。上了年纪,这才是不可以的,手都打痛了……。"

"要是借我的手打就好了。织工的手皮厚。"

两人笑了。

不过太吉郎心里还未释然:

"多少年没打人了呢?都快想不起来了……也罢,这请你谅解就是。我想问的是,秀男,你看我的衣带图案时,为什么表情那么古怪呢?能如实告诉我吗?"

"呃,"秀男脸上再次蒙上阴云,"一来我年轻,二来匠人这东西,看不大明白。你说是闷在嵯峨的寺院里画的,是吧?"

"是的。今天也要回寺院。对了,还要半个月……"

"到此为止吧,"秀男语气变硬,"请回家吧!"

"家里静不下心。"

"这衣带的图案嘛,艳丽、时髦、非常新颖,让我吃了一惊。心想佐田先生为什么画这样的图案呢?所以盯住细看……"

"……"

"让人眼前一亮自是有趣,可是没有温情的调和。怎么说呢,狂躁、病态。"

太吉郎面色发青,嘴唇颤抖,说不出话来。

"哪怕再僻静的寺院,倒也不至于有狐狸附在您身上……"

"唔——"太吉郎把图拉到自己膝前细看。"嘿……说得好。年纪轻轻的,了不起!谢谢……再好好想想,重新画来。"说罢,太吉郎慌忙卷起底图,塞进袖口。

"不,这就很好了,织出来的感觉会有所不同。色调也会因颜料和染丝……"

"谢谢。秀男,能把这底图暖暖地织成对我家女儿的爱情色调吗?"太吉郎嘴上虽这么说,但告辞话也没好好说就走出门去。

旁边就有一条小河,确是京味儿十足的小河。岸边的青草也以古典形状弯向河面。岸上的白墙是大友家吗?

太吉郎把衣带底图在怀里揉成一团,投进小河。

领女儿来御室赏花可好?——接得嵯峨打来的电话,阿繁困惑起来。从未和丈夫一起看过什么樱花。

"千重子、千重子!"阿繁求助似的呼唤女儿,"你父亲来电话了,来一下……"

千重子出来,把手搭在母亲肩上听电话。

"好的,母亲也领去。请在仁和寺前面的茶馆等我们。好的,尽快过去……"

放下电话,千重子看着母亲笑了。

"叫我们看花,妈妈也吃了一惊。"

"为什么把我也叫上呢?"

"御室的樱花现在开得正盛……"

千重子催促犹豫不决的母亲走出店门。母亲仍一副费解的样子。

御室的有明樱、八重樱作为城里的樱花开得较晚,大约是京都樱花的遗韵吧。

走进仁和寺的山门,左边的樱花林(或者樱树田)花团锦簇,压弯了树枝。

但太吉郎说:“哦,这个受不了!”

樱花林路上摆着宽大的坐榻,又喝又闹,一片狼藉。乡下的老婆婆们撒欢儿跳舞,男的醉倒了,大声打着呼噜,还有人从坐榻滚落下来。

“简直一塌糊涂啊!”太吉郎气恼地站着。三人都没往花中间去。当然,御室的樱花早就熟悉了。

里面树林腾起焚烧游客垃圾的青烟。

“怎么样,逃去安静地方吧。喂,阿繁?”太吉郎说。

刚要离开,只见樱花林对面松树下的坐榻上有六七个朝鲜女子,身穿朝鲜服装,敲着朝鲜腰鼓跳朝鲜舞蹈。情形相当优雅。松林绿色之间,山樱时隐时现。

千重子止住脚步,观看朝鲜舞蹈。

“爸爸,还是安静地方好。植物园怎么样?”

“噢,也好,或许。御室的樱花,只要看上一眼,对春天也就算尽了情理。”太吉郎出门上车。

植物园从这个四月重新开放。京都站前也有新开往植物园的电车往来不断。

“要是植物园也人多,就去加茂河边走一会儿。”太吉郎对阿繁说。

汽车在新绿笼罩的街上穿行。同新建的房子相比,还是古色古香的房子的嫩叶看上去更有生机。

从植物园门前的街树开始,眼前变得豁然开朗。

阿繁把入园券夹进衣带,心情也好像为开朗的景观变得开朗

起来。批发店集中的那一带,山也只能看见一角。何况阿繁很少走上店前的路面。

走进植物园,正面喷水池四周有郁金香开了。

“景色不是京都味啊,到底是美国建的房子。”阿繁说。

“喏,那里面就是。”太吉郎应道。

走近喷水池,尽管没有春风,却水花四溅。喷水池左前方有一座相当大的钢筋玻璃结构圆形屋顶温泉。三人隔着玻璃观看热带植物群,没进里边。毕竟是短时间散步。路右侧高大的喜马拉雅杉已经吐芽,底枝在地面铺展开来。虽是针叶树,但新芽那柔润的绿色,很难让人想到“针”这一字眼。和落叶松不同,不是落叶树。如果是,想必同样吐出梦幻般的新芽。

“给大友先生和他的儿子将了一车啊!”太吉郎突如其来说了一句。“手艺比他父亲厉害也就是了,可眼睛也够敏锐,一眼就能看穿。”

对于太吉郎的自言自语,不用说,无论阿繁还是千重子都莫名其妙。

“见到秀男了?”千重子问。

“听说是个好织手。”只阿繁应答。

太吉郎一向不喜欢被人细问。

沿喷水池右侧走到头往左一拐,好像有个儿童娱乐场。很多人的声音传来,草坪上堆了好多堆零碎行李。

太吉郎等三人从树阴向右拐去。没想到下到了郁金香园。花正开得灿烂,千重子几乎叫出声来。红、黄、白,还有类似黑山茶的深紫,一大朵一大朵开满各个花圃。

“嗬,这回往新和服上用郁金香如何?倒是够傻气的……”太

吉郎叹了口气。

太吉郎继续观看。如果说喜马拉雅杉的底枝如孔雀开屏,那么这里争妍斗艳五彩缤纷的郁金香该用什么比喻呢? 花色给空气着彩,就连身体也好像染上了颜色。

阿繁稍微离开丈夫,靠在女儿千重子身边。千重子觉得好笑,但脸上没表现出来。

"妈妈,白色郁金香前面的人,好像是相亲的。"千重子对母亲低语。

"呃,大概是。"

"别老看人家,妈!"女儿拉起母亲的衣袖。

郁金香花圃的前面有泉水,有鲤鱼。

太吉郎离凳站起,边走边贴近郁金香细看。他弯下身子,往花圃中间打量。折回两人跟前时,说道:

"西洋花虽然艳丽,但很快就看腻了。我嘛,还是竹林合适。

阿繁和千重子也欠身立起。

郁金香花圃是一片四面围着树木的洼地。

"千重子,植物园是西方庭园风格?"父亲问女儿。

"这——,不大清楚。不过是有些像。"千重子回答,"为母亲再多待一会儿吧。"

太吉郎又无奈地在花圃中走了起来。

"佐田先生……? 到底是佐田先生!"有人叫道。

"噢,是大友先生! 秀男君也一起来了?"太吉郎说,"想不到在这里……"

"啊,我才想不到……"宗助深深弯下腰去。"我喜欢这里的

樟树阴道，一直等待重新开园。树龄有五六十年了，一路慢慢、慢慢走过来的。”宗助再次低头：“前几天儿子真是冒犯了……”

“年轻人，没关系。”

“从嵯峨来的？”

“嗯，是从嵯峨。阿繁和千重子是从家里……”

宗助走到阿繁和千重子跟前寒暄。

“秀男君，这郁金香如何？”太吉郎语声约略透出威严。

“花活着。”秀男再次冷冷一句。

“活着？噢，的确活着。不过，我可是多少有点儿腻了。密密麻麻全是花……”太吉郎转过脸去。

花活着，虽然短命，但分明活着。一年年绽开花蕾——如同这大自然是活着的……

太吉郎又被秀男扎上一刺。

“我的眼光没到那个地步。郁金香花纹的衣料和衣带什么的，我不喜欢。若是好画家来画，郁金香或许成为生命永存的画。”太吉郎依然侧着脸说道，“古代的衣料就是这样。有的比这古老的京都还老。那种美丽，任凭谁都创作不出，只能模仿。”

“……”

“就说活着的树吧，也有比这京都更古老的，不是吗？”

“这么深奥的问题，我讲不来。天天吧嗒吧嗒忙活的纺织匠，不考虑那么高尚的东西。”秀男低头道，“不过，打个比方说，如果让贵千金千重子小姐往中宫寺或广隆寺的弥勒佛前一站，不知有多么美丽。”

“是想让千重子听了高兴吗？可惜了这个比方……秀男君，

姑娘很快就成老太婆的，快得很！"太吉郎说。

"是吗？我是说郁金香花活着。"秀男语声有了力度，"虽然花期短暂，但花开得尽情尽兴，不是吗？现在正当其时！"

"啊，那是。"太吉郎向秀男转过脸。

"我并没有想织那种能让子子孙孙扎下去的衣带。现在……只是在织哪怕只扎一年也能扎起来舒服的衣带。"

"好心劲儿！"太吉郎点头。

"别无选择。和龙村先生不一样，是吧？"

"……"

"我说郁金香花活着，就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情。现在虽开得正盛，但落的花瓣也有两三片吧？"

"那是啊。"

"说起落花，樱花叫'花雪纷飞'，是有情趣的，可郁金香花怎么样呢？"

"该说花瓣七零八落吧……？"太吉郎说，"只是，我对过多的郁金香有点儿厌烦，颜色过于艳丽，味儿都好像没有……上年纪的关系吧。"

"走吧！"秀男催促太吉郎，"送来我手上的衣带的郁金香纸型，不是活着的郁金香。这回开眼了。"

太吉郎等五人从洼地里的郁金香花圃走上石阶。

石阶旁边一片雾岛杜鹃，较之树墙，更像树堤一样长得蓬蓬勃勃。眼下虽不是花期，但那茂密的细碎嫩叶使得姹紫嫣红的郁金香愈发鲜艳夺目。

上到顶，右面开阔起来，原来是牡丹园、芍药园，都还没花。

大概是新修的，不大熟悉。

不过，东边可以望见北睿山。

睿山、东山、北山，几乎在植物园任何地方都望见，但芍药园东边的睿山似乎是正面。

“也许雾霭浓的关系，比睿山看起来好像低一些。”宗助对太吉郎说。

“是春天的雾霭，轻柔……”太吉郎望了一会儿，“可是，大友，从那雾霭可能想到春天的逝去？”

“是啊……”

“那么浓的雾霭，反倒……春天也快过去了。”

“是啊。”宗助重复一句，“真快！我连樱花都没怎么看呢！”

“也没什么稀罕的。”

两人默默走了一会儿。

“大友，从你喜欢的樟树阴那里回去吧！”太吉郎说。

“嗯，谢谢。我只要走那树阴就行。来的时候倒也是从那里钻过来的……”宗助回头看千重子，“小姐，陪陪我们可好？”

樟木街树左右两边已有树枝交叉。枝上的嫩叶还很柔软，微微泛红。没有风，但有的地方轻轻摇颤。

五人几乎不开口，缓缓走着。各自的情思在树阴下涌现出来。

秀男的话在太吉郎脑际挥之不去：秀男把千重子比作最优雅的佛像，以此说明千重子长得更美——莫非秀男被千重子吸引到这个程度？

不过……

假定千重子和秀男结婚，那么她将在大友纺织作坊的哪里呢？她会像秀男母亲那样起早贪黑缠线缠个不停？

回头一看，千重子正倾听秀男说话，听得不时点头。

就算“结婚”，千重子也不一定去大友家。让秀男作为养子上门也是可能的，太吉郎这样盘算。

千重子是独生女。如果出嫁，母亲阿繁将会多么悲伤！

秀男是大友的长男。父亲宗助说比自己技艺高强，可他还有二男、三男。

况且，虽然太记老店生意江河日下，连店里的古老样式都改造不起，但不管怎样，仍是中京的批发店，同三台手织机的纺织户不一样。一个人也不雇的家庭作坊，情况可想而知。这点在母亲亚纱子身上和粗糙的厨房也表现出来了。即便秀男是长男，如果好好说，也未必就不肯上门当养子。

“秀男君相当了不起啊！”太吉郎试着对宗助说，“年纪轻轻，人却靠得住，确实……”

“呃，谢谢。”宗助随便应道，“作活儿嘛，倒是很卖力气，但一到人前，就总那么没大没小……叫人担心啊！”

“那没什么。最近我就给秀男君一训再训……”太吉郎反倒喜滋滋地说。

“的确要请你原谅才行。就是那么个家伙。”宗助轻轻低头，“即便父母说的，想不通也不肯听的。”

“那是好事。”太吉郎点头，“今天怎么只让秀男一个人出来？”

“他弟弟也领来，家里的织机岂不停了？而且，他那个犟脾气，让他在我喜欢的樟树阴下走走，我想会多少变得柔和些……”

“好漂亮的树阴道。说实话，大友，我把阿繁和千重子领到植

物园来,也是因了秀男君的热心劝告。"

"哦?"宗助诧异地盯视太吉郎,"是想看小姐的美貌吧?"

"哪里、哪里。"太吉郎赶忙否定。

宗助回头看去。秀男和千重子落后几步走着。阿繁又落后几步。

从动物园门出来,太吉郎对宗助说:

"这车你用好了。西阵很近。这时间里我们在加茂堤上散散步……"

宗助正在犹豫,秀男先把父亲让进车内:

"就坐车走吧!"

佐田一家站着目送车离开。宗助从座位欠身致意。秀男则看不清楚,不知是不是低头的缘故。

"好个有趣的儿子!"太吉郎就连打秀男嘴巴的场景也想了起来,忍住笑问:"千重子,能和那个秀男那样说话,年轻姑娘怕是够受的吧?"

千重子眼睛露出羞色:"在樟树阴道上……? 我只是听着。不知他为什么那么能说,那么起劲……"

"喏喏,不是喜欢你的么? 这点儿事还看不出来? 说你比中宫寺和广隆寺的弥勒佛还要漂亮……我都吃了一惊,那个别扭鬼居然这么说。"

"……"千重子也很吃惊,连脖根都有些红了。

"说什么来着?"父亲问。

"说西阵手织机的命运。"

"命运,哦?"父亲似乎陷入深思。

"说命运，是够深奥的，不过，到底说是命运……"女儿回答。

出了植物园，右面的加茂川河堤上是一排松树。太吉郎率先从松树间走下河滩。虽说是河滩，其实更像是长着嫩草的狭长的草地。河水拍打河堤的声响陡然传来耳畔。

人们在嫩草上弓身坐下，打开饭盒。既有一伙伙老年人，又有结伴而行的年轻男女。

对岸上行车道的下面也有散步场所。稀稀落落的叶樱对面，西山以爱宕山居中绵延不断。河流上游，北山看上去很近。这一带是风景区。

"坐一坐吧！"阿繁说。

从北大路桥的下面，可以窥见河滩草地上少许晾晒的友禅丝绸。

"呃，春天了。"阿繁四下张望了好一会儿。

"阿繁，那个、秀男怎么样？"太吉郎问。

"怎么样？指的什么？"

"作咱家的上门女婿……？"

"哦？突然提起这个来……"

"人靠得住吧？"

"那倒是。那，得问问千重子。"

"千重子以前就说绝对服从。"太吉郎看着千重子。"你说呢，千重子？"

"那种事可强加不得。"阿繁也看千重子。

千重子低着头。水木真一的面影浮上眼前。那是年幼时的真一——描眉，涂口红，化妆，身穿王朝风格的衣服，坐在祇园祭彩车顶端。不用说，那时千重子也小。

北山杉

远自平安王朝时期以来，说起山似乎就是比睿山；说起节庆活动似乎就是加茂祭。

五月十五日的葵祭已经过去了。

在葵祭勅使队伍中增加斋王队伍，是从昭和三十一年①开始的。此乃进入斋院前须在加茂川净身这一古代仪式的复活：前面是坐轿子的身穿宽袖长身礼服打扮的命妇，侍女孀童女们紧随其后，让伶人奏乐，斋王以十二单礼服装束乘牛车驶过。由于装束关系，加上斋王是女大学生那样的年龄，所以既古雅又娇艳。

千重子的同学里边也有被选为斋王的姑娘。当时千重子她们也去加茂堤看游行队伍。

在有很多古寺、古神社的京都，或许可以说，几乎天天都在哪里有大大小小的“祭”。查看“祭”历，让人觉得五月间总有什么活动。

祭神献茶、茶会、野外点茶，总有锅灶在哪里支着，多得几乎转不过来。

可是，今年五月，千重子就连葵祭也漏看了，因为五月多雨。同时也是由于从小就被领着看了好多好多。

---

① 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年。

樱花固然好，但千重子也喜欢去看嫩叶和新绿。高雄一带的枫树嫩叶自不用说，若王子一带也让她喜欢。

从宇治拿来新茶泡茶时，千重子说：

“妈妈，今年连去看采茶也忘了。”

“茶还有正在采的吧？”母亲说。

“有没有呢……”

那时植物园里的樟树阴，恐怕也很难比得上初萌新叶那花一般的娇美。

朋友真砂子来电话邀她：

“千重子，不去看高雄的枫嫩叶？人也比看红叶时少……”

“不晚吗？”

“比城里冷，应该可以的。”

“唔，”千重子略一停顿，“跟你说，看完平安神宫的樱花，去看周山的樱花就好了，可是忘个精光。那棵古树……。樱花已经不行了，想去看北山杉。高雄离得近吧？看见北山杉那亭亭玉立的样子，心里就一下子畅快了。不去看杉？同枫树相比，更想看北山杉。”

高雄的神护寺、槙尾的西明寺、栂尾的高山寺——既然来到这里，千重子和真砂子还是看了这里的枫树绿叶。

神护寺和高山寺都要爬陡坡。已经换上初夏轻便西裙、脚上是低跟鞋的真砂子还好，可一身和服的千重子怎么样呢？真砂子打量千重子。不料千重子无所谓似的说：

“你怎么老盯着我啊？”

“好漂亮啊！”

"漂亮啊!"千重子停住脚步,一边俯视清瀑川一边说,"原以为绿色已经气势汹汹了,结果这么清秀。"

"我……"真砂子忍住笑似的说,"千重子,我是在说你呢!"

"……"

"为什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孩生出来呢?"

"瞧你!"

"素雅的和服在绿色当中更能衬托你的漂亮。若穿艳丽的,那也一定妩媚……"

千重子穿的略显沉稳的紫色和服。衣带是父亲毫不心疼地剪下来的那幅印花布。

千重子登上石阶。她想起神护寺里的平重盛①和源赖朝②的肖像画,被视为世界名画安德烈・马尔罗③的肖像画,以及平重盛脸颊或其他什么地方隐约残留的红晕。正这么想着,真砂子说了这番话。在这之前也从真砂子口中几次听得同样的话。

在高山寺,千重子喜欢从石水院宽阔的檐廊看对面的山姿。对于开山祖师明惠上人④的树上坐禅肖像画她也喜欢。壁龛一侧挂的是"鸟兽戏画"的画卷复制品。两人在这里的檐廊受到了茶水招待。

---

① 平重盛:1138—1179,日本平安时期(794—1192)的著名武将。

② 源赖朝:1147—1199,镰仓幕府(1192—1333)第一代将军,武士政权的奠基者。

③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国小说家、政治家。

④ 明惠上人:1173—1232,镰仓初期僧人。华严宗中兴之祖、高山寺开山祖师。

高山寺再往里，真砂子就没进去过了。游客大多到此止步。

记忆中，千重子跟父亲去周山看樱花时采了笔头菜回来。笔头菜又粗又长。既然到了高雄，哪怕一个人也要去北山杉的村落。现已并入市区，为北区中川北山町，一百二三十户，称村好像更合适。

“我经常走路，走着去吧。”千重子说，“路又好走。”

清瀑川岸边，崇山峻岭迎面逼来。不久，可以看到优美的杉树林了。那是笔直笔直挺立的杉树，一看就知是人工精心护理的。作为名贵木材的北山圆木，只有这个村子出产。

大概是三点间休时间吧，看样子打完草的一伙女人从杉山下来。

真砂子呆呆站着盯视一个姑娘说：

“千重子，那个人很像你。和你一模一样，不是吗？”

那个姑娘身穿藏青碎白花窄袖上衣，系着吊袖带子，下身穿劳动裤，扎着围裙，手背戴着护套，并且头扎毛巾。围裙围到身后，两侧开衩。略带红色的，只有从劳动裤探出的细绳。其他姑娘也是同样装束。

样子大体同卖柴女、卖花女差不多。但不是到城里卖东西的，仅仅是上山干活的打扮。估计是在山野间劳动的日本妇女形象。

“真像，像得不可思议。千重子，好好看看！”真砂子重复道。

“真的？”千重子没有好好看，“瞧你，冒冒失失的。”

“谁冒失了？那么漂亮的一个人……”

“漂亮倒是漂亮……”

“简直像是你的私生子!”

“嗐嗐,乱说一气!”

给千重子这么一说,真砂子差点为自己唐突的失言笑出声来,赶紧捂住嘴:

“陌生人偶然相像这种事倒是有的,可也太像了,可怕!”

那个姑娘也好一起走的其他姑娘也好,都几乎没有注意到千重子真砂子两人,很快走了过去。

那个姑娘头上毛巾扎得很低。虽然刘海可以瞥见,但脸颊差不多遮去一半。没能像真砂子说的那样看清楚她的脸。毕竟不是面对面。

何况,千重子到这村子来过几次,也看到过男人们剥完杉树圆木粗糙的表皮后,女人们再细剥树皮的场景。在冷水或热水中软化菩提瀑布的砂子,用来打磨圆木的情形也看见过。因此,她觉得对姑娘们的长相多少有些印象。毕竟那些加工活是在路边等户外地方做的。小山村也没有多少姑娘。不过,当然不可能一个个细看姑娘们长什么样。

目送姑娘们的背影,真砂子也多少冷静下来,但仍然重复道:

“不可思议啊!”而后再次端祥千重子的相貌,摇了摇头。“还是像。”

“哪里像?”千重子问。

“这个么,一种感觉。你问哪里像,很难表达,但眼睛鼻子……。中京的小姐和这山里的姑娘,不一样是理所当然的,抱歉。”

“不是那个意思……”

“千重子,跟在那姑娘后头到她家瞧瞧,怎么样?”真砂子意犹

未尽地说。

跟到姑娘家察看，就算真砂子再开朗，也不过是口头说说罢了。但千重子放慢脚步——慢得几乎停下——或仰望杉山，或打量家家户户排列的杉树圆木。

白杉圆木粗细大体一致，打磨也很漂亮。

“工艺品似的。”千重子说，“修茶室用的也好像是这个。甚至可能运去东京和九洲……”

圆木靠着檐前整齐立成一排，二楼也立着。有一户人家在二楼圆木排前面晾着内衣之类，真砂子好奇地看着。

“这户人家的人，怕是住在圆木队列里吧？”

“冒失鬼，你这人真是的……”千重子笑道，“挨着圆木小屋的，不就是蛮气派的房子吗？”

“啊，二楼晾着衣服什么的……”

“说那个姑娘像我，也是你这嘴巴。”

“那是两回事。”真砂子认真起来，“说你像她，很意外？”

“意外倒是一点也没有……”说到这里，那个姑娘的眼睛倏然浮现出来——健康的劳动身姿中那又深又黑的眼睛含有一丝忧郁。

“这个村子的女人都那么劳动？”千重子像要逃脱什么似的问。

“女人和男人一起劳动，不是什么稀罕事。老百姓嘛，卖菜的、卖鱼的……”真砂子放松语气，“你千重子这样的小姐，倒是看什么都感动。”

“我也自以为是在劳动的。你才那样！”

“啊，我是不劳动的。”真砂子痛快承认。

“说起来都是劳动，真想让你看看这个村子的姑娘是怎么劳动的。”千重子又望一眼杉山，“差不多该打树枝了吧。”

“打树枝，什么打树枝？”

“为了让杉树长好，要用柴刀把多余的树枝砍掉。有时候好像用梯子，还有时候像猴子一样从这棵杉树梢跳到那棵杉树梢……”

“危险！”

“有人一大早就爬上树，干到吃午饭时也不下来……”

真砂子也往杉山仰望。一排排笔直矗立的树干是那么赏心悦目。树梢留的叶丛也宛如精巧的工艺品。

山不高，也不很深，抬头可以看见山顶上整齐排列的一棵棵杉树干。既是用来修建茶室 的，那么可以说，林相也带有茶室风貌。

只是，清瀑川两岸的山岭很陡，窄窄地插入峡谷。雨量多，日照少，据说这也是培育优良杉树圆木的一个原因。风想必也自然受阻。一遇强风，杉树势必由于新年轮不够硬而弯曲变形。

村里的人家，房子只在山脚河岸排成一排。

千重子和真砂子走到小村子尽头，然后返回。

有打磨圆木的人家。把浸过水的圆木捞上来，女人们用菩提沙细细打磨。沙子看上去类似桦树色的粘土，据说是从菩提瀑布下面取来的。

“要是那沙子用完了，怎么办呢？”真砂子问。

“一下雨就和瀑布一起落了下来，沉在河底。”年纪大的女人

回答。

够好玩儿的,真砂子心想。

可是,如千重子说的,女人们双手一直忙个不停。圆木才五六寸,能作柱子使用吗?

对方介绍说,打磨好以后水洗晾干,然后缠上纸或用草包好,等待运走。

清瀑川石滩上也有的地方栽上了杉树。

看着山上齐刷刷的杉树和房檐排列的杉树,真砂子眼前浮现出京都老户人家一尘不染的紫红漆木格窗。

村子的入口有个叫菩提道的国铁公共汽车站。估计上方有瀑布。

两人从那里上了回程公共汽车。沉默好一阵子,真砂子忽然冒出一句:

"人世的姑娘要是也像那杉树一样长得笔直就好了。"

"……"

"不过我们怕是得不到那么尽心尽意的照料啊!"

千重子差点儿笑出声:

"真砂子,见面了?"

"嗯,见面了。坐在加茂川岸边青草地上……"

"……"

"木屋町地板上也坐了很多客人,灯也点亮了。不过,我是朝后坐的,地板上的人看不出我们是谁。"

"今晚呢……?"

"今晚约的是七点半,天还没黑呢。"

看样子,千重子有些羡慕那种自由。

千重子一家三口在面对中院的后楼客厅吃晚饭。

“今天从岛村那里拿来好多瓢正老店的竹叶寿司。家里只做了汤汁。”母亲对父亲说。

“是吗。”

鲷鱼竹叶寿司是父亲喜欢的东西。

“掌勺人回来有点儿晚了……”母亲在说千重子,“又去看北山杉了,和真砂子……”

“唔——”

伊万里盘子满满装着竹叶寿司。剥开包成三角形的竹叶,饭团上贴着薄薄的鲷鱼片。汤碗里主要是豆腐皮,加了一点点香菇。

一如外面的紫红漆木格窗,太吉郎的店也保留着京都批发店的风格。如今已成公司了,总管、小伙计也是职员,大多改为通勤。只有近江来的两三个小伙计住在临街有细格窗的二楼,晚饭时间的后楼很静。

“千重子好像喜欢去北山杉的村子。”母亲问,“为什么?”

“杉树全都那么潇洒,站得笔直笔直,要是人心也那个样子该有多好。”

“那不是和你一样的么?”母亲说。

“不,我么,弯来扭去的……”

“噢,是吗?”父亲插嘴,“再直心眼的人也要左思右想的。”

“……“

“那也未尝不好嘛。像北山杉那样的孩子,可爱自是可爱,却不可得。就算得到,有的时候也怕是要遇上大麻烦吧?树哪怕弯

了扭曲了，只要长大就行，父亲是这么想的……看这小院子那棵老枫树！”

“对千重子这样的孩子说什么呢？”母亲有些不快。

“知道、知道，千重子是直性子姑娘……”

千重子面对中院，沉默有顷。

“像枫树那样强韧，我……”千重子声音含有悲伤，“也就是枫树干凹坑那里长的堇菜吧。啊，堇菜花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

“真的……明年春天还会开的。”母亲说。

低着头的千重子的目光落在枫树根下的基督石灯笼上面。在房间的灯光下，风化的圣像看不大清楚，但似乎在祈祷什么。

“妈妈，我到底是在哪里生的？”

母亲同父亲对视一下。

“在祇园的樱花下。”太吉郎斩钉截铁。

在祇园夜樱下生的，那岂不是和《竹取物语》①差不多？在那个童话中，赫夜公主出生在竹节与竹节之间。

正因如此，父亲才反倒说得斩钉截铁。

既然是樱花下出生的，那么说不定像赫夜公主那样有人从月亮上下来把她接走——千重子想起一个轻松的玩笑，但没有说出口。

弃儿也好捡来的也好，反正父母不知道千重子在哪里出生

---

① 《竹取物语》：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传奇故事。赫夜公主从竹中出生，由伐竹翁养大。长大后拒绝贵公子和皇帝的求婚，于十五月圆之夜返回月宫。

的。千重子的生身父母怕也不知道。

千重子后悔问了一件糟糕事。但还是不道歉为好。那么，自己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呢？虽然自己也不清楚，但未尝不同怔怔想起真砂子的话有关：真砂子说北山杉那个姑娘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千重子不知把目光放在哪里，姑且望着老枫树的上方。不知是月亮出来了，还是闹市区灯光辉映的，夜空微微泛白。

"天空颜色变得像夏天了。"母亲阿繁也抬头望天，"跟你说，千重子，千重子是在这个家出生的，虽然不是我生的，但是在这个家出生的。"

"知道了。"千重子点头。

一如对真一说的，自己不是从圆山夜樱下被阿繁夫妇捡来的婴儿，而是被扔在店门口的孩子。是吉太郎抱起来的。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太吉郎也三四十岁，生活相当放荡。妻子很难马上相信丈夫的话。

"尽说好听的……不是哪个艺伎生的孩子给你抱来了？"

"傻话！"太吉郎正色道，"好好看一下这孩子身上穿的，这会是艺伎的孩子？嗯，哪里会是艺伎的？"他把孩子递给妻子。

阿繁接过婴儿，将冰冷的脸蛋儿贴在自己脸颊。

"这孩子怎么办？"

"到里面慢慢商量。干吗呆愣愣的？"

"刚生出来啊！"

因为不知道父母，没法作为养子，户籍上报的是嫡女。取名千重子。

俗话说领养孩子招弟弟，但阿繁没能生育。她把千重子作为

独生女百般疼爱。岁月流逝很快,以致太吉郎夫妇没时间对什么样父母扔的这点耿耿于怀。千重子的生身父母是生是死也不知道。

晚饭后的收拾很简单。归拢竹叶寿司的竹叶、冲洗汤汁碗就可以了。千重子一个人做。

之后,千重子躲进二楼自己的卧室,翻阅父亲带去嵯峨尼姑寺的保罗·格雷画册和夏加尔画册。入睡后不久,千重子被“啊——、啊——”梦魇之声惊醒。

“千重子,千重子!”母亲从隔壁招呼千重子。

没等千重子应声,纸拉门开了。

“魇住了吧?”母亲走进来,“做梦?”

说着,坐在千重子身边,打开枕头灯。

千重子坐在褥子上。

“啊,这么多汗!”母亲从千重子的梳妆台取来纱巾,擦千重子的额头,擦她的胸。千重子任凭母亲处理。多么白皙漂亮的胸啊,母亲想道。“给,腋下……”母亲把纱巾递给千重子。

“谢谢,妈妈。”

“做了个可怕的梦?”

“是的。梦见从高处掉下来……在怕人的绿色中飕飕往下掉,看不见底。”

“那是谁都常做的梦。”母亲说,“掉在没底的地方。”

“……”

“千重子,别感冒了。”母亲说,“不换上睡衣?”

千重子点头。胸口还没平静下来。刚要立起,腿晃了晃。

“好、好，妈妈给你拿来。”

千重子依然坐着，腼腆而灵巧地换上睡衣，刚要叠换下的那件，母亲说：

“不用叠了，洗一洗。”

母亲拿起来投去角落里的衣架。再次坐到千重子枕边。

“做那样的梦……千重子，莫不是发烧了？”母亲把手心贴在女儿额头，反倒有些凉。

“唔，怕是去北山杉村子累着了吧？”

“……”

“脸色让人担心。妈妈也来这里睡吧。”母亲要去搬被褥。

“谢谢……已经回过神来了。您放心睡吧！”

“是吗？”母亲一边说着，一边钻进千重子被窝的一侧。

千重子贴上身来。

“千重子，长这么大了，妈再不能搂你睡觉了。你说，奇怪吧？”

但母亲先安然睡了过去。千重子手摸母亲的肩，怕母亲受凉。之后熄灯。千重子睡不着。

千重子做的梦很长。对母亲说的，不过是个尾巴罢了。

较之梦，一开始更是半睡半醒之间，反倒不无开心地想起今天和真砂子去北山杉村子的事。真砂子说像自己的那个姑娘也记得比那时还要清晰，不可思议。

梦的最后在绿色中滑落的那个绿色，有可能是留在心中的北山杉。

鞍马寺的伐竹会，是太吉郎喜欢的活动，因为其中有男人气概。

对太吉郎来说，年轻时就去看了好几回，没什么稀罕，但这次想领女儿千重子去。何况今年由于经费的关系，不是说十月不办鞍马节那场“火祭”了么！

太吉郎担心下雨。伐竹会是六月二十日，正值梅雨时节。

十九日，下了一场作为梅雨有些偏大的雨。

“下这么大，明天会停的吧！”太吉郎不时仰望天空。

“爸爸，我不在乎什么下雨。”

“那倒是，”父亲说“不过还是好天气好……”

二十日雨也淅淅沥沥。

“把门窗关好，讨厌的潮气，衣料要受潮的。”太吉郎对店员说。

“爸爸，鞍马就不去了吧？”千重子问父亲。“明年还有，就算了吧。近来一直云雾缭绕的鞍马山……”

参加伐竹会的，不是僧侣，主要是村民。被之为法师。作为竹筏会的准备，将四根雄竹、四根雌竹分别横向绑在大殿左右竖立的圆木上。雄竹切根留叶，雌竹带根。

面向大殿，左侧称丹波座，右侧称近江座，古来如此。

当班人家的人身穿古代中国传来的白绢素服，脚穿武士草鞋，斜披玉带，腰插两把刀，像弁庆冠那样头缠五条袈裟，腰围着南天无竹叶。伐竹的山刀收在锦袋中。由开路之人领往山门。

午后一时许。

僧人吹响法螺，伐竹由此开始。

两名童男齐声对管长①说：

① 管长：日本神道教中位居某宗派最高职位之人。教长，道长。

"伐竹神事,恭喜恭喜!"

之后,童男分赴左右两座,分别赞道:

"近江之竹,完美无比!"

"丹波之竹,完美无比!"

砍竹首先把圆木上绑的粗雄竹砍断放好,细雌竹则原样不动。

童男向管长报告:

"伐竹完毕!"

僧人们进入大殿诵经。抛撒夏菊代替莲花献花。

管长走下祭坛,打开丝柏扇,上下扇动三次。

随着"噢——"一声喊,近江、丹波两座各有两人把竹砍为三段。

太吉郎想让女儿看这伐竹会。正为雨踌躇之间,秀男腋下夹着包袱走进木格门:

"小姐的衣带,终于织好了。"

"衣带……?"太吉郎显得诧异,"女儿的衣带?"

秀男单腿跪下,郑重地双手扶地。

"郁金香花纹的……?"太吉郎语气轻松。

"不,您在嵯峨尼姑寺画的……"秀男一本正经,"那时因年轻气盛,真是冒犯您了。"

太吉郎心中一惊:

"哪里,我只是一时别出心裁罢了。你的批评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必须感谢才是。"

"我织了那条衣带,带来了。"

"哦?"太吉郎大吃一惊。"那张底图,我可是团得皱皱巴巴扔到府上旁边一条小河里了!"

"扔了……? 是吗?"秀男镇定自若,"图我看了,噢,已经装在脑袋里。"

"交易?"说着,太吉郎额头蒙上阴云,"可是,秀男君,我扔去河里的底图,你为什么织出来了呢? 嗯? 为什么又织出来了?"太吉郎重复道。一股不知是悲哀还是愤怒的情绪涌上胸间。"没有温情的调和,狂躁、病态——这么说的,不是秀男你么?"

"……"

"所以,从府上一出门,就把底图扔进了小河。"

"佐田先生,请多原谅。"秀男再次双手扶地道歉。"我也是因为不得不织无聊的东西织累了,心慌意乱的。"

"我的脑袋也是。嵯峨的尼姑寺里,静倒是静,但只有一个年纪大的尼姑,中午有个雇的老婆婆来一下,冷清、寂寞……。再说,我的生意也日落西山了,你所说的,我觉得十分有理。我这个批发商也没必要非画底图不可。那张新奇的底图……就更不该画。"

"我也想了很多。在植物园见到小姐后又想了一些。"

"……"

"能看看衣带吗? 如果不中意,您就在这里用剪刀咔嚓咔嚓剪掉。"

"呃。"太吉郎点头,招呼女儿,"千重子、千重子!"

在账台同总管并排坐着的千重子站了起来。

秀男的浓眉下双唇紧闭,显得信心十足。但解开包袱的指尖

微微颤抖。

太吉郎难以启齿似的往千重子那边移过膝头。

“女儿,看看,这是父亲的图案。”太吉郎也没解开,照样递了过去,样子有些紧张。

千重子把衣带边儿稍稍展开一点:

“啊,爸爸,根据格雷画册想出来的吧?在嵯峨想的?”说着,一直展到膝部。“啊,太好了。”

太吉郎苦着脸沉默不语。但内心非常震惊:秀男居然把自己的图案整个装进脑袋!

“爸爸,”千重子语声天真而欢快,“真是条好衣带!”

“……”

然后摸着衣带质地对秀男说:

“织的见功夫啊!”

“呃。”秀男低下头去。

“让我拉到这里展开看看可好?”

“嗯。”秀男应道。

千重子起身,在两人面前展开衣带。手搭在父亲肩上,站着欣赏。

“爸爸,您看怎么样?”

“……”

“很好吧?”

“真的好?”

“嗯,谢谢,爸爸。”

“再仔细看看。”

“新花纹,当然还要看配什么和服……不过真是好衣带!”

“是吗？啊，满意就向秀男君道谢！”

“秀男君，谢谢！”千重子在父亲背后跪下，朝秀男低头。

“千重子，”父亲唤道，“这条衣带可有调和，心的调和……”

“哦？调和？”千重子感到意外，重新注视衣带。“至于调和，恐怕要看穿的和服和穿和服的人……眼下倒是流行故意打破调和的衣裳……”

“唔。”太吉郎点头。“说实话，这衣带的底图给秀男君看时，他说没有调和。所以，父亲把底图扔进了秀男君织场旁边的小河。”

“……”

“想不到，一看秀男织出来的东西，岂不跟父亲扔掉的一模一样？颜色倒是多少有些不同，由于颜料和彩线的关系。”

“佐田先生，请您原谅。”秀男双手触地道歉。

“小姐，冒昧相求，能把衣带贴在腰间试试？”

“这件和服……”千重子立起，缠上衣带。旋即，千重子娇艳地浮现出来。太吉郎也放松了表情。

“小姐，不愧是令尊的作品！”秀男双目生辉。

祇园祭

千重子提着大购物篮出了店门。本打算沿御池街往上走到麸屋町的汤波半，但在御池街看见从睿山往北山上方仿佛熊熊燃烧般的天空，不由得站了好一会儿。

夏日天长，到晚霞时分还早，天空色调也不寂寥。但见蒸蒸腾腾的烈焰在空中延展开去。

"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头一次！"

千重子掏出小镜子，把自己的脸庞照在强烈的云色之中。

"忘不掉，一生都忘不掉。……人这东西，也许一切取决于心情。"

大概是受这云色压抑的关系，睿山和北山变成了深蓝色。

在汤波半，豆腐皮、牡丹豆腐和八幡卷已经做好了。

"您来了，小姐！祇园祭把人忙得不得了，只有对老主顾我们才这样。"

这家店平时只接受事先预定的。京都就是有这样的糕点店。

"祇园祭到了。谢谢您多年关照！"汤波半的女子把千重子的篮子装得满满的。

所谓"八幡卷"，就像鳗鱼八幡卷那样，把牛蒡放在豆腐皮里包起来。至于"牡丹豆腐皮"，则和油炸豆腐什么的相似，把白果馅包在豆腐皮里。

汤波半是二百多年前就有的老店，在“咚咚烧”那场大火中幸免于难。倒是多少有所改动……比如，小天窗安了玻璃，制作豆腐皮的炕炉改为砖砌。

“以前是炭火，添炭时有灰进去，结果豆腐皮斑斑点点的，就改烧锯末子。”

“……”

隔成四方形的铜锅列成一排。女子用竹筷子从锅中把上面约略变硬的豆腐皮巧妙地挑起，晾在上方的细竹竿上。竹竿分上下几层，豆腐皮随着逐渐变干而往上移。

千重子走进作坊的里面，手扶一根老柱。和母亲一起来时，母亲每每抚摸这根大立柱。

“什么木的？”千重子问。

“丝柏。很高，一直通到顶上，笔直笔直……”

千重子也摸了一会儿这根古老的立柱，然后出门。

回去的路上，练习祇园会鼓乐的声音越来越响。

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热闹的人，也许误以为祇园祭仅仅是七月十七日这一天的彩车巡游，顶多十六日夜里来看前夜祭。

但实际上，祇园祭的活动整整持续七月一个月。

七月一日，在每一条将有彩车巡游的街上，开始迎接“吉符”，同时奏乐。

乘坐童子的长刀彩车每年都在巡游队伍的前头，但其他彩车的顺序，则在七月二日或三日由市长在抽签仪式上决定。

彩车提前一天搭好。而七月十日“洗神轿”应是活动的主要节日。洗神轿在鸭川四条大桥上进行。说是洗，其实仅仅是神官

用杨桐枝蘸水往神轿上淋一淋。

接下去，十一日童子参拜祇园社。那是坐在长刀彩车上的童子。另有童子骑马，戴高高的黑漆帽子，穿古代公卿礼服，有侍从跟随。童子如此前去接受五位官阶。五位以上即是所谓殿上人①。

过去神佛混在一起，有时甚至把童子左右两边的侍童比作观音、势至两位菩萨。也有时把童子在神前接受官位比作童子与神结婚的婚礼。

"那怎么行，我可是男的!"水木真一当童子时曾这样说道。

而且，童子是"另外开伙"的，吃的东西要同家人吃的分开煮。不过，现在已经简化了，只是在童子吃的食物上面用火镰打上火花。以致流传这样的说法：家人马虎忘了，童子就提醒说"火镰、火镰!"

总之，童子并非巡游一天就完事的，这个那个颇不容易。还要去彩车街上来回寒暄。庆典也好童子也好，都差不多要一个月。

较之七月十七日彩车巡游，京都人似乎宁愿领略十六日前夜祭的情致。

祇园会即将来临。

千重子家的店也把临街木格窗卸了下来，忙着做准备。

千重子是京都姑娘，而且店就在四条大街附近，又是八坂神社区段的居民，所以对年复一年的祇园祭早都习以为常了。不过

---

① 殿上人：日本古代可以进殿参见天皇的人。

京都炎夏的一种庆典活动罢了。

最让她怀念的是坐在长刀彩车的真一童子形象。每当庆典开始,听得奏乐之声,看到彩车被许多手提灯笼围拢起来,那一形象便在眼前闪现出来。那大约是真一和千重子都七八岁的事。

"女孩儿里面也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

真一去祇园社接受五位少将官阶时千重子跟着,彩车巡游时也到处紧随不舍。童子形象的真一领着两个刘海儿头侍童也到千重子的店里寒暄来了。

"千重子! 千重子!"听得真一喊她,千重子红着脸盯视真一。真一化了妆,还涂了口红,但千重子的脸只是太阳晒的颜色。当时她正把紫红漆木格窗前边的坐榻放倒,身穿单和服扎一条三尺红花纹衣带和附近孩子玩纸捻花游戏……

即使现在,那奏乐声中、那彩车灯光中也有真一的童子形象。

"千重子,不去看前夜祭?"晚饭后母亲问千重子。

"妈妈您呢?"

"妈妈有客人,出不去。"

走出家门后,千重子脚步快了起来。四条大街人山人海,几乎寸步难移。

对于四条大街哪里有什么彩车、哪条小巷又有什么彩车,千重子清楚得很,得以大致转看一遍。到底热闹。彩车的种种鼓乐声也传来耳畔。

千重子走到御旅所①跟前,要一枝蜡烛点燃,供在神前。祇园祭期间,八坂神社的神也被迎到御旅所。御旅所位于从新京极走

---

① 御旅所:临时存放离宫神轿的地方。

上四条大街拐角的南侧。

千重子发现一个在御旅所似乎做七度参拜的姑娘。看的虽是背影,但一眼就看出来了。这里说的七度参拜,每次都从御旅所前稍微离开,然后返回跪下,如此反复七次。这当中,即使见了熟人也不能开口。

哦!千重子觉得这姑娘好像在哪里见过。于是千重子也像被其诱导似的开始七度参拜。

姑娘走去西边,又折回御旅所。千重子与之相反,走去东面再返回。不过,姑娘要比千重子还要诚心诚意,祈祷时间也长。

姑娘似乎做完了七次。千重子因为没走姑娘那么远,所以大体在同一时间结束。

姑娘目不转睛地盯视千重子。

"嗳,祈祷来着?"千重子问。

"一直看着?"姑娘声音颤抖。"想知道姐姐去了哪里……你、是姐姐吧?神明的引见!"姑娘眼睛充满泪水。

不错,是北山杉那个姑娘。

在一排"献灯"①和参拜之人所献蜡烛的照射下,神前一片光明。但姑娘的泪眼对此毫不在意。灯光在她眼睛里闪闪烁烁。

千重子意志坚强起来,毅然控制自己。

"我是独生女。姐姐妹妹都没有的。"嘴上虽这么说,脸色却变得有些苍白。

"明白了。小姐,请您原谅,请原谅。"姑娘反复道歉,"从小就

---

① "献灯":献给神、神社的灯笼。

一直思念姐姐、姐姐,结果认错人了……”

“……”

“听说、是双胞胎,分不出姐姐还是妹妹……”

“碰巧相似的吧?”

姑娘点点头,眼泪顺颊而下。一边掏手帕擦拭一边问道:

“小姐,您在哪里出生的……?”

“在这附近的问屋町。”

“原来是这样。您求神保佑什么呢?”

“父母的幸福和健康。”

“……”

“您的父亲……?”千重子试着问。

“早就不在了……一次打北山杉的树枝,从这棵树往那棵树跳时掉了下来,摔的地方不好……村里人这样说的。我刚出生,什么都不知道……”

千重子胸口被撞了一下。

——经常想去那个村子也好,想仰望美丽的杉山也好,莫非都是因为父亲之灵的呼唤?

何况,这位山里姑娘说是双胞胎。生身父亲把双胞胎中的千重子扔了——会不会是因为沉思这个才不知不觉从杉树梢上掉了下来的呢?肯定是的。

千重子额头渗出冷汗。四条大街满街的脚步声和祇园乐曲声都好像杳然远去,眼前黑了下来。

山里姑娘把手搭在千重子肩上,用手帕擦拭千重子的额头。

“谢谢!”千重子接过手帕擦脸,没有意识到把手帕揣进自己怀中。

"妈妈……?"千重子悄声低语。

"妈妈也……"姑娘嗫嚅道,"我好像是在比那座杉树村还要深的深山里的母亲老家出生的。母亲也……"

千重子不再问了。

从北山杉村子来的姑娘流的当然是欣喜的眼泪。流罢眼泪,满面生辉。

相比之下,千重子乱作一团,双腿发颤,勉强站稳。她无法当场梳理自己的思绪,惟一支撑她的是姑娘那般健康的美貌。千重子未能像姑娘那样尽情欢喜,忧愁的神色在眼睛里变得似乎越来越深。

往下如何是好呢?她感到困惑。

"小姐!"姑娘伸出右手。

千重子拉起那只手。手很粗糙,皮很厚。但对方好像并不介意,紧紧握住她的手说:

"小姐,再见!"

"哦?"

"啊,真高兴……"

"你的名字?"

"苗子。"

"苗子?我叫千重子。"

"现在离家给人家做工。不过村子小,一说苗子,马上就会找到的。"

千重子点头。

"小姐,看样子您很幸福啊!"

"嗯。"

"今晚相见的事,对谁我都不会说的,我发誓。知道的,只有御旅所的祇园神。"

想必苗子看出来了,虽说是双胞胎,但毕竟身份不同。想到这里,千重子欲言无语。可是,被抛弃的不是自己吗?

"再见,小姐!"苗子再次说道,"趁没人看见……"

千重子感到一阵心酸:

"我家的店就在附近。苗子,哪怕从店前经过也好啊,嗯?"

苗子摇头道:

"您家里的人……?"

"家人? 只父母两人……"

"总好像有那个感觉。是在被疼爱当中长大的吧?"

千重子拉一下苗子的衣袖:

"在这种地方站这么久……"

"说的是。"

苗子转向御旅所,恭恭敬敬拜了拜。千重子也慌忙学苗子的样子。

"再见!"苗子第三次说道。

"再见!"千重子也应了一声。

"要说的话很多很多。找时间到村里来吧! 在杉树林里,谁都不会看见的。"

"谢谢!"

但是,两人不约而同地穿过人群朝四条大街那边走去。

八坂神社所属先人后裔,人数非常多。前夜祭和十七日彩车

巡游结束之后，仍有活动接连不断。店门都一直开着，摆上屏风等物件。以前的屏风，上面画的是初期浮世绘、狩野派①、大和绘，也有宗达②的作品。浮世绘真迹中也有南蛮屏风，而绘有京都优雅风俗的屏风甚至也有外国人出现。就是说，屏风表现了京都商人等平民强劲的发展势头。

这些现在也保留在彩车中。彩车使用的是所谓舶来品：中国织锦、戈布兰挂毯、毛织品、金丝缎花绸缎、仿织锦的刺绣等等。无不具有桃山风格③，恢弘、华丽，同时带有对外贸易带来的异国情调之美。

彩车内也有当时名重一时的画家的作品。看起来像是彩车立柱的彩车顶端，据说有的是朱印船④的帆柱。

祇园音乐虽是“咚咚呛”那样单调的节奏，但实际上也有二十六种。有的类似壬生狂言⑤，有的类似雅乐的旋律。

作为前夜祭，那些彩车一律用一排排灯笼装饰起来，奏乐也非同凡响。

四条大桥东面倒是没有彩车。尽管如此，直到八坂神社，一路都热闹不断。

---

① 狩野派：室町（1336—1573）后期至明治初期的日本画主要流派。

② 宗达：俵屋宗达，江户（1603—1867）初期画家，生卒年不详。

③ 桃山风格：日本十六世纪后期桃山时代的美术风格，以豪华、艳丽、恢弘为主。

④ 朱印船：江户时期因有红色官印执照而得以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船。

⑤ 壬生狂言：日本每年四月二十一日起利用大约十天时间在京都壬生寺表演的一种假面哑剧。

来到大桥时，在人群的拥裹下，千重子比苗子落后了几步。

“再见！”苗子再次告别。

千重子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在此分手，还是在自家太记店前通过抑或走到那附近告诉店的位置。她觉得自己心中似乎涌起一股对于苗子的温馨的亲情。

“小姐，千重子小姐！”走上大桥时招呼苗子走近的，是秀男。他把苗子错当成千重子了。“看前夜祭来了，一个人……？”

苗子止住脚步。但苗子没有回头看千重子。

千重子一下子躲在人群的背后。

“呃，好天气……”秀男对苗子说，“明天也是好天气啊，星星那么……”

苗子抬头看天。不知如何回答。不用说，苗子不认识秀男。

“最近真是冒犯您父亲了。那条衣带、还好吧？”秀男对苗子说。

“嗯。”

“您父亲后来没有生气？”

“呃。”苗子全然莫名其妙，无从回答。

然而苗子没有把目光转向千重子。

苗子不知所措。如果千重子可以见这年轻男子，那么千重子应该主动靠近。

男子脑袋偏大，宽肩膀，目光端正。在苗子眼里绝非坏人。既然提起衣带，那么想必是西阵的织手。长年累月坐在高机前，体形也难免多少与之相似。

“我也年轻气盛，对你父亲的图案说了不该说的话。为此整

整想了一夜没睡，还是决定把它织出来。”秀男说。

“……”

“可扎过一次了？”

“呃。”苗子不置可否。

“怎么样？”

大桥上面固然不那么明亮，推推搡搡的人群又差不多把两人分开，但秀男认错人这点还是让苗子觉得奇怪。

双胞胎如果在同一家庭同样长大，或许难以分辨，可是千重子和苗子生活完全不同，境遇截然有别。苗子心想这男子说不定近视。

“小姐，我打算自己绘图，为你精心织一条锦带，作为你二十岁的纪念，不知是不是可以？”

“呃，谢谢！”苗子嗫嚅道。

“想不到能在这祇园会前夕相见，这条锦带，或许有神灵相助。”

“……”

千重子不愿意让这男子知晓双胞胎一事，所以没有来到两人身边——苗子只能这样猜想。

“再见！”苗子对秀男说。

秀男多少有些意外。但还是应道：“嗯，再见！衣带请让我织好了，赶在红叶时节……”如此强调一句，告别走开。

苗子用眼睛找了找，但没找见千重子。

刚才的年轻男子也好锦带也好，怎么都无所谓。惟独在御旅所前碰见千重子一事，像是神佑一般让她高兴。苗子手扶桥栏，望了好一会儿映在水面的灯光。

而后，贴着桥边慢慢走着。打算走去四条大街尽头的八坂神社。

走到大桥中间时，同两个年轻男子说话的千重子闪入眼帘。

“啊！”

苗子不由得低叫一声，但没有朝那边靠近。

她半看不看地打量三人。

千重子心想：苗子和秀男到底站着说什么呢？显而易见，秀男错把苗子当成了千重子，而苗子对秀男是怎么应对的呢？想必感到为难。

千重子或许应走去两人身边，却没能去。不仅没去，在秀男把苗子呼作“千重子小姐”时，她还一下子躲在人群后面。

为什么呢？

在御旅所前面见到苗子所引起的内心震动，千重子比苗子剧烈得多。苗子早就知晓自己是双胞胎，说自己一直在找姐姐或妹妹。但千重子做梦也没想到。由于过于突然，千重子来不及像苗子发现千重子那样欢欣鼓舞。

而且，第一次从苗子口中得知生身父亲从杉树掉下、生母已经不在人世这点也刺痛了千重子的胸口。

以前因为听得附近人们的窃窃私语，知道自己是弃儿。至于是被哪里的什么样的父母抛弃的，她尽量不去多想。想也想不出结果。何况，太吉郎和阿繁的爱是那么深厚，几乎没必要去想。

今晚在前夜祭中听得苗子的话，对于千重子未必不是幸事。不过，对于苗子这个姐妹，感觉上好像萌生了和煦的亲情。

“心地比我单纯，能干，身体也像很结实。”千重子自言自语，

"说不定什么时候可以指望……"

如此想着,怅怅走上四条大街。

"千重子、千重子!"真一叫道,"一个人走路呆呆想什么呢?脸色也不太好嘛!"

"啊,真一!"千重子如梦初醒,"你当童子坐长刀彩车那时候,真够可爱的啊!"

"当时是够受的,往后倒是可能值得回忆。"

真一有伴儿同行。

"我哥哥,在研究生院。"

真一的哥哥长相和弟弟相像,生愣愣朝千重子点头致意。

"真一小时候胆小着咧,倒是可爱,漂亮得像女孩子似的。给人拉去当童子,傻乎乎的。"哥哥大声笑道。

大桥过完一半时,千重子看着真一哥哥英武的脸庞。

"千重子,今晚脸色发青,好像很伤心似的。"真一说。

"莫不是在大桥正中间给灯光照的?"说着,千重子立定脚步。"再说,这前夜祭人人兴高采烈的,而有一两个女孩子显得伤心,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那不成。"真一把千重子推到桥栏,"靠一会吧。"

"谢谢。"

"也没什么河风……"

千重子把手放在额头上,装出闭目合眼的样子。

"真一,你当童子坐长刀彩车是什么时候来着?"

"呃——,大概是虚岁七岁吧。应该是上小学的前一年……"

千重子点头,再未出声。她想擦去额头和脖颈渗出的冷汗,

于是把手伸进怀中:那里有苗子的手帕。

“啊!”

手帕给苗子的眼泪浸湿了。千重子握在手里,不知该不该掏出。她在手心把手帕揉成一团擦拭额头。眼睛好像湿润起来。

真一露出诧异的神色。他知道千重子不至于把手帕揉成一团揣进怀里,那不是她的习惯。

“千重子,热吗?身体发冷?要是得了热伤风,那东西很缠人的,快回去吧……送送吧,哥你看呢?”

真一的哥哥点头。他一直注视千重子。

“就在附近,不用送的。”

“近就更得送了。”真一的哥哥斩钉截铁。

三人在桥中间折回。

“真一,你当童子坐彩车巡游时,我一直跟着来着,你真的知道?”千重子问。

“记得、记得。”真一回答。

“很小的啊!”

“是很小。童子左顾右盼是不雅观的吧?可我还是觉得有小女孩儿一直跟在后面。够累的吧?推来搡去的……”

“再也不能变得那么小了。”

“说什么呢?”真一轻轻岔过话头。他心中生疑:今晚的千重子怎么回事呢?

送到千重子家的店门,真一的哥哥对千重子的父母郑重寒暄。真一躲在哥哥身后。

太吉郎在后楼房间同一位客人喝节酒。也算不上喝,只是陪

客。阿繁侍候着，忽儿坐下忽儿立起。

"我回来了！"千重子说。

"回来了？够早的！"母亲说着，打量女儿的神情。

"妈妈，这么晚了，也没帮上忙……"

"没什么、没什么。"母亲阿繁朝千重子轻轻以目示意，和千重子一起走去厨房拿酒壶。

"千重子，见你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人家才送你回来的吧？"

"嗯，真一和他哥哥……"

"这就是了。脸色不好，摇摇晃晃的。"阿繁用手轻贴一下千重子额头，"好像没有发烧。样子够伤心的。也是因为有客人，今晚就和妈妈一块儿睡吧。"说着，轻轻地搂住千重子的肩。

一滴眼泪险些掉下，千重子勉强忍住。

"先在后面二楼休息吧。"

"嗯，谢谢……"因了母亲的慈爱，千重子心里宽释下来。

"因为客人少，你爸爸有点儿寂寞。晚饭时倒是有五六个人来着……"

但千重子还是送去一壶酒。

"喝的不少了，请别再上了。"

千重子斟酒的手有些发抖，便加了左手上去，但还是微微颤抖不止。

今天晚间，中院石雕基督灯笼也放进蜡烛点亮。大枫树凹坑里的两株堇菜也隐约可见。

花虽然没有了，但上下两株小小的堇菜，莫非是千重子和苗子不成？两株堇菜看上去不会相见，可今晚相见了吧？千重子在微弱的灯光下看着堇菜，眼睛再次湿润起来。

太吉郎也觉察出千重子有些异样，不时看她一眼。

千重子悄然起身，爬上二楼。平日睡觉的房间里，客人的被褥也已铺好了。千重子从壁橱里拿出自己的枕头，钻进被窝。

为了不让人听见抽泣声，她把脸贴在枕头上，手抓枕头两端。

阿繁上来，见千重子枕头湿了，马上拿出另一个枕头："给，一会儿上来。"随即转身下楼。在楼梯停下回头看了看，但什么也没出口。

三床被褥不是铺不开，但只是铺了两床。而且一床是千重子的。看情形，母亲打算和千重子一起睡。

只是，在伸脚的地方叠着两床夏天盖的麻布被。

阿繁铺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女儿的。虽说算不得什么，但千重子还是感觉出了母亲的心意。

这么着，千重子的眼泪也止住了，心情平静下来。

我、是这里的孩子！

原本是这样认定的，不料见到苗子后，千重子忽然心慌意乱，很难控制自己。

千重子走到梳妆镜前照自己的脸，想化妆掩饰一下，但做罢。只是拿来香水瓶，往被褥上洒了一点点。而后把窄腰带勒紧。

不用说，一下子很难入睡。

苗子那孩子是不是有些冷淡？

闭起眼睛，中川村（镇）漂亮的杉山浮上眼前。

从苗子的话中，千重子大体知晓了生父生母的事。

是告诉这里的父母好呢？还是不告诉好呢？

这店里的父母恐怕也不知晓千重子出生的地方和千重子的

生身父母。

生身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了……——即使这么想，千重子也不再流泪了。

街上传来祇园会奏乐声。

楼下的客人看样子是长滨那里的绉绸店老板。醉意多少上来，说话声有些增大，断断续续传到千重子躲藏的后面二楼。

客人好像一再强调"观光"——彩车队伍从四条大街经过不无现代意味的宽阔的河原町，再绕到单行道御池大街，甚至在市政府前面搭建了观点台等等，一切都是为了"观光"。

以前从富有京都风格的狭窄街道通过，多少弄坏了房子，但也有情调，从二楼就能拿到粽子。如今则撒粽子了。

四条大街倒也罢了，而若拐到窄路，彩车下端就很难看见了。这倒也罢了。

太吉郎不慌不忙辩解说，还是在空阔的大街上整个看见彩车才好。

千重子现在也好像在被窝里听见彩车巨大的木车轮拐过十字路口的声响。

估计今晚客人睡在隔壁房间，千重子打算明后天把从苗子口中听得的一切统统讲给父母。

北山杉的村子听说都是私人企业，但并非所有人家都有山。有山的占少数。千重子判断生身父母也是有山人家雇的。

倒是做工的……，苗子自己也这样说。

二十年前的事了，或许，父母不仅为生下双胞胎感到难为情，还认为不好养活，加上生计之虑，就把千重子扔了。

千重子有三点忘问苗子了。一是自己是在婴儿的时候被扔的，而扔的为什么不是苗子而是自己？二是父亲从杉树上掉下是什么时候？苗子说是她“刚出生”……另外，苗子说“像是在比那座杉树村还要深的深山里的母亲老家出生的”，那里叫什么地方呢？

苗子似乎认为被扔的千重子“身份不同”，那么苗子绝不至于主动来找自己。如果想说话，只能由自己找去苗子干活的地方。

问题是，好像再不能瞒着父母去找了。

千重子曾反复读过大佛次郎《京都的诱惑》那篇名文。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段文字：

“作为北山圆木栽培的杉树林，翠绿的树梢如云层一般重重叠叠，红松树干则细细排列开去，一棵棵历历在目，整座山犹如音乐送来万木的歌声……”

同祇园祭奏乐声及其喧嚣声相比，那一座座圆形山峦、那一阵阵音乐和万木的歌声更能打动千重子的心。那音乐和歌声仿佛穿过北山无数的彩虹传来耳畔……

千重子的悲伤渐渐淡了。也许本来就不是悲伤，而可能是突然碰上苗子带来的惊愕、犹豫和困惑。但作为少女，那应该是流泪的命运。

千重子翻了个身，闭上眼睛，听那山歌。

苗子是那样欢天喜地，可我呢？

不久，客人和父母爬上二楼。

“慢慢休息吧！”父亲对客人说。

母亲叠好客人脱下的衣服，又来这边房间准备叠父亲脱下的衣服。

"妈妈,我来!"千重子说。

"还没睡?"母亲交给千重子躺下。"好味道,到底是年轻人啊!"母亲快活地说。

也许喝酒的关系,拉门另一侧很快传来近江客人的鼾声。

"繁,"太吉郎招呼睡在旁边的妻子,"有田先生说要把儿子送过来,是吧?"

"是作为店员、职员吗?"

"作为养子,千重子的……"

"别再说了,千重子还没睡着呢!"阿繁像要堵丈夫嘴似的说。

"知道。千重子听听也可以的。"

"……"

"是二儿子。打发来我们家好几回,对吧?"

"我么,不大喜欢有田先生的。"阿繁压低嗓门,但语气很坚定。

千重子的山林音乐消失了。

"你看呢,千重子?"母亲朝女儿翻过身来。

千重子睁开眼睛,没有回答。如此安静了一会儿。千重子把脚尖对在一起,一动不动。

"有田嘛,怕是想要这个店吧?我是有这个感觉。"太吉郎说,"再说千重子长得漂亮,是个好姑娘,这个他也清楚……生意上的主顾,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想必店里也有店员一一讲给他。"

"……"

"千重子再漂亮也不能让她为了咱们的生意结婚,这种事我想都没想过。是吧,繁。那对不起神明的。"

"那还用说!"阿繁应道。

"我这脾性不适合开店啊!"

"爸爸,是我让您把保罗·格雷的画带去嵯峨尼姑寺的,实在对不起。"千重子起身向父亲道歉。

"哪儿的话。那是爸爸的乐趣,一种安慰。如今成了生存价值。"父亲也微微低头,"本来没有图案设计才华……"

"爸爸!"

"千重子,把这批发店卖掉,去幽静的南禅寺或冈崎一带租间小屋子——西阵也不碍事——两人一起考虑和服料和衣带图案怎么样? 贫穷能忍受得了吗?"

"贫穷什么的,我、一点儿也不……"

"是吗!"父亲再不说了,似乎很快睡了过去。

千重子无法入睡。但第二天早上早早醒来,打扫店前路面,擦拭木格门和坐榻。

祇园祭仍在进行。

十八日是伐木节,二十三日节后祭和屏风节,二十四日进山巡游。之后上演祭神狂言。二十八日洗神轿,回八坂神社,二十九日禀报祭,禀报法事至此结束。

有几辆彩车经过寺町。

千重子这个那个无法静心,祇园祭差不多一个月时间都是如此。

秋　色

行驶在堀川——至今仍保留明治“文明开化”面影的堀川——的北野线电车要撤消了。这是日本最古老的电车。

千年古都也迅速引进了西方若干新玩艺儿，这点尽人皆知。京都人也有这一侧面。

但是，让这“叮叮当当”老爷车跑到现在这种作法本身大概只有京都才有。车厢当然小，几乎同对面座位的人膝盖相碰。

不过，一旦到了撤消阶段，也许感到恋恋不舍，人们把电车用人造花装饰成了“花车”，还让一身往昔明治风格装束的人坐进车中，并且对广大市民广而告之。这恐怕也是一种“祭”吧。

几天来，旧电车天天给没必要坐车的人坐得满满的。甚至有人打着阳伞。那是七月间的事。

京都的夏天，阳光比东京厉害。东京现在已经看不见打着阳伞走路的人了。

太吉郎正从京都站前上花车时，有个忍俊不禁的中年女子故意躲在他身后。说起来，太吉郎也是有明治这个资格的。

上电车时太吉郎注意到了这个女子，有点儿难为情似的说：

“你呀，你还没有明治资格啊！”

“离明治不远的，再说我家就在北野线上。”

“是吗，原来是这样。”太吉郎说。

“什么原来是这样,真够薄情寡义的了……你可想起来了?”

“领一个可爱的孩子……藏去哪里了?”

“傻话……明明知道不是我的孩子!”

“哎呀,不知道的。女人家……”

“说的什么呀,你们男人才这样呢!”

女子领的女孩儿白白净净,实在可爱。大概十四五吧。单和服,扎了一条红色细带。女孩儿很腼腆,躲着太吉郎似的坐在女子身旁,嘴闭成一条线。

太吉郎轻轻拉一下女子的衣袖。

“小千代,坐中间来。”女子说。

三人好一会儿都没开口。女子隔着女孩儿脑袋对太吉郎耳语道:

“我总是想,要是把孩子送去祇园当舞伎……”

“谁家的孩子?”

“附近茶馆的。”

“唔。”

“有人看成是你和我的孩子。”女子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嘟囔一句。

“什么话!”

女子是上七轩一家茶馆的老板娘。

“这就去北野天神那里,给这孩子拉着……”

太吉郎知道这是老板娘的玩笑,但还是问少女:

“你、几岁了?”

“初中一年。”

"唔。"太吉郎注视女孩儿说,"啊,来生转世再求你好了。"

到底是烟花柳巷里的孩子,对太吉郎这俏皮话也好像听出意味了。

"为什么非跟这孩子去天神那里不可呢? 莫非这孩子是天神的化身不成?"

"是是、正是。"

"天神可是男的……"

"托生成女的了。"老板娘故作正经,"若是男的,又要被流放了。"

"太吉郎险些笑出声:

"若是女的呢?"

"若是女的,这个嘛,女的就会给好人疼爱的吧。"

"唔。"

女孩儿漂亮得没得说。刘海又黑又亮。双眼皮,绝对好看。

"独生女?"太吉郎问。

"不是,有两个姐姐。大姐明年初中毕业,有可能出道的。"

"像这孩子一样漂亮?"

"像是像,但没漂亮到她这样子。"

"……"

上七轩如今一个舞伎也没有。即使当舞伎,也必须初中毕业才被允许。

既然叫上七轩,想必原来只有七家茶馆。而现在已增加到二十家左右了。这点太吉郎也从哪里听说了。

从前——也不是多么久远的从前——太吉郎常陪西阵的织匠和外地老主顾在上七轩玩来着。那时的女子总是自觉不自觉

浮上脑海。太吉郎的店也红红火火。

“你这老板娘也够好事的，坐这样的电车……”太吉郎说。

“人念旧很重要，”老板娘说，“我们这种买卖，不忘过去的客人……”

“……”

“再说，今天是来给客人送站的。坐这电车是因为顺路……佐田先生您才够奇怪的，不是吗？孤零零一个人坐这电车……”

“是啊，怎么说呢，这花车，本来看一眼也就是了……”太吉郎歪头沉思，“不知是过去让人怀念，还是现在让人寂寞啊！”

“寂寞？你还不到说这话的年纪。一起去吧，光看看年轻姑娘也……”

看来，太吉郎要跟去上七轩了。

老板娘径直朝北野神社神前走去，太吉郎跟在后头。老板娘认真祈祷了很长时间。少女也低下头去。

老板娘折回太吉郎身旁说：

“小千代可以了，你包涵些。”

“啊。”

“小千代，可以回去了。”

“谢谢。”女孩儿向两人告辞。随着走远，开始变成中学生的走法。

“你好像看中这孩子了。”老板娘说，“再过两三年就出道了，好好等着吧……这就交给你了。是够漂亮的。”

太吉郎没有应声。既然到了这里，本来打算进神社院里转转，但的确热。

“去你那里休息一下可好？累了。”

“嗳、嗳，一开始我就有这打算。好久不见了。”老板娘说。

到了那家旧茶馆，老板娘郑重说道：

“谢谢光顾。实在是久违了。倒是念叨您来着。”又说，“您躺一会吧，我拿枕头来。啊，您是说寂寞了吧，找一个老老实实的陪您说话……”

“以前见过的姑娘，就算了吧。”

太吉郎正要打瞌睡，一个年轻艺伎进来了，安安静静坐了片刻。见是生客，心想怕难侍候。太吉郎一副半冷不热的样子，根本没心思说话。也许为了引起客人兴致，艺伎说她两年来有过四十七个自己喜欢的人。

“正和赤穗义士①一般多。也有四五十岁的人。现在想来，真是好笑。……对了，人家笑我闹单相思了……”

太吉郎完全醒来：

“现在呢……？”

“现在只一个。”

这时老板娘也走进客厅。

太吉郎暗想，艺伎才二十岁左右，而关系不深的客人数量竟记得四十七人之多……

而且，出道第三天领一个自己不中意的客人去卫生间时，冷不防被人吻了，遂把客人的舌头咬了一口。

“出血了吧？”

---

① 赤穗义士：一七〇二年（元禄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夜，赤穗藩四十七名武士起事为主君报仇。据此演绎成《忠臣藏》等戏曲故事。

"嗯,那当然,出血了的。客人大发脾气,叫出治疗费,我哭了,不大不小闹腾了一场。可那不是他自己惹的吗?那人的名字都已经忘了。"

"唔——。"太吉郎注视艺伎的脸,心想这位细腰窄肩、当时十八九岁看上去温柔的京都美人居然一口咬得那么狠!

"让我看看牙!"太吉郎对艺伎说。

"牙?我的牙?说话当中不是看了么?"

"再看看,好吗?"

"哎呀,不好意思。"艺伎闭住嘴,"你好坏的啊,先生!人家都没办法开口说话了。"

艺伎可爱的嘴角露出小粒白牙。太吉郎逗她:

"牙断了,镶的假牙,不对?"

"舌头不是软的吗?"艺伎说走了嘴,"好了好了,不说了……"说罢,脸藏在老板娘背后。

过了一会儿,太吉郎对老板娘说:

"既然来到这儿了,也到中里那儿看看吧。"

"嗯……。她们也会高兴的。我陪您去可好?"说着,老板娘起身出去。想必坐在了梳妆台前面。

中里外观是老样子,但客厅变新了。

又加了一个艺伎进来。太吉郎在中里坐到晚饭后。

秀男来太吉郎的店,正是太吉郎不在的时候。听人喊"小姐",千重子走到门外。

"祇园祭时讲好的衣带图案画出来了,想请你看看。"秀男说。

“千重子，”母亲阿繁招呼道，“让到里边来。”

“好的。”

在面对中院的房间里，秀男给千重子看衣带图案。两副。一副是菊花，配有绿叶。叶的形状新颖，几乎觉察不出是菊叶。另一副是红叶。

“真好！”千重子看得出神。

“能让小姐满意，再没有比这更高兴的……”秀男说，“来哪一副好呢？”

“是啊……菊花倒是一年到头都可以系的。”

“那么，就请让我织菊花这幅好吗？”

“……”

千重子低下头，脸上忧愁起来。

“两副都好……”千重子吞吞吐吐，“不能织成杉树山和红松山的吗？”

“杉树山红松山？怕是够难的，我想想看。”秀男费解地看着千重子。

“秀男君，原谅我！”

“原谅？有什么可……”

“就是……”千重子迟疑着说，“前夜祭那天晚上，你在四条桥说要给我织衣带，其实不是我。你看错人了。”

秀男顿时语塞。他无法相信，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正是为了千重子才全神贯注画这图案的。莫非千重子打算在这里完全拒绝自己不成？

但是千重子的语气和神态都有些令人费解。秀男多少恢复了刚烈脾性。

“我见到的是小姐的幻影？我是和小姐的幻影说话来着？祇园祭会有幻影出现?”不过,秀男到底没说是“意中人”的幻影。

千重子神情肃然。

“秀男君,当时和你说话的,是我的姐妹。”

“……”

“我的姐姐或妹妹。”

“……”

“我也是那天晚上第一次见到。”

“……”

“这件事还没有向我的父母说起。”

“哦?”秀男感到吃惊,不得其解。

“北山圆木村、知道的吧？那孩子在那里做工。”

“哦——?”

秀男惊得再也接不上话。

“中川町可知道?”千重子问。

“呃,只是乘公共汽车经过……”

“请给那孩子织一条衣带可好?”

“呃。”

“织一条吧!”

“呃。”秀男点了下头,心里仍有些怀疑。“所以你才说要红松山和杉树山图案?”

千重子点头。

“好吧。不过,和她的生活贴得太近了吧?”

“那不就得看你怎么设计了?”

“……”

“那会是她一生的宝贝。那孩子叫苗子,不是有山人家的姑娘,很能干。比我靠得住、靠得住的……”

秀男仍感到费解,但嘴上说道:

“既是小姐所托,我好好织就是。”

“再说一遍,是给苗子那个姑娘的。”

“明白了。不过,和你怎么那么相像呢?”

“姐妹嘛!”

“再是姐妹也……”

千重子还是没对秀男坦言是双胞胎。

秀男心想,夏天看热闹穿的衣服少,加上是在晚间灯光下,所以才把苗子看成了千重子——怕是自己眼睛出了毛病。

优雅的木格窗外围着木栅栏,还安放着座榻,而店堂很有纵深感。如今这格局或许落后了,但毕竟是颇为气派的京都风格和服衣料批发店——这里的姑娘同在北山杉圆木场做工的姑娘为什么会是姐妹呢?秀男感到费解。可是,这种事又不好刨根问底。

“衣带织好了,送来这里可以么?”秀男问。

“这——,”千重子略一沉吟,“直接送到苗子那里可不可以呢?”

“那是可以的。”

“那就求你了。”千重子的相求似乎充满诚意,“地方可是够远的……”

“嗯,再远也远不了多少。”

“苗子不知会多么高兴。”

“她会接受的么?”秀男有点怀疑自是理所当然。苗子很可能吃惊。

“由我跟苗子说好。”

“是吗? 那么……送去肯定送去,但家怎么找呢?”

这个千重子也不知晓。“苗子的住处?”

“嗯。”

“打电话或写信告诉您。”

“是吗,”秀男说,“我不是给两个千重子小姐织的,而是作为小姐您的衣带用心织好,由我送去。”

“多谢了!”千重子低头致谢,“拜托了。你觉得蹊跷吧?”

“……”

“秀男君,衣带不是我的,请给苗子织一条衣带。”

“嗯,明白了。”

不久走出店门的秀男仍好像一头雾水。不过,脑袋并非没有往衣带图案方面转动。若是红松山和杉树山,就要大胆创新才行。不然,作为千重子的衣带就有可能太素了。在秀男的感觉中,还是千重子的衣带。而若看作苗子那个姑娘的衣带,那么无论如何都不能同苗子的日常劳动贴得太近,这点也对千重子说了。

秀男朝四条大街那边走去。他在那里遇见了是千重子的苗子或是苗子的千重子。但是,白天的阳光太晒了。他靠着桥头栏杆,闭目合眼。他想听的,不是人群和电车的嚣喧,而是低得几乎听不见的水流声。

今年千重子没看大文字①。母亲阿繁也少见地跟父亲出去了，千重子留下看家。

父母和附近两三家要好的批发商在木屋町二条下面的茶馆包了一个凉台。

八月十六日的大文字，是盂兰盆会的送灵火。夜晚把松明火抛向空中，以便送魂灵从天空回归冥府——据说在山上焚火即是由此习俗而来。

东山如意岳的大文字固然是“大文字”，但实际上五座山都有篝火，靠近金阁寺大北山的“左大文字”、松崎山的“妙法”、西贺茂明见山的“船形”、上嵯峨山的“鸟居形”，加起来有五座山的送灵火陆续点燃。在这四十分钟左右时间里，市内霓虹灯、广告灯一齐熄灯。

送灵火辉映的山色和夜空的颜色，使得千重子感觉出初秋的秋色。

比“大文字”早半个月，即立秋前夕，下鸭神社有越夏神事。

为了去看左大文字，千重子以前常和几个朋友爬上加茂堤。

大文字本身是自小看惯了的，但“大文字今年也……”这样的情思，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在胸间萦绕开来。

千重子走到店外，在坐榻周围同附近的孩子们玩耍。小孩子们好像根本没把大文字放在心上，觉得烟花更有意思。

不过，今夏的盂兰盆节对千重子也是有新的伤心事的。在祇园祭上遇见了苗子，得知生父生母早已离开了人世。

---

① 大文字：大字篝火。每年八月十六日夜在京都东山如意岳的山腰烧的篝火，远看如“大”字。

对了，明天就去看苗子好了，千重子心想，秀男君织衣带的事也要好好讲才行……

第二天下午，千重子以不显眼的装束出门了。她还没在白天的天光下看过苗子。

在菩提瀑下了公共汽车。

北山町想必是忙碌季节。男人们已在那里为杉树圆木剥皮。杉树皮堆得高高的，周围散落一地。

千重子迟疑着走了一会儿，但见苗子一溜烟跑了过来。

“小姐，你来啦！这可真是、真是……”

千重子看着苗子一身劳动打扮，问：

“能行吗？”

“行，今天休息好了。看见你来……”苗子气喘吁吁地说，“进杉山里边说话去，谁也看不见的。”说着，拉起千重子的衣袖。

苗子兴冲冲解掉围裙，铺在地上。丹波土布围裙能围去腰后，很大，足够两人并排坐下。

“请坐！”苗子说。

“谢谢。”

苗子解下头上的毛巾，一边用手指撩起头发一边目光闪闪地盯视千重子：

“来得太好了，真让人高兴、真是高兴……”

泥土味儿、树木味——杉山味儿扑鼻而来。

“到了这里，下面就不知道了。”苗子说。

“因为喜欢漂亮的杉树，偶尔来一次看看，但进到杉山里面还是第一次。”千重子四下打量。差不多一般粗的杉树群笔直地围

着两人。

“人工杉树林。”苗子说。

“哦?”

“大概有四十年了。该砍下来做立柱什么的了。要是就这样不管,不知能不能长一千年? 长得粗粗大大的。偶尔我会这么想。我更喜欢原生林。这村子,就像栽培切花似的……”

“……”

“世上要是没有人,就不会有京都城什么的,到处都是自然林或大片野草。这一带就成了鹿和野猪什么的天下,对吧? 这世上怎么会有人呢? 太可怕了,人……”

“苗子,你考虑这种事的?”千重子一惊。

“嗯。偶尔……”

“你不喜欢人?”

“人顶顶喜欢……”苗子回答,“再没有人更让我喜欢的了。地上要是没了人会怎么样呢? 在山里打盹醒来会忽然这么想……”

“那可是你心底深藏的厌世念头?”

“我顶顶讨厌什么厌世。每天快快乐乐地干活……不过,人……”

“……”

两个姑娘所在的杉树林陡然阴暗下来。

“怕是阵雨。”苗子说。

雨打在杉树梢的叶片上,就成大滴水珠掉了下来。

剧烈的雷鸣相伴而来。

“吓人、好吓人!”千重子脸色铁青,抓住苗子的手。

“千重子，跪下，蜷起身子。”说罢，苗子伏在千重子身上，几乎把千重子整个包拢起来。

雷越来越厉害。霹雷与闪电没了间隔，声音大得如山崩地裂一般。

仿佛就在两个姑娘头顶炸响。

杉山的树梢在雨中哗然作响。每次闪电，电光都直打地面，都把两人四周的杉树干照得雪亮。亭亭玉立的一棵棵树干转眼变得怵目惊心。旋即，又一声雷鸣。

“苗子，像要落雷呀！”千重子愈发缩紧身子。

“雷也许落下，但不会落到我们身上。”苗子语气十分断定，“哪里会落下来呢！”

接着，她用自己的身子把千重子包拢得更紧了。

“小姐，头发有点湿了。”苗子用手帕擦拭，然后折成两折，搭在千重子头上。

“雨点也许多少淋下来，但雷绝对不可能落你的头上或附近，绝对。”

禀性刚强的千重子听得苗子斩钉截铁的话声，多少镇静下来。

“谢谢……实在谢谢。”千重子说，“护着我，结果你湿透了。”

“干活衣服，一点儿都不要紧的。”苗子说，“我很高兴的。”

“腰间闪光，什么闪光……？”千重子问。

“啊，大意了。镰刀。在路旁刮杉树圆木里面的树皮来着，跑过来时还带着。”苗子这才意识到镰刀，“危险啊！”随即把镰刀投去远处。一把没带木柄的小镰刀。

“回走时去捡。可我不想回去……”

雷似乎早已从两人头上通过。

千重子清楚感到苗子以身体遮护自己的身姿。

哪怕再是夏天，山中的阵雨也好像使得手尖发冷，而苗子从头到脚遮护自己的体温在千重子身上漫延开来，深深沁入肌肤。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的温煦。千重子心里充满幸福，一动不动地闭目闭了好一会儿。

“苗子，实在谢谢你了。”千重子再次说道，“在妈妈肚子里面，你大概也这样来着，是吧？”

“哪儿的话。应该互相挤压踢打才是，不是的？”

“是的吧。”千重子笑道，语声带有至亲意味。

阵雨也似乎随着雷声远去。

“苗子，真是谢谢了……已经可以了吧？”千重子动了动身体，要从苗子身下起来。

“嗯。不过，再这样待一会儿。杉树叶上积的雨滴还在滴落呢……”苗子依然遮护千重子。

千重子把手放在苗子背上：

“湿透了，不冷吗？”

“我习惯了，没什么事儿。”苗子说，“你能来就很让我高兴了，身上直发热。你也湿了一点儿吧？”

“苗子，父亲从杉树掉下的地方，是在这一带？”千重子问。

“不知道啊，我也还小。”

“母亲的老家……？外公外婆有吗？”

"那也不知道的。"苗子回答。

"不是在母亲老家长大的吗?"

"小姐,为什么问这些呢?"

听苗子加重了语气,千重子吞声不语。

"小姐,你没有那些人的。"

"……"

"只要你认我这个妹妹,我就千恩万谢了。在祇园祭我说多了。"

"哪里,我很高兴。"

"我也……不过,我不会到你店里去的。"

"我会做好准备让你来的。也讲给爸爸妈妈……"

"使不得的!"苗子当即打断,"如果小姐像今天这样遇到难处,我就是死了也要保护……这你会明白的吧?"

"……"千重子眼角有些发热,"给你说,苗子,前夜祭那天晚上,你不是给人看错了么,弄得不知如何是好。"

"嗯。是指说起衣带那位吧?"

"那个小伙子是西阵的衣带店的织匠,人很靠得住的……说要给你织衣带了吧?"

"那是因为错把我当成了你。"

"近来他把那衣带图案带给我看了。我说那不是千重子,是千重子的妹妹。"

"哦?"

"求他也给叫苗子的妹妹织一条。"

"给我……?"

"不是讲好的吗?"

“那是认错人的缘故。”

“请他给我织一条，也给你织一条，作为姐妹的纪念……”

“我……”苗子吃了一惊。

“这倒不是因为祇园会上你答应过。”千重子亲切地说。

遮护千重子的苗子身体有些僵硬，一动不动。

“小姐，你有困难的时候，替身也好什么也好，我都乐意做。但当接受别人东西的替身，我可不愿意。”苗子一口拒绝，“那太尴尬了。”

“不是替身。”

“是替身！”

千重子设法说服苗子：

“我给你，我也不接受的？”

“……”

“是我想给你才让他织的。”

“这怕不是那么回事。前夜祭的晚上，是因为看错人了才说要给千重子衣带的。”苗子停顿一下，“那位衣带商、织匠对你十分倾慕。我好歹也是女孩子，这点很清楚。”

千重子忍住羞涩：

“那么，你是不肯接受的了？”

“……”

“我都请人家织了，说是我的姐妹……”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小姐。”苗子乖乖折服，“说了那么多，请别见怪。”

“他说要送到你住的人家里，那家姓什么？”

"姓村濑的人家。"苗子回答,"估计是上等衣带。我这样子的,能有机会扎吗?"

"苗子,人的归宿是说不准的。"

"是啊,是的吧!"苗子点头。"我倒不想什么出人头地。……即使没机会扎,也会当宝贝珍惜的。"

"我家的店不怎么经营衣带,不过我会找一套同秀男君织的衣带相配的和服。"

"……"

"爸爸是个怪人,近来对做买卖渐渐厌烦起来。像我们这种杂物批发店,不可能总经营高档货吧,化纤织品啦毛织品啦也多了起来……"

苗子仰脸看杉树梢,从千重子背后欠身立起。

"雨滴还有一点点……小姐,够憋屈的吧?"

"哪里,多亏你……"

"小姐,店里的事,你多少帮帮忙怎么样?"

"我……?"千重子像被击了一下似的站起身来。

苗子穿的衣服已彻底湿透,紧紧贴在身上。

苗子没把千重子送到汽车站。不是因为衣服湿,想必怕人看见。

千重子返回店里,见母亲阿繁正在过道裸土间里头准备店员吃的茶点。

"回来了?"

"妈妈,我回来了。回来得这么晚……。爸爸呢?"

"钻到手织缦布里面想什么呢。"母亲盯视千重子,"去哪里

了？衣服湿乎乎皱巴巴的，快去换来。”

“是。”千重子爬上后楼二楼，慢慢换衣服，坐了片刻。

下楼时，母亲已经给店员发完三点吃的茶点。

“妈妈，”千重子声音多少有些发颤，“有件事想跟妈妈说，只跟妈妈一个人……”

阿繁点头：“上后面二楼吧。”

千重子有点儿紧张：

“这里也下阵雨了吧？”

“阵雨？阵雨倒是下了，可你不是想说阵雨吧？”

“妈妈，去北山杉的村子来着。那里有我的姐妹……姐姐或妹妹，我们是双胞胎。今年祇园祭上第一次见面。她说生父生母早已不在人世了。”

阿繁当然大吃一惊，目不转睛地盯视千重子，“北山杉的村子……？嗯？”

“我不能瞒着妈妈。祇园祭和今天见了两次……”

“是姑娘吧？现在干什么呢？”

“在杉树村子一户人家做工，干活。一个好姑娘，不会来我们家的。”

“唔——”阿繁沉默片刻，“知道了也好。那么，千重子……”

“妈妈，千重子是这里的孩子。请和过去一样把我作为这里的孩子！”千重子神情十分真挚。

“那还用说！你是我的孩子，已经是二十年了。”

“妈妈……”千重子把脸伏在阿繁膝头。

“其实，从祇园祭以来你就时不时有点儿发呆，以为你有心上人了呢，妈妈本想问问来着。”

“……”

“那孩子也领来家里一次怎么样？在店员回去后，哪怕晚间……”

千重子在母亲膝头轻轻摇头：

“不会来的。把我叫小姐……”

“是吗！”阿繁抚摸千重子的头发，“你肯讲出来，不容易啊！长得可和你相像？”

丹波壶里的金钟儿，轻轻叫了起来。

青　松

得知南禅寺附近有合适的房子出售，太吉郎想邀妻子和女儿前去看看，也算是晴好秋日的散步。

“打算买吗？”阿繁问。

“看了再说嘛，”太吉郎忽然有些不高兴，“听说蛮便宜的，房子是不大。”

“……”

“走一走也好嘛！”

“那倒是……”

阿繁有些不安。买那房子，天天从那里跑来现在的店？就像东京银座和日本桥那样，在这中京的问屋町，在别处有房子而来店上班的店主也多了起来。那倒也好。太字老号尽管日落西山，但另外买一座房子的余裕恐怕还是有的。

问题是，太吉郎莫不是考虑把店卖了在那小房子“隐居”起来？或者趁有余裕的时候当机立断为好亦未可知。果真那样，丈夫住在南禅寺一带的小房子靠什么生活下去呢？他也五十过半了，也该让他随心所欲地生活了。店能卖相当不小的数目。尽管如此，靠利息生活还是让人担忧的。假如能求谁把钱盘活，日子倒有可能轻松，可阿繁一下子想不起那样的人来。

母亲的这种担忧虽然没有出口，但女儿千重子好像已心照不

宜。千重子年轻，看母亲的眼神现出安慰之情。

相比之下，太吉郎一副开朗快活的样子。

“爸爸，既然去那里散步，那么从青莲院经过可好？仅仅经过也行。”千重子在车中相求，“先从入口前面……”

“樟树，想看樟树吧？”

“是的。”千重子为父亲反应快感到惊讶，“是樟树。”

“去、去！”太吉郎说，“爸爸年轻的时候也在那大樟树阴下和同学谈天说地来着。说起同学，在京都一个也没有了。”

“……”

“那里是让人怀念啊！”

千重子姑且让父亲沉浸在年轻时的回忆里。

“离开学校后，白天我还一次也没看过那樟树呢。”她说。“爸爸，你知道夜间观光路线吗？作为寺院，青莲院是个景点，巴士一到，就有几个和尚提着灯笼迎出来。”

和尚提的灯笼引导去大门口的通路有好几条。但情趣也就仅此而已了。

观光巴士的导游手册上说，青莲院的僧尼们会用淡茶招待。千重子笑道，被引进大堂后，“茶是肯定有的，但很多人把粗糙的茶碗放在大托盘端来，放下赶紧走开。”女儿接着说，“里面也可能有尼姑，可动作快得几乎来不及看上一眼……茶也是温吞茶，扫兴透了！”

“那没办法，讲究起来要花时间嘛！”父亲说。

“嗯，那还算好的。那个大院子，灯火通明，一个和尚走到院子正中，站着来一场长篇大论。倒是介绍青莲院，可也太能说

了。"

"……"

"进了寺院后，哪里有琴声响个不停，我跟同学说，不知是真在弹琴还是放留声机……"

"唔——"

"还去看了祇园舞伎，在练舞场舞了两三段，唉呀，那叫什么舞伎呀！"

"怎么？"

"衣带松松垮垮，服装够寒碜的了。"

"这——"

"从祇园去岛原的角屋看花旦。花旦的衣裳什么的倒像那么回事，使女也……。在粗大蜡烛的光照下，装模作样喝了所谓交杯酒。再往下，在门口裸土地上按花旦的步法走了几步……"

"呃——，能表演那个，算是不简单的了。"太吉郎说。

"那是。青莲院的提灯迎客和岛原的角屋就算有趣的了。"千重子应道，"这话，以前也好像说过……"

"把妈妈也领去一次。角屋啦花旦啦，从没看过。"母亲说话当中，车到了青莲院门前。

千重子为什么想起看樟树呢？是因为曾在植物园樟树下走过，还是因为曾经针对北山杉那种所谓人工林而说过更喜欢自然生长的大树呢？

不过，青莲院入口的石墙那里，只排列着四棵樟树。其中最前面的那棵，看上去最有年头。

千重子和父母站在那樟树前看着，什么也没说。细看之下，大樟树枝那奇特的弯曲样式是那么舒展，纵横交错，还好像有一

种令人惧怵的力量。

“可以了吧？走吧。”太吉郎朝南禅寺走去。

太吉郎从怀中钱夹里取出一张纸，看着上面画的待售房子路线图说：

“喂千重子，这樟树嘛，爸爸也不太清楚，估计是温暖地方或南国的树种吧？热海啦九洲啦，到处都有。这里的虽是老树，可感觉上就像大盆栽似的，是吧？”

“京都不也一样吗？山也好河也好人也好……”千重子说。

“噢，是吗！”父亲点头，“未必人人如此吧？”

“……”

“无论今人还是古人……”

“倒也是啊！”

“依你的说法，日本这个国家不也一样？”

“……”从大处看，千重子觉得父亲说的确有道理，“可是，爸爸，无论那樟树干还是奇妙伸展的树枝，仔细看去，不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大得让人害怕？”

“那是那是。年轻姑娘会有这种念头？”父亲回头看樟树，然后定定盯视女儿，“确实如你说的。你的头发又黑又亮，滑溜溜的……爸爸已经钝了，老朽了。不过，你说的确实是一种见识。”

“爸爸！”千重子深情地呼唤父亲。

从南禅寺的山门往院里窥看，安静、宽敞，但一如往日，人影寥寥。

父亲一边看待售房子路线图，一边往左拐。那房子虽然看上去很小，但土围墙很高，很有进深。从窄大门通往房门的甬路两

侧，胡枝子白花开得正盛，长长排列开去。

“嗬，漂亮！”太吉郎在门前看胡枝子花看得呆了，伫立不动。但买房的心情已经消失——他发现隔一家的那边有一座大房子改成了餐馆。

不过，两排胡枝子花具有让他难以离去的东西。

太吉郎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令他吃惊的是，这时间里南禅寺前大街的房子很多都成了餐馆。其中有的改建成了接待团体游客的大型旅店，也有的有外地学生吵吵嚷嚷进进出出。

“房子算了吧，不行的。”太吉郎在胡枝子门前自言自语。“看这势头，整个京都很快都要变成餐馆旅店，像高台寺那样……大阪、京都之间已成了工业带，西京一带还有空地，所幸交通不便；可附近不知要建多少怪模怪样花花绿绿的房子……”父亲一副沮丧的表情。

或许仍对胡枝子花恋恋不舍，太吉郎走了七八步，又独自折回，再次欣赏起来。

阿繁和千重子在路上等他。

“花开得真好！莫非有什么秘诀？”太吉郎返回两人身边，“不过，要是用竹棍支一支就好了……下雨给这胡枝子叶弄湿了衣服，这石板路可能就走不得了。”父亲说，“今年也让胡枝子开得这么盛，估计还没心思卖房子。到了非卖不可的时候，胡枝子凋零也好纠结也好，恐怕怎么都无所谓了。”

两人默然。

“人怕也是这样子吧！”父亲额头现出一丝阴云。

“爸爸，你那么喜欢胡枝子的？”千重子故意欢快地说，“今年

是来不及了，来年让我用胡枝子花为您构思碎花布料好了。”

“胡枝子是女人衣服的花纹，是用来做单和服的。”

“我想试做一件，不是女人衣服花纹，又不是单和服。”

“唷唷，碎花、做内衣？”父亲看着女儿，强作笑容道，“还是让爸爸给你画樟树和服或外套什么的吧，怪物似的花纹……”

“……”

“好像男女颠倒过来了。”

“颠倒可不是。”

“穿上怪物似的樟树纹衣服，能上街吗？”

“能的，无论去哪里……”

“唔——”

父亲低下头，似乎沉思起来。

“千重子，我也不是只喜欢胡枝子，无论什么花，因为看的时间和场所不同，都会让我心有所感。”

“那怕是的。”千重子应道，“爸爸，到了这里，龙村也离得不远了，希望顺便去看上一眼……”

“啊，那是面向外国人的店……繁，你看呢？”

“既然千重子想去看看……”阿繁轻松地说。

“也罢。龙村，可是没有龙村衣带的……”

那一带是下河原町气派的公馆区。

一进店，千重子就仔细察看右边摆放的一卷卷女服绸料。都不是龙村的东西，是钟纺的纺织品。

阿繁走过来问：

“千重子，你也想穿西裙？”

“哪里，不是的，妈妈。想看一下外国人喜欢的丝绸是什么

样。”

母亲点头，站在女儿身后，不时伸手指往丝绸上碰一下。

正中间的房间和走廊里，以正仓院衣料为主，挂着古代衣料的仿制品。

这些是龙村的。太吉郎看过几次龙村的展览，原来的古代衣料及其图片目录也看了，脑袋里有印象，名称也都知道，但他还是禁不住仔细观赏。

“让西方人看看，日本也有这样的好东西。”同太吉郎相识的店员说。

太吉郎上次来时也听他这么说来着，但此刻还是点头。看见仿唐丝织品，太吉郎说：

“了不起啊！往昔……一千多年前的吧？”

看来，这些仿古布料，这里是不卖的。过去也有织成女用衣带的成品，太吉郎特意给阿繁和千重子买过几条。但现在看样子这家店只面向外国人，没有衣带。大件东西顶多是装饰性台布之类。

展示柜里摆着手提袋、钱包、烟盒、方绸巾等小玩艺儿。

太吉郎买了两三条莫如说不像龙村风格的龙村领带和一个“菊花绉”钱包。所谓“菊花绉”，就是将鹰峰制作的光悦[1]名叫“大菊花绉”的纸工艺移植在布料上面，流行时间不长。

“东北一个地方，现在还用结实的日本纸制作相似的东西。”

---

① 光悦：本阿弥光悦（1558—1637）桃山时期和江户初期艺术家，工陶艺、漆艺、书画，尤以书法闻名。

太吉郎说。

“是啊是啊，”店里的人应道，“至于和光悦的关系，还真不大清楚……”

里面的展示柜上摆着索尼小型收音机，太吉郎等三人到底感到意外：即便为了“换取外汇”的委托加工品……

三人都被让进里面的接待室喝茶。店里的人说，那些椅子，有几位来自外国的所谓贵宾坐过。

玻璃窗外，有一棵不高的罕见杉树。

“那叫什么杉？”太吉郎问。

“我也不很清楚……听说叫 KOOYAO 杉。”

“写什么字？”

“园艺匠有时不知道字，说不太准，大概是写广叶杉①三个字。好像是本州南部才有的。”

“树干的颜色……？”

“那是青苔。”

听得小录音机响，回头一看，见一个年轻男子正在向三四个西方妇女介绍。

“啊，真一君的哥哥！”千重子站起身来。

真一的哥哥龙助也朝千重子走来，向坐在接待室椅子上的千重子父母低头致意。

“给那几位太太当向导？”千重子问。如此相互走近，千重子觉得这位兄长有一种压迫感，很难开口，和让人轻松的真一不同。

---

① 广叶杉：KOOYAO 为其日语发音，罗马字。

“也算不上导游。给她们当翻译的同学妹妹死了,打三四天替班。”

“哦,妹妹……”

“是的。好像比真一小两岁,倒是个可爱的姑娘……”

“……”

“真一不是英语差劲吗,又羞羞答答的。这么着,我就……。这里的店倒是用不着什么翻译……。再说,在这家店,客人只是买小收音机什么的,是吧?是美国的太太们,住在都城酒店。”

“原来这样。”

“都城酒店离这儿近,就过来看看。好好看龙村纺织品多好,却看什么小录音机。”龙助低声笑道,“倒是怎么都无所谓。”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这里摆收音机。”

“小收音机、丝绸,一美金就是一美金,一样。”

“是啊。”

“刚才去院子,水池里有五颜六色的锦鲤,要是她们一一细问,我该怎么解释呢?好在她们一口一个漂亮,谢天谢地!锦鲤那玩意儿,我本来就不大懂,再用英语准确介绍,就更莫名其妙了。什么带金边的鲤鱼颜色啦……”

“……”

“不去看看锦鲤?”

“那几位太太呢?”

“可以交给这里的店员,再说也差不多到回酒店喝茶时间了。说要和丈夫们会合去奈良。”

“我和父母打个招呼。”

“噢,我也得和客人说一声。”龙助往太太们那边走去说了句

什么。妇人们一齐朝千重子这边看。千重子脸上漾出红晕。

龙助很快折回,邀千重子走到院子。

两人坐在池边,看着五光十色的锦鲤游来游去,好半天没有出声。

“千重子小姐,对您家店里的总管——既是公司,是专务还是常务我不晓得——要给点儿颜色看才好。你做得到吧?我在场也可以的……”

千重子始料未及,胸口一下子收紧。

从龙村回来的夜里,千重子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蹲在池边,五颜六色的一群锦鲤朝蹲在岸边的自己的脚前聚来。锦鲤重重叠叠,争先恐后跃出水面。

就是这样一场梦。时间背景是白天,千重子把手伸进水中轻轻搅起波纹,锦鲤就一下子这样聚了过来。千重子一惊,从这鲤鱼群中感觉出了无可言喻的温情。

身旁的龙助好像比千重子还要吃惊。

“你的手有什么气味——什么灵气呢?”他说。

千重子有些难为情,立起身道:

“大概锦鲤和人混熟了吧?”

但龙助仍然紧紧盯住千重子的侧脸。

“原来东山就在那里啊!”千重子避开龙助的眼睛。

“噢,觉得山色有些不一样吧?有了秋意……”龙助应道。

梦醒之后,千重子记不得锦鲤梦中龙助是否在身旁了,久久无法入睡。

第二天,千重子犹豫不决,没有按龙助说的对店里的总管“给

点儿颜色看"。

快关店门的时候，千重子坐在账台前。那是围有矮木格护栏的式样古朴的账台。植村总管感觉出千重子不一般的气色。

"小姐，您这是……"

"请给我看一下我的和服衣料。"

"小姐您……？"植村似乎舒了口气，"您要穿咱们店里的？现在看，是要正月穿么？出门穿的还是长袖的？请吩咐。您不是在冈崎那样的印染店和万记店订做的吗？"

"把柜上的友禅绸给我看看，不是正月用的。"

"嗯，好好，随您看多少，把现在大凡有的都给您过目。或许有您看中的。"植村起身招呼两个店员耳语几句，三人拿出十多块衣料，动作熟练地在店堂中间摊开。

"这个可以的。"千重子也够爽快，"五天到一个星期做出来。衬里什么的由你定。"

植村被镇住了。"急了点儿。咱们是批发店，极少拿出去订做。不过没关系的。"

两个店员灵巧地卷起衣料。

"这上面写着尺寸。"千重子放在植村桌子上。但没有离开。

"植村先生，咱们店的生意，我也想一点点学起来，想了解了解，请多指教。"千重子和风细雨地说，低下头去。

"呃。"植村的表情不大自然。

千重子静静继续下文：

"明天也可以，账簿也请给我看一下。"

"账簿？"植村苦笑似的说道，"小姐要查账吗？"

"查账？那么大的举动，我想都没想过。只是想看一眼，我还

不知道咱店的生意什么样，是吧?”

“是吗? 说起来都是账簿，但多着呢! 还有专门应付税务署的。”

“咱店两笔账?”

“看您说的，小姐! 那种弄虚作假的事，得请您来。光明正大!”

“明天给我看看，植村先生。”千重子轻轻说罢，从植村面前起身。

“小姐，小姐您出生前，我植村可就是一手掌管这个店的……”植村说道。见千重子头也没回，植村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莫名其妙!”而后轻咂一下舌，“啊腰痛!”

千重子来到正在做晚饭的母亲这里。母亲看样子大为吃惊。

“千重子，话说得好重啊!”

“呃。辛苦了，妈妈。”

“年轻人，即使老实，也够怕人的。妈妈都要发抖了。”

“我也由别人支招来着。”

“哦，由谁?”

“真一的哥哥在龙村……真一那里，他父亲还正经管事，又有两个好总管。他说如果植村不干了，可以拨一个过来，他自己过来也行。”

“龙助君本人?”

“嗯。他说反正要做生意，研究生院什么时候退学都无所谓……”

“哦?”阿繁看着千重子顾盼生辉的妩媚脸庞。“植村倒是没有不干的意思……”

“龙助还说，要是那胡枝子附近有好房子，就让他父亲买下来。”

“唔。”母亲一时说不出话来，“就怪你爸爸有点儿厌世。”

“说爸爸那样也未尝不可……”

“那也是龙助说的？”

“是。”

“……”

“妈妈，您大概也看见了，把我们的和服送给杉树村的姑娘一件好吗？求您了……”

“好的好的，再加上外褂。”

千重子躲开眼睛，眼泪汪汪的。

为什么叫高机呢？当然因为手织机高。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把地面挖个浅坑安装手织机，土的潮气对蚕丝有益。本来人是坐在高织机上面的，现在则把大石块放入筐中吊在织机横头。

也有的纺织店同时使用这样的手织机和机织机两种。

秀男那里仅有三台手织机，兄弟三人织。父亲宗助也不时坐在机前。在零散纺织店数量少的西阵，规模就算可以的了。

随着千重子委托的衣带接近尾声，秀男的兴奋变得强烈起来。也是因为投入全副身心的劳作进入最后阶段的关系，交替的机杼和织声中也都有千重子在里面。

不，不是千重子，是苗子。不是千重子的衣带，是苗子的衣带。但在织的过程中，千重子和苗子成了一个人。

父亲宗助站在秀男身旁看了一会儿。

“嗬，好带子啊，少见的花纹！”父亲歪起脑袋，“谁家的？”

“佐田家千重子的。”

“花纹呢……?”

“千重子想出来的。”

“哦,千重子她……? 可是真的? 唔。”父亲屏住呼吸似的注视着,又用手指摸了摸机上的衣带,“秀男,织得好密实啊,这就好。”

“……”

“秀男,我想以前也对你说过,佐田先生是有恩于我的。”

“听了,爸爸。”

“嗯,是说过。”说着,宗助还是重复一遍:“我是从织工白手起家的,好不容易买了一台织机,钱的一半还是借的。每织出一条衣带,就送到佐田先生那里。只拿一条衣带多丢人啊,我就半夜里偷偷摸摸……”

“……”

“佐田先生脸上一次也没有出现不快。等织机变成了三台,这才好歹……”

“……”

“可是,秀男,身份还是不同……”

“我当然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呢?”

“你好像很喜欢佐田家的千重子……”

“您是说这个?”秀男启动歇息的手脚,继续织个不停。

刚一织完,马上把衣带送去苗子在的杉树村。

那是个北山方向几次挂起彩虹的午后。

秀男携带苗子的衣带刚一上路就看见了彩虹。彩虹很宽,但

颜色淡，上端的弓形没有勾勒出来。秀男驻步观看时间里，彩虹的颜色似乎渐渐变淡消失。

不料，公共汽车进入山谷之前，秀男又看见两次相似的彩虹。三次出现的都不是上端清晰形状完好的彩虹，都有个部位很淡。虽是常见的彩虹，但今天的秀男多少有些介意：唔，彩虹是吉兆还是凶兆呢？

天空没阴。刚进山谷，又好像出现一道大同小异的彩虹。由于山在清瀑川岸边迎面逼来，看不清楚。

在北山杉的村子下车一看，苗子仍一身工装，一边用围裙擦着湿手，一边快步走来。

苗子双手用菩提沙（不如说近乎红褐色的黏土）精心搓洗杉树圆木来着。

尽管还是十月，但山水想已变凉。圆木浮在人工渠里，热水大概是从上头简易锅灶流出来的，冒着热气。

"劳您跑到这深山里来了！"苗子弯下腰去。

"苗子小姐，讲定的衣带总算织好了，给您送过来。"

"是千重子替身的衣带吧？我不喜欢当替身。只见面就可以了！"苗子说。

"这衣带不是讲好的吗？何况是千重子的图案。"

苗子低着头说：

"说实话，秀男君，前天千重子小姐的店里把我的和服连同人字拖鞋配套送过来了。这些、什么时候才能穿呢？"

"二十二日时代祭怎么样？不能出来？"

"能，能放我出来。"苗子毫不迟疑地说，"现在站在这里会给别人看见的，"她一副思索的神情，"去河边碎石滩好么？"

毕竟不能像上次和千重子两人那样躲进杉树林中。

"你织的衣带，我会当作一生的宝贝。"

"不必，再织就是。"

苗子一时语塞。

千重子送来和服的事，苗子寄居的人家的人当然也已知道，所以把秀男领去那家也不碍事。但是，苗子大体晓得千重子现在的身份和她家的店铺了，仅这一点足已让她自幼的心愿得到满足，而不想用琐事打扰千重子。

不过，苗子生活的村濑家在这地方是很不错的杉山户，况且苗子干活十分卖力，所以，即使给千重子家知道了，也不至于添麻烦。同不很大的和服衣料批发店相比，或许拥有杉山更有底气。

尽管如此，苗子还是打算慎重对待同千重子深入交往。正因为千重子的爱心已经沁入肺腑……

这样，她把秀男领到了河边碎石滩上。清瀑川的碎石滩也在大凡能栽的地方栽上了杉树。

"这地方太失礼了，得请你原谅才行！"苗子说。到底是姑娘，急着看衣带。

"好漂亮的杉山啊！"秀男一面抬头看山，一边打开棉布包袱皮，解开纸绳。

"按我的设想，这里打一个鼓形结，这地方朝前……"

"啊，"苗子捋着衣带，"我用太可惜了！"苗子两眼发光。

"一个青头楞织的衣带，有什么好可惜的！这红松和杉树嘛，因为正月快到了，脑袋里光想红松鼓形结了，不料千重子小姐提出要杉树。来这里一看才明白。原先听说杉树，以为是大树老

树，好在我画得还算纤细，红松树干也稍微增加了颜色……”

无需说，杉树干画的也不是本色，形状和色调都下了工夫。

“好衣带啊！实在、实在谢谢了……。要是太时髦的，我这样子也扎不出去。”

“同千重子送的和服搭配得来吗？”

“我想正相搭配。”

“千重子小姐从小就熟悉京都和服……这衣带还没给她看。不知为什么，有些不好意思。”

“本来是千重子小姐构思的……我也要给她看看。”

“时代祭那天，一定穿上出门才好。”说着，秀男把衣带叠起装进纸套。

系好纸套的纸绳，秀男对苗子说：

“随便收下好了。虽是我答应的，但这是千重子小姐托织的衣带。把我当作小小的织工就是。倒是诚心诚意织出来的……”

苗子接过秀男递过来的衣带包袱，放在膝头不语。

“千重子小姐是从小看着和服长大的，送给你的和服肯定和这衣带相配。刚才也好像说过了……”

“……”

清瀑川清浅的流水在两人面前发出细微的声响。秀男环顾两岸杉山：

“如我预想的那样，杉树干就像工艺品似的齐刷刷立在那里，上边的枝叶也像是素雅的花朵。”

苗子脸上泛起愁苦。父亲应该是在打树梢枝丫当中为扔掉的婴儿千重子感到痛心才从树上掉下来的。那时苗子和千重子同是

婴儿，什么都不知晓，是长到一定程度后从村里人口中听说的。

因此，无论千重子——其实是千重子这个名字——还是她的生死抑或双胞胎中谁是姐姐谁是妹妹，苗子都不知道。只是想见一面，哪怕从旁边看一眼也好。

苗子那窝棚般寒碜的小屋，如今也在杉树村中荒废了，姑娘家一个人住不下去。很长时间里一直由在杉山做工的中年夫妇和上小学的女孩儿居住。当然也没有称得上房租的租金，再说也并非能收租金的房子。

只是，上小学的女孩分外喜欢花。房前有一株甚是好看的桂花。

“苗子姐！”女孩儿偶尔来苗子这里问桂花怎么修剪。

“不用管的。”苗子回答。但每次从那小屋前通过，都觉得比别人先闻到桂花的香气，从远处就闻到了。对于苗子，其实那更是一种悲伤。

放上秀男织的衣带，苗子膝部好像沉甸甸的。因了种种事情……

“秀男君，知道了千重子的下落，我就尽量不再和她交往了。和服和衣带这次就领情收下了……您能理解的吧？”苗子诚恳地说。

“是啊。”秀男应道，“时代祭那天能出来么？想看看你扎衣带的样子。对千重子小姐我就不打招呼了。祭祀队伍从御所[1]出发，我在西边蛤御门那里等你。这样可以吗？”

---

① 御所：明治维新（一八六八）前天皇居住的场所。皇宫。

苗子脸颊微微泛红，好一会儿才深深点头。

对岸水边有一棵小树，叶片已经变红，映在水中摇曳生姿。秀男扬起脸来：

"那棵红得那么鲜艳的，是什么树呢?"

"漆树。"苗子抬起眼回答。这当儿，原来用颤抖的手拢起的头发，不知为什么，一头黑发突然散开，一直披到后背。

"哎呀!"

苗子红了脸，归拢头发卷起，口衔发卡别好，但不够用，发卡好像有一些掉在了地上。

秀男看着她的姿态和动作，觉得很美。

"留长发?"

"嗯。千重子小姐也没有剪，但她拢得好，男的看不出来……"苗子慌忙包上头巾，"抱歉!"

"……"

"在这里，只给杉树化妆，我自己不化什么妆的。"

不过，口红却像是淡淡抹了一点。秀男恨不得苗子重新取下毛巾，让黑发在后背展开，但未能出口——他瞧见苗子包头巾的手势很慌。

狭窄山谷的西侧山坡已经暗了下来。

"苗子小姐，我该回去了。"秀男站起身来。

"今天倒是快收工了……天变短啦!"

秀男望着山谷东南山顶笔直排列的杉树干缝隙间金色的火烧云。

"秀男君，谢谢，太谢谢了!"苗子以缓缓接过衣带的姿态欠身

立起。

“如果道谢，就谢千重子小姐好了。”秀男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为这杉山姑娘织衣带的喜悦还是在胸间暖暖膨胀开来。

“恕我啰嗦，时代祭请一定来，御所西门、蛤御门见！”

“嗳。”苗子深深点头，“从未扎衣带穿过和服，不大好意思……。”

十月二十二日时代祭，即使在祭祀活动多的京都，也同上贺茂神社、下贺茂神社的葵祭、祇园祭一起并称三大祭。尽管是平安神宫之祭，但游行队伍从京都御所出发。

苗子一大早就心神不定，比约定时间提早半个小时就在御所西面的御门——蛤御门背阴处等待秀男了。等男子是第一次。

所幸是个晴天，碧空如洗。

平安神宫是在京都迁都一千一百周年的明治二十八年建造的，不用说，三大祭中它历史最短。但因目的在于庆贺京都的建都，所以队伍要表现千年古都风俗的变化过程。各个时代耳熟能详的人物都要出场，以便再现那一时代的装束。

例如，和宫、莲月尼，吉野太夫、出云阿国、淀君、常盘御前、横笛、巴御前、静御前、小野小町、紫式部、清少纳言。

还有卖柴女、巫女。

因有倡优女贩掺杂其中，所以先列举了女子。自不待言，楠正成、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王朝公卿和武人等不在少数。

队伍相当长，一如京都风俗画卷。

女子加入进来据说始自昭和二十五年①，这使得祭典变得花

---

① 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〇年。

枝招展。

队伍前面是明治维新时期的勤王队、丹波北桑田的山国队，后面是延历时期的文官上朝的队列。返回平安神宫之后，在凤辇前致祈祷辞。

队伍从御所出发，而且在御所前的广场上可以看到——秀男所以把苗子约到御所，原因就在这里。

苗子在御所门阴里等待秀男。熙来攘往，没人注意。但有一位中年商家老板娘模样的人大步走到跟前：

"小姐，好衣带啊！在哪买的？和衣服正相搭配……对不起，"对方想要触摸，"让我看一下后面的鼓形结好吗？"

"呃——"给人这么看起来，苗子心里反而冷静下来。她还从未穿过这样的和服、扎过这样的衣带。

"等久了吧？"秀男赶来。

距队伍出发的御所最近的席位给参拜团体占满了，秀男和苗子站在与之相连的观礼台的后面。

苗子第一次得到这么好的位置，秀男也差不多忘了看新衣裳，只顾注视游行队伍。

但苗子忽有所觉：

"秀男君，看什么呢？"

"看青松。喏，看那队伍，青松背景使得队伍分外显眼。广阔的御所院子里有黑松的吧？我最喜欢不过。"

"……"

"侧眼看了你一眼，没注意到吧？"

"瞧你。"苗子伏下头去。

深秋姐妹

在祭典众多的京都，同"大文字"相比，莫如说千重子更喜欢鞍马火祭。因相距不远，苗子也去看过。不过，即使过去在火祭上擦肩而过，互相也可能不注意。

从鞍马道到参道，家家户户都设树枝隔开，往房顶洒水，半夜燃起大大小小的松明。人们一边口诵"美哉祭典、壮哉祭典"，一边朝神社爬去。火越烧越旺。及至两台神轿出现，村（现在为町）里的妇女一齐出动拉起轿绳。最后献上大把松明。祭典大体持续到黎明时分。

不料，今年不再搞这有名的火祭了。据说是为了节约。伐竹祭一如既往，而"火祭"不再举办。

北野天神的"青芋祭"今年也没有了。据说芋头歉收，做不成芋头神轿。

在京都，鹿谷平安寺的"南瓜供养"啦、莲花寺的"黄瓜祭"啦一类传统活动也不少。这想必表现出京都以至京都人一个侧面。

近年复活的祭典，好像有岚山河龙舟极乐鸟，以及上贺茂神社庭园溪流的"曲水宴"等等，哪个都是王朝贵族的风流游戏。

曲水宴的做法是，身着古代服装的人坐在岸边，在酒杯漂流时间里或唱歌或绘画或写什么。酒杯流到自己面前时拿起一饮而尽，再放回溪中，如此反复。由童子侍候。

活动从去年开始，千重子去看过。王朝公卿中领头的是歌人吉井勇（吉井勇现已作古）。

也是因为刚复活不久，人们好像还不适应。

至于岚山的极乐鸟，千重子今年也没看。觉得已经没有寂寥的情趣。京都古意盎然的活动多得看不过来。

不知是在勤劳的母亲阿繁培养下长大的关系还是由于天性如此，千重子一大早就起来把格子窗擦得干干净净。

"千重子，两人在时代祭好开心的样子啊！"拾掇好早饭碗筷，真一打来电话说。

看来，真一把千重子和苗子看错了。

"你去了？打个招呼就好了……"千重子缩缩肩说。

"倒是那么想来着，可哥哥不让。"真一直言快语。

千重子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指出对方看错人了。不过，根据真一电话，猜想苗子是身穿自己送的和服、扎着秀男织的衣带去看时代祭的。

苗子的同伴肯定是秀男无疑。这点千重子一下子没有想到，但很快心里涌起暖意，微笑也挂上嘴角。

"千重子、千重子姐！"真一在电话里喊她，"怎么不吭声了？"

"打来电话的，原来是你呀！"

"瞧你、瞧你！"真一笑了起来，"现在总管在吗？"

"不在，还……"

"你没有感冒的吧？"

"声音听起来感冒了？正在外面擦格子门呢。"

"是吗！"真一似乎摇晃一下听筒。

这回千重子朗声笑了。

真一压低嗓音：

“打这电话是哥哥叫我找你，马上换他上来……”

对真一的哥哥龙助，千重子不能像跟真一说话那么轻松。

“千重子，教训总管了么？”龙助单刀直人。

“说了。”

“嗬，了不起，”龙助提高声音重复道，“了不起啊！”

“母亲也在后头听到了，心惊胆战的样子。”

“那怕是的。”

“我说自己也想多少学学店里的生意，让他把账簿全都给我看看。”

“唔，这就是了，说得好。光这么说说，情形都会不一样。”

“另外，还让他把保险柜里的存款折、股票、债券什么的一古脑儿拿了出来。”

“嗬，有两下子，你真有两下子。”龙助不胜感慨，“原本是那么温柔的小姐……”

“是你支的招嘛……”

“不是我支招，是附近批发商那里有风言风语。本来我已下了决心，要是你说不来，我或者家父就跑一趟。可你干得真是再漂亮不过。总管态度变了吧？”

“嗯，好像是。”

“可想而知。”龙助在电话中沉默了好一阵子，“干得漂亮！”

千重子感觉出，龙助在电话另一端仍好像犹豫什么。

“千重子，今天下午想去贵店拜访，不碍事吗？”龙助说，“真一

也一起……”

“碍什么事，我可没有什么事可碍的。”千重子应道。

“年轻姑娘嘛！”

“瞧你！”

“怎么样？”龙助笑道，“趁总管还在店里，我过去一趟。只是瞧上一眼。你完全不必多虑，我看看总管的脸色就行。”

“啊？”千重子卡住了。

龙助的店是室町一带一家大批发店，在同行中也有种种势力。龙助虽然在读研究生院，但身上自有大店的份量。

“差不多该是吃甲鱼的时候了，在北野的大市订了座位，请你赏光。不敢请你的父母大人，那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只请千重子……我带童子过去。”

“好。”对方先声夺人，千重子只能应允。

真一作为童子坐祇园祭长刀彩车，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哥哥龙助至今仍半开玩笑地偶尔叫他“童子”。那也是因为真一至今仍保留着“童子”特有的可爱和温存……

千重子告诉母亲说：

“下午龙助和真一要来咱们店，打电话说了。”

“哦——？”母亲显得有些意外。

下午，千重子上到后楼二楼，仔细化了妆——尽量使之不显眼——长发也精心梳理一番。很难拢成中意的发型。出门穿的衣服也这件那件拿不定主意。

终于下楼一看，父亲已出门去了哪里。

千重子走进里面的客厅把炭火生好，四下打量。小院子也看了。大枫树的青苔依然青翠如初，但树干上的两株堇菜的叶子已

淡淡变黄。

基督石灯笼下端那棵小茶梅树开着红花。红得真是娇艳，比红玫瑰还让千重子动心。

龙助和真一来了，向千重子的母亲郑重寒暄之后，龙助一人在柜台总管前面正襟危坐。

植村总管慌忙走出账台护栏，正正规规寒暄了好些时间。龙助也应对一番，但一直紧绷着脸。植村当然明白个中意味。

什么呀，一个学生娃！植村心里暗想，但到底拿龙助没办法。

等植村落下话尾，龙助不紧不慢地说：

“贵店也一片兴旺景象，蛮好的嘛！”

“嗯，谢谢，托您的福。”

“家父他们也说，佐田先生幸好得您帮助。多年的经验，难能可贵……”

“不敢不敢。同水木先生的大店相比，我们何足挂齿。”

“哪里哪里，我们的店无非手伸得长罢了。除了批发京都和服衣料，这个那个什么都搞，杂货铺！我是不大中意的。像您这里这样一以贯之的店可是越来越少了……”

植村刚想应答，龙助却欠身立起，朝千重子和真一所在的里面客厅走去。植村望着龙助的背影，脸色很不好看。他很清楚，提出要看账簿的千重子同刚才的龙助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

千重子询问似的扬脸看着龙助。

“千重子，总管那里我敲打了一下。毕竟我有责任——是我劝你的。”

“……”

千重子低头为龙助倒了碗淡茶。

“哥哥,你看枫树干的堇菜,”真一用手指着说,“是两株的吧?好几年前千重子就把那两株堇菜看成一对可爱的恋人……近在眼前,却永远无法相聚……”

“唷。”

“女孩子想的东西就是可爱。”

“瞧你瞧你,不好意思的,真一。”

千重子把斟完的茶碗放到龙助面前,手微微颤抖。

三人乘龙助店里的车来到北野六番町名叫“大市”的甲鱼餐馆。“大市”是店面古朴的老字号,游客大多知道。房间也很古旧,天花板低低的。

先吃甲鱼纯正火锅,往下吃杂烩。

千重子里里外外有些发热,似乎醉意上来。

淡淡的桃红色一直染上千重子脖颈。脖颈白皙细腻,光洁滑润,生机四溢,加之染了颜色,十分妩媚动人。双眼顾盼生辉。她不时抚摸一下脸颊。

千重子一向滴酒不沾。问题是,甲鱼汤汁差不多一半是酒。

虽说车就在门外等着,但千重子仍怕脚步不稳。而心情到底兴奋起来,话也好像多了。

“真一,”千重子对兄弟俩中容易搭话的弟弟说,“时代祭那天在御所院子看见的两人,那个不是我,看错人了。怕是离得远的缘故。”

“不必遮遮掩掩的嘛!”真一笑道。

“千真万确。”千重子略一迟疑,“其实,我们是姐妹。”

“哦?”真一满脸诧异。

千重子曾在赏樱时节的清水寺对真一说过自己是弃儿。想必他也告诉了哥哥龙助。可能他认为毕竟店离得近,即使自己不告诉,也总会传到哥哥耳朵的。

“你在御所院子看见的……”千重子犹犹豫豫,“我们是双胞胎,我是其中一个。”

这对真一也是初次听得。

“……”

三人沉默良久。

“我是被扔掉的一个。”

“……”

“果真那样,扔在我们店前就好了……真的,扔在我们店前就好了!”龙助动情地连说两遍。

“哥哥,”真一笑道,“现在的千重子不同,不是刚出生的婴儿了。”

“是婴儿也可以的嘛!”龙助说。

“喏,你是看了现在的千重子才那么说的吧?”

“不不。”

“人家在佐田先生家可是被当作掌上明珠养大的,所以才有现在的千重子。”真一说,“那时哥哥你还是毛孩子。毛孩子怎么养得了婴儿呢?”

“养得了。”龙助一口咬定。

“嗬,哥哥总是这么自负,死不认输。”

“那或许是的。不过,我的确是想养婴儿时候的千重子的,咱家母亲也肯定帮我。”

千重子酒醒了，额头开始泛白。

秋天的北野舞蹈表演，要持续半个月。表演结束的前一天，佐田太吉郎独自走出家门。茶馆送的入场券当然不止一张，但太吉郎谁也不想邀。看完舞蹈回来路上再和几个同伴去茶馆玩耍，这反倒让他觉得麻烦。

舞蹈开始前，太吉郎绷着脸上到茶座。坐着点茶的今日当班的艺伎也不是他熟悉的。

她身旁并排站着七八个少女，估计是帮忙端茶的。清一色是粉色长袖和服。

单单正中间一个少女穿蓝色和服。

“哦!”太吉郎险些叫出声来。虽说化妆化得漂亮，但她不就是由花街柳巷那位老板娘领着和自己坐在一起的少女吗？只她一人身着蓝色，估计当是什么班的缘故。

蓝衣少女端茶来到太吉郎跟前。表情当然一本正经，中规中矩。

但太吉郎心里似乎轻松起来。

舞蹈是八幕舞剧《虞美人草图绘》——广为人知的中国的项羽和虞姬的悲剧。虞姬以剑刺胸，在项羽怀抱中听着望乡楚歌死去。项羽也战死之后，舞台随即转来日本，开始演熊谷直实、平敦盛和玉织姬的故事。打败敦盛的熊谷因感人生无常而出家。之后凭吊古战场，但见敦盛坟冢四周开满了虞美人草。笛声传来。敦盛亡灵显现，请其将青叶笛藏于黑谷寺。玉织姬之灵则请其将坟冢周围的虞美人草朵朵红花供在佛前。

这场舞剧之后跳的是欢快的新舞剧《北野风流》。

同祇园的井上流舞蹈不同，上七轩的是花柳派。

离开北野会馆，太吉郎顺路来到古色古香的茶馆，怔怔坐在那里。

"不叫个人来？"茶馆老板娘问。

"唔，叫那个咬舌头的吧。往下么，那个端茶的蓝衣孩子怎么样？"

"叮当电车上的……啊，仅仅寒暄一声还是可以的。"

太吉郎喝着茶等待艺伎。艺伎来了，他故意起身离开。艺伎跟了上来，他问：

"现在还咬？"

"您记得可真够清楚的。不要紧的，伸出试试！"

"我可害怕。"

"真不要紧的。"

太吉郎伸了出来。被暖暖地、柔柔地吸了进去。

太吉郎轻拍女子的背：

"你堕落了呀！"

"这也算堕落？"

太吉郎很想漱漱口。无奈艺伎站在旁边，漱不成。

相当胆大的恶作剧。作为艺伎也怕是兴之所至，没什么用意。太吉郎并不讨厌这个年轻艺伎，也不觉得不干净。

太吉郎正要折回客厅，艺伎把他拉住：

"等一下。"

她掏出手帕，擦拭太吉郎的嘴唇。手帕沾上了口红。艺伎把脸贴近太吉郎细看：

“嗯，这回不碍事了。”

“谢谢……”太吉郎把手轻轻搭在艺伎肩上。

艺伎留在卫生间镜前，以便重新抹好自己的嘴唇。

返回客厅，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太吉郎像漱口似的啜了两三杯凉了的酒。

不管怎样，艺伎的气味或艺伎的香水味仍好像留在了哪里。太吉郎觉得自己多少年轻了些。

他想虽然是艺伎意外的调皮，可自己未免有些冷淡。想必是很久没同年轻女子嬉闹的缘故。

说不定这个二十刚出头的艺伎是个非常有趣的女子。

老板娘领着少女进来了。少女仍一身蓝衣。

“因为您想看一眼，我就求她过来，说只寒暄一句就行。您也看见了，这不，年纪还小！”老板娘说。

太吉郎看着少女：

“刚才是你端茶……”

“是的。”到底是茶馆的孩子，一点也不扭扭捏捏，“心想这不是那位老伯吗，就端茶过来。”

“噢，谢谢。记得我的？”

“记得。”

艺伎也来了。老板娘对艺伎说：

“佐田先生可喜欢小千代啦！”

“哦？”艺伎注视太吉郎的脸，“眼光够高的了。不过，还要等三年的哟。再说，小千代明年春天要到先斗町去。”

“先斗町？那为什么？”

“说想当舞伎。对舞伎的样子很向往。”

"唔——？当舞伎，在这祇园不也可以的么？"

"她的伯母在先斗町，所以才去。"

太吉郎思忖，这个少女无论去哪里都会成为一流的舞伎。

西阵和服纺织品工会断然采取从未有过的措施：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九日的八天时间里，所有织机一律停机。因为十二日和十九日是星期日，所以实际停六天。

原因固然种种样样，但概而言之，当然在经济方面。就是说，生产过剩，库存量足够做三十万件和服。停机是为了处理库存、改善经营状况。同时也有近来资金筹措难度加大方面的原因。

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采购和服衣料的贸易公司相继倒闭。

停机八天，据说差不多减产了八九万件。不过结果好像不错，基本大功告成。

尽管如此，一看即可知道，西阵的机屋町、尤其集中在小巷里的家庭作坊全都服从了这个规定。

这里匍匐着瓦顶深檐的古旧小房子。就算有二楼也很矮。胡同般的小巷更是杂乱无章，甚至幽暗处都能听见织机声。估计不是自有机，而是租来的。

不过，申请"免除停机"的，仅有三十多家。

秀男家织的是衣带，不是和服衣料。京机三台，不用说，白天也要开灯——织场倒是明亮，后面也有空地。可毕竟是小房子，那不多的粗糙厨具放在哪里了呢？家人休息睡觉的地方呢？

秀男性格坚毅，才能也够出众，而且有相应的热情。问题是，长时间坐在窄板上织个不停，屁股很可能坐出长形青斑。

约苗子去看时代祭时，较之各个时代的装束队列，他更为作为其背景的宽阔御所里的青松所吸引——想必那也是从日常劳作中解放出来的关系。在山上劳动的苗子——尽管是狭窄的山谷——倒是觉察不到……

不过，自从苗子扎着自己织的衣带来看时代祭之后，秀男干得更有劲头了。

千重子同龙助、真一一起去大市以来，虽然算不上痛苦难耐，但有时仍觉得一颗心好像丢去了哪里。意识到时，得知那到底是苦恼造成的。

十二月十三日“迎年节”已经过去，京都开始进入冬天常有的多变天气。晴天，却有阵雨在阳光中闪闪泻下，有时甚至是雨夹雪。一忽儿晴了，又一忽儿阴了。

从十二月十三日“迎年”这天开始，准备过正月自不用说，在京都还有“岁暮赠答”这一习惯。

而严守这一习惯的，还是要数祇园等地方的花街柳巷。

伙计们走来走去，把镜饼①送到平时照顾艺伎舞伎们的茶馆、歌舞曲师傅家和年长的艺伎家里。

之后舞伎们四处寒暄。

“恭喜恭喜！”意思是说今年一年承蒙关照平安过去了，明年还请多多关照。

在这一天，打扮得比平时还要花枝招展的艺伎舞伎来来往往，使得祇园一带因了略微提前的岁暮变得有声有色。

---

① 镜饼：日本过年期间供神用的圆镜形年糕，两张贴在一起。

千重子家的店没有那么热闹。

吃罢早饭，千重子独自上了里面的二楼简单化了晨妆。但手总是不由得停住不动。

龙助在北野甲鱼店里说的那句动情的话在千重子胸际挥之不去。婴儿时的千重子要是被扔在龙助家门前就好了——说得那般毋庸置疑，不是吗？

龙助的弟弟真一同千重子是青梅竹马，一直到高中都是同学，性格也温和。虽然喜欢千重子，却从未像龙助那样说出让千重子屏息敛气那样的话，千重子因之得以和他随意玩耍。

千重子把梳好的长发披在身后，从楼上下来。

早饭要吃完还没吃完的时候，北山杉村（町）苗子给千重子打来电话。

“是小姐吧？”苗子叮问一句，“我想见你一下，有件事想说给你听。”

“苗子，好想你的……明天怎么样？”千重子应道。

“我这边什么时候都……”

“来店里可好？”

“店就不去了，请原谅。”

“你的事跟妈妈说了。爸爸也应该知道了。”

“不是还有店员他们吗？”

“……”千重子略一沉吟，“那么，我去你那里。”

“很冷的哟！倒是求之不得……”

“也想看看杉树……”

“是吗？不但冷，还可能下雨，你得准备好了再来。火么，多少都没问题。我在路边干活，一眼就能看得出。”苗子欢快地说。

冬天的花

千重子穿过上长裤和厚毛衣，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厚袜子也够时髦的。

父亲太吉郎在家，千重子端坐他面前打招呼。太吉郎为千重子少有的打扮瞪大眼睛：

"上山？"

"是……北山杉那个孩子想见我，说有事跟我说……"

"是吗。"太吉郎没有犹豫的样子，"千重子！"

"嗯。"

"如果那孩子有什么苦恼事、麻烦事，只管领到咱家来……收养就是。"

千重子低头不语。

"好么？有两个女儿，我也好老太婆也好，都够热闹的。"

"爸爸，谢谢！谢谢，爸爸！"千重子弯腰致谢，热泪沁湿了大腿。

"你是从吃奶孩子那时养育的，那可真是含在嘴里都怕化了。而对那姑娘，也会尽量一视同仁。既然像你，那么应该是个好姑娘，领来就是。二十年前双胞胎让人嫌弃，可如今无所谓了。"说罢，太吉郎招呼妻子："繁、阿繁！"

"爸爸，您的好意让人感动，但那孩子、苗子决不会来咱家

的。"千重子说。

"那又是为什么?"

"她一点也不想妨碍我的幸福——估计是出于这个心思。"

"哪里谈得上妨碍呢!"

"……"

"哪里谈得上妨碍呢?"父亲重复一句,歪头沉思。

"今天我都说了,说爸爸妈妈都知道了,劝她来店。"千重子语声有些哽咽,"可她顾虑店员和左邻右舍……"

"店员有什么!"太吉郎禁不住提高嗓门。

"爸爸您说的我都清楚,但今天还是由我过去看看。"

"也罢,"父亲点头,"路上小心……。还有,把父亲的话转告苗子那孩子。"

"好的。"

千重子在雨衣外加了风帽,鞋也换上雨靴。

城内的天空,早上还万里无云,却不知什么时候阴了下来。说不定北山已经下雨。即使从城里都能看出那样的天色。如果没有坡势舒缓低矮的山峦阻挡,大概从京都也会望见那里即将下雪的天空。

千重子坐上国铁公共汽车。

北山杉中川北山町那里,通有国铁和市营两条公共汽车线路。市营公共汽车通到京都市(扩展后的)北郊的山顶,从那里折回;国铁公共汽车一直远远通到福井县的小浜。

小浜从小浜湾海岸、再从若狭湾伸展到日本海。

也许是冬天的关系,公共汽车乘客不多。

两个结伴的年轻男子目光锐利地盯视千重子。千重子多少有些怵然，把风帽拉低。

“小姐，求求你，别用那东西遮住好吗？”男子声音嘶哑，同年龄很不相称。

“听着，闭上嘴！”旁边的男子说。

求千重子的男子戴着手铐。犯了什么罪呢？旁边的男子应该是警察。想必要翻山越岭把他押送去哪里。

千重子不可能取下风帽露出脸来。

车到高雄。

“这是高雄的哪里呢？”

有乘客这样说道。其实并非完全看不出来。枫树叶已经落光了，树梢的细枝已经入冬。

栂尾下面的停车场也一辆车也没有。

苗子一身劳动服，来到菩提瀑站等待千重子。

千重子那身打扮使得苗子一瞬间没有认出。

“小姐，您来了。劳你来到这样的深山老林。”

“哪里，也算不上深山老林的么！”千重子仍戴着手套握住苗子的双手，“好高兴啊，夏天以来再没见面。夏天在杉山里，真是谢谢了。”

“瞧你，那有什么！”苗子说，“对了，当时要是真有雷落在两人头上，那会怎么样呢？不过我还是会高兴的……”

“苗子，”千重子边走边说，“既然电话打到家里，那么想必是有很不寻常的事。还是先让我听听吧。不然很难静下心来说话。”

“……”一身劳动服的苗子也扎着毛巾。

"什么事呢?"千重子催问。

"说实话,秀男希望我和他结婚。所以……"苗子好像有些踉跄,抓住千重子。

千重子抱住踉跄的苗子。

天天劳动的苗子的身体紧绷绷的——夏天打雷那时候,千重子因为害怕而没感觉出来。

苗子很快站直。不过大概是因为千重子的搂抱让她感到高兴,嘴上没说"可以了"。莫如说半倚半靠一起走着。

搂抱苗子的千重子开始更多地靠在苗子身上。但两个姑娘对此没有注意。

千重子从风帽底下问:

"那么你是怎么回答秀男的呢?"

"回答……?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当场回答的吧?"

"……"

"秀男把我错看成了你——现在倒不是错看——你已经深深进入了他的心底,是吧?"

"没有那样的事。"

"不,这我一清二楚。就算没有错看,也是作为你的替身结婚的。秀男想必从我身上看出你的幻影。这是第一点……"苗子说。

千重子想起,在去看春天盛开的郁金香回来途中的加茂堤上,父亲提出想把秀男招为上门女婿而被母亲责怪了几句。

"第二,秀男那里是织衣带的吧?"苗子加重语气,"要是因为这个我和你家的店有了联系,结果给你添了麻烦或被周围人用奇

特的眼光看待，那么，我就是死了也没办法道歉，恨不得躲进更深更老的深山老林里去……”

“你为什么想这种事呢？”千重子摇晃苗子的肩膀，“今天到这里来，也是跟父亲打了招呼才来的。母亲也一清二楚。”

“……”

“你知道父亲怎么说来着，”千重子更有力地摇晃苗子的肩，“父亲说要是苗子那孩子有了什么苦恼事、麻烦事，只管领到咱家来……我是作为父亲的嫡女人的户籍，对你也尽量一视同仁，父亲说。我独自一个很寂寞的吧？”

“……”苗子取下头上的毛巾。

“谢谢！”她用毛巾捂住脸，“打心眼里谢谢。”随后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我么，你知道，一没有亲人，二没有真正能依靠的人，挺孤单的，但不去多想，只管干活。”

为了缓和气氛，千重子问道：

“和秀男那个关键事……？”

“一下子答复不了。”苗子带着哭腔说。

“给我，”千重子拿过苗子的毛巾，“那么哭天抹泪就进村了……？”说着，擦了擦苗子的眼睑和脸颊。

“不要紧，我是个要强的人，干活一个顶两个，但就是好哭鼻子。”

千重子擦罢苗子的脸，苗子把脸贴在千重子胸口，反而抽泣起来。

“这可不好的哟，苗子！怪不好受的，别哭了！”千重子轻拍苗子的背，“再那么哭，我这就回去！”

"不,不不!"苗子一惊,随即拿过千重子手里自己的日本布毛巾,使劲擦脸。

因是冬天,看不出哭过。只是眼白略微发红。苗子把毛巾扎得低低的。

两人默默走了一程。

北山杉果然打枝一直打到树梢。千重子把树梢圆圆留下的枝叶看作冬天素雅的绿花。

估计可以了,千重子对苗子说:

"秀男自己画的衣带图案蛮好的,织的也密密实实,人很认真。"

"嗯,那是那是。"苗子应道,"约我看时代祭的时候,秀男说同身穿古代衣服的队伍相比,更喜欢看作为背景的御所院里的青松和东山颜色的变化。"

"对秀男来说,时代祭早没什么稀奇的了……"

"不,不是一回事。"苗子加重语气。

"……"

"队伍过去之后,他非让我去他家不可。"

"家、秀男的家?"

"是的。"

千重子多少有些吃惊。

"他还有两个弟弟。把我领到后院空地那里,说如果两人在一起,就在那里盖一座小房子,自己想怎么织就怎么织。"

"不是蛮好的吗?"

"好——?秀男想必是把我作为小姐您的幻影要和我结婚的。作为女儿家,这个我懂的。"苗子再次重复。

千重子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狭窄的山谷岔出一条更窄的山谷,在那里刷洗杉树圆木的妇女们围坐一圈休息,烤着篝火暖和手脚。

苗子来到自家房前。与其说是房子,莫如说是窝棚。草房顶年久失修,已经歪了,呈波纹状。只是,因是山里人家,院子多少有一点儿,恣意生长的高大的南天竹缀着红色的果实。即使那七八棵南天竹也东倒西歪相互交叉。

但这破败的小屋说不定就是千重子的家。

从旁边走过时,苗子的眼泪已经干了,不知该不该告诉千重子这就是自己的房子。千重子是在母亲娘家出生的,想必没住过这里。就连自己也记不确切在这房子住过一段时间没有。毕竟还是婴儿的时候父亲就已去世,又失去了母亲。

幸好千重子没注意这样的房子,只顾仰脸看杉山、看排列的杉树圆木走了过去。苗子得以避免提起房子的事。

笔直笔直的树干圆圆留了一点儿枝叶,难怪千重子看作“冬天的花”,的确是冬天的花。

差不多所有的人家的檐前和二楼都摆着一排晾晒剥皮和磨洗过的杉树圆木。白色的圆木根部排列得整整齐齐,足够好看,有可能比任何墙壁都好看。

杉山上的树下荒草也已枯萎了,直挺挺齐刷刷的粗树干是那么赏心悦目。从约略稀疏的树干之间,有的地方可以窥见天空。

“还是冬天漂亮啊!”千重子说。

“是吗?看惯了,看不出漂亮。不过,冬天的杉树到底成了浅黄色,芒草似的,是吧?”

“像花似的。”

“花？像花？”苗子意外地扬脸往杉山看去。

又走了一会儿，出现一座古雅的房子，估计是这里拥有很多山的大户人家。院墙不高，下半端贴板，涂成赭红色。上半端是白壁，上面敷着瓦脊。

千重子停住脚步：

“好房子啊！”

“小姐，我就住在这房子里。进去看看怎么样？”

“……”

“没关系，差不多住十年了。”苗子说。

较之作为千重子的替身，秀男更是想把苗子作为千重子的幻影和她结婚——这话千重子已经从苗子嘴里听两三遍了。

若说“替身”，当然明白。可“幻影”到底是什么呢？尤其作为结婚对象……

“苗子，你一口一个幻影、幻影，幻影是什么呢？”千重子追问。

“……”

“幻影不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吗？”千重子继续道，脸上蓦然泛起红晕。不仅脸，无论哪里恐怕都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苗子，即将为男人所拥有了。

“那倒是。可无形的幻影怕是这样子的吧，”苗子回答，“幻影在男人的心头或胸间，也可能出现在此外别的地方。”

“……”

“就算我成了六十岁老太婆，作为幻影的千重子也还是像现在这样年轻吧？”

这话让千重子感到意外。

“连这个都想到了?”

“讨厌漂亮幻影的时候是不会有的吧?”

“那不一定。”千重子勉强说道。

“对幻影不可能连踢带踩。跌倒的不只能是自己吗?”

“瞧你!”千重子觉得苗子也有妒意,“实际上哪里也没有什么幻影的。”

“这里有……”

“我不是幻影,我和苗子是双胞胎。”

“……”

“那么说,你和我的幽灵难道也可以成为姐妹么?”

“不不,那是指你说的。不过,那也只限于秀男……”

“想过头了。”如此说罢,千重子稍微低头走了一会儿,“干脆三人把话说透怎么样?”

“话这东西,有时是真心话,有时不是……”

“苗子,你那么多疑?”

“那倒不是。可是也有女儿心……”

“……”

“周山那边有阵雨转来北山了吧？山上的杉树也……”

千重子抬起眼睛。

“赶快回去吧,好像要下雨夹雪。”

“我估计到了,带了雨具来。”

千重子脱下一只手套给苗子看:

“这手不像是小姐的吧?”

苗子一惊,双手包住千重子的那只手。

阵雨大概是在千重子不知晓时间里来到的。这个村子的苗子也可能没觉察到。和小雨不同,和毛毛雨也不一样。

经苗子一说,千重子朝四方山上看去:灰濛濛冷冰冰的。山麓的杉树干反而历历在目。

片刻,低矮的山峦仿佛被雾霭包拢似的失去界线。就天色而言,就跟春天的云霞截然不同。莫如说或许这倒更有京都特色。

往脚下一看,已经有些湿润了。

这时间里,山脉被浅灰色拥裹起来,仿佛罩上一层雾霭。

不久,很快沿山谷浓浓流淌下来,也有白色掺杂其间。雨夹雪下起来了。

苗子对千重子说"赶快回去",正是在她看见白色的时候。不能说是雪,而是雨夹雪。但那白色东西时而消失时而加入。

就时间来说,山谷暗得太早了。而且冷了下来。

千重子也是京都姑娘,对北山阵雨并不陌生。

"趁你还没化为冰冷的幻影……"苗子说。

"不是幻影……?"千重子笑道,"带雨具来的……冬天的京都天气变化多端,下一会儿就停了。"

苗子仰望天空说:

"今天这就回去吧。"苗子紧紧握住千重子摘掉手套的一只手。

"苗子,你真的想过结婚没有?"千重子问。

"一点点……"苗子回答。而后把千重子的单只手套深情地给她戴上。

这时间里,千重子说道:

“到我家店里来一次!”

“……”

“来一次好了!”

“……”

“在店员回家之后。”

“夜里?”苗子吃了一惊。

“住下。父母也都清楚你的事了。”

苗子眼睛现出喜色,却又迟疑起来。

“起码住一夜也好,和你睡在一起。”

为了不让千重子察觉,苗子在路旁背过脸,掉下泪来。而千重子不可能察觉不到。

千重子返回室町店时,这一带街上只是阴天罢了。

“千重子,回来得正好,趁雨没下。”母亲阿繁说。

“你爸爸在里面等你呢。”

父亲太吉郎还没好好听完千重子回来后的寒暄,就探出身来问:

“说什么了? 千重子,那孩子?”

“啊。”千重子不知如何回答。很难三言两语说得明白。

“说什么了?”父亲再次询问。

“啊。”

千重子本身对苗子的话也有明白的和好像不明白的地方。

秀男其实要和千重子结婚,因为无法如愿,转而说想同和千重子长得一模一样的苗子结婚。苗子的女儿心敏锐地觉出了这点,于是向千重子述说奇妙的“幻影论”。秀男能以苗子来忍耐对

千重子的思念吗？千重子觉得这并非纯属自以为是。

可是，事情未必完全如此。

千重子不敢正面看父亲，脖子都好像羞红了。

“噢，苗子那孩子只是特别想见你？”父亲说。

“啊，”千重子抬起脸，“大友先生家的秀男君说想跟苗子结婚。”千重子语声微微发颤。

“哦？”

父亲打量千重子，久不做声。似乎看透了什么，却又不说出口来。

“是吗！和秀男……？大友家的秀男不错的嘛。真是各有各的缘分啊。这也是因为你的关系吧？”

“爸爸，可我觉得那孩子不会跟秀男君结婚的。”

“这、为什么？”

“……”

“为什么呢？我都觉得不错的……”

“嗯，不是不好。爸爸，您记得吧，在植物园你说招秀男君作上门女婿怎么样，是吧？那孩子作为姑娘家知道这一点。”

“哦，这又是怎么回事？”

“还有，她还好像考虑衣带织匠秀男和咱家店多少有生意往来。”

父亲心有所觉，沉默下来。

“爸爸，让那孩子住下吧，哪怕一宿也好，千重子求您了。”

“好的好的。这算什么事……我不是说了么，收养都行。”

“那她是绝不肯的。只住一晚……”

父亲怜爱地看着千重子。

耳边传来母亲关木板套窗的声响。

“爸爸,我去帮忙。”千重子站起身来。

阵雨声若无还有地打在瓦房顶上。父亲一动不动地坐着。

太吉郎被水木龙助、真一兄弟的父亲请去圆山公园的左阿弥吃晚饭。冬季天短,从高些的餐厅向下望去,城里已亮起灯火。天空一片灰色,没有火烧云。除了灯光,街上也同是灰色。这是京都冬季的颜色。

龙助的父亲作为把室町一家大批发店办得红红火火的主人,为人可靠,性格坚毅。但今天仿佛有难言之隐。犹豫之间,为无聊的闲话花了不少时间。

“说起来……”如此开口,已是多少借助酒劲之后了,以致太吉郎——优柔寡断、情绪消沉、往往有些厌世的太吉郎反倒对水木的话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说起来……”水木仍好像难以启齿,“您已经从令爱那里听说愣头青龙助的事了吧?”

“听说了。作为我是有些窝囊,不过龙助君的好意,我心里十分清楚。”

“是吗?”水木似乎放松下来,“那小子像我年轻那时候,一旦出口,谁劝都劝不住,伤脑筋啊……”

“我倒是求之不得。”

“是吗? 您那么说,我也就一块石头落了地。”水木果然如释重负,“请多包涵!”水木毕恭毕敬低头致歉。

太吉郎的店即便走下坡路了,但由大体同行而且年纪轻轻的后生来帮忙,那也还是一种羞辱。而若是前来见习,从两店的规

格来看，莫如说是相反。

"对我自是求之不得……"太吉郎说，"不过，贵店没了龙助，怕是不好办吧……？"

"哪里。对于做生意，龙助只是看了几眼听了几句罢了，一知半解。由当父亲说倒是不合适，做事可靠还是可靠的……"

"是啊，来我店里，一下子沉着脸坐在总管面前，我都吓一跳。"

"就是那么一个家伙。"说着，水木又继续闷头喝酒。"佐田先生？"

"嗯？"

"龙助要是能去贵店帮忙，即使不天天去，那么他弟弟真一也能慢慢锻炼出来，我也谢天谢地。真一是个老实孩子，龙助现在这一口一个'童子哥儿'嘲笑他，这是最要不得的……祇园祭不是坐在长刀彩车上了么？"

"好漂亮的啊！和我家千重子青梅竹马……"

"那千重子小姐……"水木再次欲言又止。

"那、千重子小姐……"水木重复道，换上简直像有些气恼似的语气，"怎么出落得那么漂亮、那么出色啊！"

"那不是父母的功劳，那孩子是捡来的。"太吉郎直言不讳。

"我想您也清楚，您那里和我家的店大同小异。龙助所以要去帮忙，实际上是想在千重子小姐身边多待上一时半刻。"

太吉郎点头。水木擦一把和龙助相像的额头：

"儿子长得倒是不怎么样，但干是很能干的。我这绝不是死求白赖，将来万一千重子小姐也觉得龙助这样的家伙也可以，那

么我就有个厚脸皮的请求:招他做上门女婿怎么样?我可以废除长子继承权……”水木低下头去。

“废长……?”太吉郎大吃一惊,“一家大批发商的继承人……”

“那和一个人的幸福不是一回事啊——看到龙助近来那样子,我这么想来着。”

“心情实在难得,但这种事要看两个年轻人是不是情投意和。”太吉郎避开水木的攻势,“千重子是弃儿!”

“弃儿又怎么样!”水木说,“啊,我这些话,您放在心里就是了。龙助去贵店帮忙,您看可以吗?”

“可以。”

“谢谢、谢谢!”水木身体也好像快乐起来,酒喝得也不一样了。

从翌日清晨开始,龙助早早来到店里,招集总管和店员清点货物——漆染绸、白绸、绣花绉绸、单丝绉、绫葛、高档绉绸、棉绸、婚礼和服、长袖和服、中袖和服、日常和服、金丝缎、彩缎、高档印花绸、社交礼服、和服锦带、衬里绸、和服锦件……等等。

龙助只是看着,一言不发。总管近来领教了龙助的厉害,自觉抬不起头来。

尽管店里挽留,龙助还是在晚饭前回去了。

夜晚“呼呼”敲木格门的,是苗子。声音惟独千重子能听到。

“哎呀,苗子,晚间这么冷,你还跑来了!”

“……”

“星星倒是出来了。”

“嗳,千重子,对爸爸妈妈,该怎么寒暄呢?”

“已经讲过了，只说是苗子就行了。”千重子搂着苗子的肩边往里走边问。

“晚饭呢？”

“在那里吃完寿司来的，可以了。”

苗子很紧张。二老看到如此相像的姑娘，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千重子，上到后面的二楼，两个人慢慢说话去吧！”母亲阿繁回过神来。

千重子拉起苗子一只手，沿着窄小的檐廊走上后面二楼，燃起火炉。

“苗子，过来。”千重子把苗子叫到镜前，盯视两人的面庞。

“像啊！”一股热浪涌上千重子胸口。左右交换站立位置，“真是天生一对，咦！”

“孪生姐妹嘛！”苗子应道。

“人如果都是孪生，会怎么样呢？”

“老是认错人，不是麻烦透了！”苗子后退一步，眼睛湿润起来。“人的命运，谁会晓得呢！”

千重子也退到苗子那里，用力摇晃苗子双肩：

“苗子，不能在这里一直住下去吗？父母也都那么说了……我一个人也孤单……虽说杉山那边不知有多么开心……”

苗子站不稳似的歪了一下，双膝着地，摇了摇头。摇头时间里，眼泪好像掉在了膝上：

“小姐，如今生活这么不同，教养什么的也不一样，室町的生活我很难习惯。来这一次、只来一次就行了。一来想让你看看你

给的和服……二来你已经去杉山两次了。”

“……”

“小姐，婴儿时我父亲扔的是你呀，我倒是什么也不知道……”

“那种事、我早已忘了。”千重子不以为意，“我现在已不认为我有过那样的父亲。”

“双亲想必都已受过惩罚了……我也还是婴儿，请你原谅。”

“这事你有什么责任和罪过呢？”

“话很难那么说。上次也说来着，我决不能妨碍小姐你的幸福，哪怕一点点。”苗子压低嗓音，“干脆消失了好。”

“不不，那怎么成……”千重子斩钉截铁，“不成，这好像不公平……你不幸福的？”

“不，只是孤独。”

“幸福是短暂的，孤独是长久的——是这样的吧？”千重子说，“躺下好好聊。”说着从壁橱里拿出卧具。

苗子一边帮忙一边说：

“幸福大概就是现在这样吧！”旋即倾听房顶动静。

见苗子侧耳倾听，千重子问：

“阵雨？雨夹雪？夹雪的阵雨？”自己也停手细听。

“是什么呢？莫不是小雪？”

“雪……？”

“这么静！算不上雪，太小太轻了。”

“唔。”

“山村里不时下这样的小雪，干活当中觉察不出。一来二去

杉树叶正面变得花一样白，冬天落了叶的树，就连极细极细的枝梢都变白了。"苗子说，"白得那么好看！"

"……"

"有时很快就停了，也有时变成雨夹雪或阵雨……。"

"打开木板套窗看看怎么样，看一眼就知道了。"千重子说着起身。

苗子把她抱住：

"算了，冷，又有幻灭感。"

"幻、幻，你老这么说！"

"幻……？"

苗子微微绽开妩媚的面庞，同时掠过隐约的忧愁。

千重子开始铺褥子，苗子赶紧拦住：

"千重子，让我给你铺一次，一次也好。"

可是，两床被褥铺好后，千重子钻进了苗子被窝。

"啊，苗子，好暖和！"

"毕竟，干的活不一样的嘛。住的地方……"

苗子搂紧千重子。

"这样的夜晚，怕是要冷起来的。"苗子好像完全没有冷的样子，"小雪花飘飘忽忽，一会儿下一会儿飘……今晚……"

"……"

父亲太吉郎和阿繁也似乎上到隔壁房间。到底上了年纪，用电热毯温了被窝。

苗子嘴唇贴在千重子耳边低语：

"你的被窝已经暖和了，我去旁边睡。"

其后，母亲把拉门打开一条缝，窥看两个姑娘的卧室。

第二天早上苗子的确起得早，摇醒千重子说：

“小姐，这是我一辈子的幸福。得回去了，免得给人瞧见。”

果真如昨晚苗子所说，又细又小的的雪昨夜下下停停，现在仍不断飘零。一个寒冷的早晨。

千重子爬起身。

“苗子，没带雨具吧，等等。”说着，把自己最好的天鹅绒风衣、折叠伞和高根木屐一齐拿给苗子。

“这、是我送给你的。一定再来！”

苗子摇了一下头。千重子手扶木格门，久久目送她离去。苗子没有回头。细雪轻轻落在千重子额前头发上，转而消失。古都仍在静静安睡。

后　　记

《古都》是昭和三十六年①十月八日至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分一百零七回在《朝日新闻》连载的小说。插图画家是小矶良平先生。

我交稿始终延误，给报纸添了非同一般的麻烦，而小矶先生似乎是在几乎没有看到我每次原稿的情况下接连画插图的。然而，即使将《古都》改编为脚本而交由新派剧团上演的川口松太郎也说插图画得好，简直可以在“明治座”展出。很多插图来自作为小说背景的写生，因此很想把插图收入这本书内。

卷头画为东山魁夷先生的“冬天的花”（北山杉），这是我于昭和三十六年获得文化勋章时他作为贺礼送给我的。由于“冬天的花”是《古都》最后一章的标题，于是在我写作过程中他为我画了北山杉。昭和三十七年二月，东山夫妇把这幅画拿来东大②冲中内科我的病房。在病房日夜观赏当中，随着明媚春光的临近，画中杉树的绿色也变得明媚起来。眼下东山先生正在北欧旅行，我也没征得东山先生的允许就用来作了卷首饰图——其中也有将其作为我的异常产物《古都》之补救的心愿……

---

① 昭和三十六年：一九六一年。

② 东大：东京大学。

《古都》写完十天左右，我住进了冲中内科。连用多年的安眠药在我写《古都》之前就已用得不可收拾，早就想从其毒害中解脱的我以《古都》脱稿为契机，一天突然中止了服用安眠药。结果很快引起严重的断禁症状，被送进东大医院。入院后十多天时间里人事不省。其间得了肺炎、肾炎。但自己当时并不知道。

《古都》写作期间失去了很多记忆，多得到了可怕的地步。甚至《古都》中写了什么都记不确切了。每天无论写《古都》之前还是写的过程中，我都服用安眠药，是在安眠药的麻醉中以似醒非醒的状态写出来的。或者是安眠药让我写作的产物亦未可知。所以说《古都》是"我的异常产物"。

因此，我害怕重读，拖延看校样，出版也犹豫不决。策划《古都》上演并亲自改写脚本的川口松太郎先生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同情和安慰——我因之开始校正。果不其然，有不少离奇的地方、不合逻辑的地方。校正了许多。觉得行文的紊乱、调子的偏离反而成为这部作品一个特色的地方则原封不动保留下来。校正得很辛苦。不过，《古都》之所以同我的其他作品多少有所不同，想必是安眠药造成的。

使得这本书面目焕然一新的是京都方言。请京都人改过了。看到所有对话部分都被精心改了一遍，心想这可真是给人添了大麻烦。但另一方面也放下心来，毕竟最难的京都方言得以改正。尽管有的地方改得不合我的喜好。

报纸连载过程中，在《朝日新闻》"PR 版"[①]读得京都新村出

---

① PR 版：公关版。PR，public relations 之略，公共关系，广告、宣传活动。

先生“古都欣赏”大作，对我可谓喜出望外。同时，读者来信中很多来自老人这点也让我感到意外。

虽说作者的《后记》对于小说乃是画蛇添足，但《古都》成书时同报纸连载的有很多不同，所以在此补写了一些文字。

（昭和三十七年六月十四日）